

江蘇地方文獻叢書

寒山寺志

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責任編輯 吳偉斌
裝幀設計 郭寶林



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

主編

薛正興



江蘇地方文獻叢書

(民國) 葉昌熾 撰

寒山寺志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寒山寺志/(民國)葉昌熾撰;張維明校補.-南京:江蘇古籍出版社,1999.8

(江蘇地方文獻叢書/薛正興主編)

ISBN 7-80643-224-8

I.寒… II.①葉… ②張… III.寺廟、寒山寺-名勝古迹-江蘇-蘇州市-史料 IV.K928.7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1999)第 35086 號

寒山寺志

著 作 者 (民國)葉昌熾 撰 張維明 校補

責任編輯 吳偉斌

出版發行 江蘇古籍出版社
發行部電話 025—3223462

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

經 銷 江蘇省新華書店

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對公司

印 刷 者 揚中市印刷廠 郵編:212200

開 本 850×1168

印 張 6

印 數 1—4000 冊

字 數 114 千字

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標準書號 ISBN 7-80643-224-8/K·84

定 價 8.00 元

(江蘇古籍版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)

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
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
寺夜半鐘聲到客船

寒山寺舊有文待詔詠書唐張繼楓橋夜泊詩
歲久漫漶光緒丙午徵石中丞於寺中刻葺
數椽屬余補書刻石 俞樾

二五五張繼夜泊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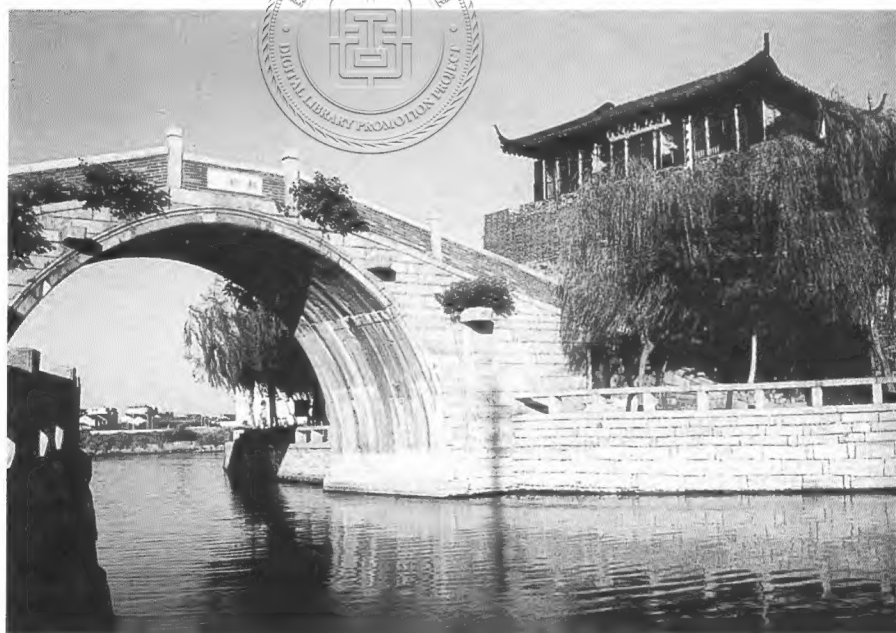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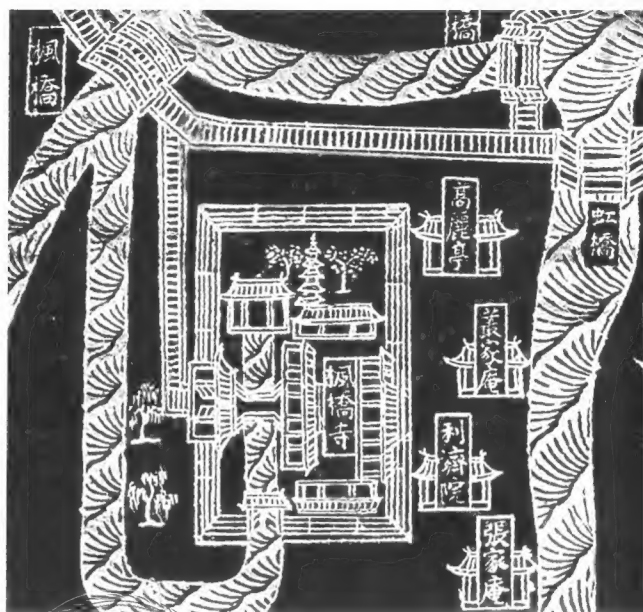
寒山拾得二聖降此
詩曰呵呵我若歡
願少煩惱苦問煩惱
變歡顏為人煩惱終
無濟大徹還生歡
喜問國能歡喜君
臣合歡喜度中
子聯手足多歡
刑樹我夫妻能
喜笑發賢主賓
何在堪無喜工下
情歡分愈嚴呵呵

寒山拾得為
普賢文殊化
身金剛和聖
合聖為寒山
拾得變相也
谷之寺僧羅聘
書記



罗聘绘寒山拾得像碑

宋《平江图》上的枫桥寺



枫桥铁铃关



寒山寺大门



大雄宝殿



江村桥



寒山寺钟楼



寒山寺普明宝塔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編輯說明

江蘇自古以來爲人文薈萃之地，流傳至今的文獻典籍浩如烟海。充分地利用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，對於發展和繁榮民族新文化、發揚愛國主義精神、建設社會主義新江蘇，都是不可或缺的。我們編輯出版這套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，就是爲了給文史研究工作者、大中學校師生及有關文化工作者，提供一套比較完整的江蘇地方文獻的基本資料，以供分析研究和閱讀參考。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將有選擇地出版記述江蘇歷史上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教育、科學、文化、地理、風物、習俗、掌故等內容的筆記、雜記、游記、野史、譜牒、志乘之珍品，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方志、日記、傳記也酌

量收入。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根據具體情況，分別採用未刊稿本、鈔本或舊刻本爲底本，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，並加新式標點，有少數品種也將採用今人新注的形式。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一九九九年一月

總目

校補說明……………一

自序……………一

後序……………一

卷一

志橋第一……………一

志寺第二……………四

志象第三……………二二

志鐘第四……………二九

卷二

| | |
|------|----|
| 志碑第五 | 三六 |
| 志僧第六 | 四八 |
| 志座第七 | 五二 |
| 志游第八 | 五七 |
| 志事第九 | 六五 |

卷三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志詩第十 | 七七 |
| 附寒、拾事迹 | 一〇一 |
| 附《寒山子詩集》解題及諸家書牘、詩話、序、跋、考證 | 一二二 |

補編

《寒山寺志》初稿輯存

程德全序

志塔

寺記輯存

明姚廣孝《寒山寺重興記》

文震孟《寒山寺重建大雄殿記》

志鐘續補

志碑續補

附錄

寒山寺楹聯輯存

楓橋歷代宅第園林

一三八

一三九

一四二

一四三

一四七

一四九

一五四

一五五

寒山寺志

四

敵樓鐵鈴關

一五八

修志紀事輯自《緣督廬日記鈔》

一六〇

校補說明

《寒山寺志》三卷，葉昌熾撰。所記寺院變遷、詩詞記文、佛像鐘碑、僧人寺產、軼聞掌故、寒拾事迹等，體例精當，史料翔實，文字典雅，被推爲蘇州寺園小志中的上乘之作。

寒山寺是我國著名的江南古剎，因唐人張繼《楓橋夜泊》一絕而名揚中外。寺院坐落在蘇州閶門外七里古運河畔，比鄰楓橋，曾稱楓橋寺。其創建年代已經不可詳考，一說始於梁天監（五〇二—五一九）間。舊名妙利普明塔院。相傳唐貞觀（六二七—六四九）中，天台高僧寒山、拾得曾止於此，故名寒山寺。北宋嘉祐（一〇五六—一〇六三）中，賜號普明禪院。從南宋《平江圖》碑上，可以考見當時楓橋寺的概貌：寺院呈長方形，四周牆垣峻起，山門西向。運河、官塘分水陸二支直通正側院門。進山門，過小橋，便是七楹正殿，兩側爲三楹廡殿，後有七楹副殿。據《吳郡志》卷三十三引紹興十六年（一一四六）孫覿《楓橋寺記》

載：「太平興國初，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圖七成，寺有水陸院，嚴麗靚深。」圖上寺內正有寶塔一座。旁有一殿堂，坐北朝南，面闊三間，高敞宏偉，前與水道相通，疑即水陸院。整座寺院規制嚴整，規模宏大。元人湯仲友有咏寺詩云：「孤塔臨官道，三門背運河。」景觀依然。元末，寺塔俱毀。明、清間，寒山寺屢經興廢。嘉靖（一五二一—一五六六）中所鑄巨鐘，也因遇倭變而銷為炮。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），清軍縱火，殿宇樓閣蕩為烟埃。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，江蘇巡撫陳夔龍等籌款集資，拓門構堂，鑄鐘築樓，稍謀興復。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），巡撫程德全、布政使陸鍾琦等又募修擴建，重構大殿，翼以樓亭迴廊，題額「古寒山寺」，初步形成了現在的形制。

新中國成立後，寒山寺經多次修葺，已被列為江蘇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寺院現有大雄寶殿、廡殿羅漢堂、藏經樓寒拾殿、鐘樓、楓江樓、霜鐘閣、碑廊、鐘房等主要建築。庭院裏栽植日本各界友好代表團贈送的櫻花樹、五葉松等名貴花木。紺宇蒼林，古樸莊重。寺內文物薈萃，尤以石刻和古鐘著名。南宋書法家張樞寮的行書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及董其昌、林則徐等人的題跋，共三十

八石，堪稱稀世之珍。俞樾手書《楓橋夜泊》詩碑，譽爲翰墨之寶。此外，岳飛、文徵明、唐寅、鄧石如、康有爲等人的碑刻，以及羅聘所繪《寒山拾得像》、鄭文焯指繪《寒山子像》刻石，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。大雄寶殿內所置銅鐘，係日本人民捐鑄，上有伊藤博文所撰的銘文：「嘗聞寺鐘轉入我邦，今失所在。山田寒山搜索甚力，而遂不能得焉！乃將新鑄一鐘，賁往懸之。」（詳見卷後《志鐘續補》）康有爲賦詩云：「鐘聲已渡海雲東，冷盡寒山古寺風。勿使豐干又饒舌，他人再到不空空。」（詳見卷後《志碑續補》）鐘銘詩碑，令人沉思。今鐘樓所懸，即光緒三十二年（一八〇六）鑄造的鐵鐘，外徑達一百二十餘厘米。每逢除夕之夜，中外游人滙聚寺院，聆聽鐘聲，辭舊迎新。

「醉裏看題壁，如今張繼多」。古往今來，關於楓橋寒山寺的詩賦記文，多得難以計數。然而，能搜討故實、修志傳世者，至今仍只有葉昌熾一人而已。

葉昌熾（一八四七—一九一七），字翰裳，號緣督，晚署寂鑒遺民，江蘇長洲縣（今蘇州市）人。光緒二年（一八七六）舉人，十二年一甲進士。歷任翰林院侍

講、國史館提調、會典館幫總纂、甘肅學政、江蘇存古學堂史學總教等職。學識淵博，尤長版本、金石之學。著有《藏書紀事詩》、《語石》、《邠州石室錄》、《緣督廬日記鈔》、《奇觚廬詩文集》等。《寒山寺志》是他應程德全之請，爲紀念募修寺院而作。初稿纂成於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）六月，由程德全延請名士鄭文焯厘定。鄭文焯（一八五六一一九一八），奉天鐵嶺人，自言高密鄭玄後裔。幼名豫格，字叔問，又字俊臣，號小坡、瘦碧、大鶴山人。光緒元年舉人。隸籍漢軍正黃旗，長期僑寓蘇州。學問博洽，經義訓詁，六書金石、醫經樂律書畫，無一不精，而尤擅詞。著有《大鶴山房全集》。對於《寒山寺志》初稿，鄭文焯眉批墨勾，多所改易，致使葉昌熾深懷不滿。時值辛亥革命前夕，政局動蕩，稿本也就留存府署。次年，葉昌熾據舊稿整理修訂。可惜生前未能付梓，直至一九二二年，才由其世交吳縣潘氏刊刻行世。但刻本僅載葉氏對「高密某公」的批駁之辭，而不見鄭文焯批注的內容真相，後人讀之，每以爲憾。慶幸的是，初稿本竟歷劫不滅，至今仍完好無損地保存在蘇州博物館。封面題簽：「寒山寺稿本，文小坡、葉鞠裳批校。」書稿正文二十四頁，程德全序二頁。半頁十一行，行二十三格。卷次

篇目爲：程序、自序、卷第一志橋第一、志寺第二、志塔第三、志象第四、志鐘第五、志碑第六、卷第二志僧第七、志游第八、志事第九、志詩第十，卷第三附寒拾事迹、寒山詩集題辭。稿本內還夾有箋條。鄭文焯的批注，除修辭、考補外，大致有四端：一、篇目內容擬刪易；二、各篇後小序擬刪削；三、臨文不避尊長，應直書其名其職，並標明朝代；四、碑帖無須照本提行。至於直斥陳夔龍一則題跋爲「至無味」，其傲然耿介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我們這一次整理，即以潘氏刻本爲底本，參校了初稿本，並將鄭文焯、葉昌熾等人的批語一一輯入校記。兩稿本卷次略有不同：「初稿本」的「志詩第十」歸入「卷第二」，而「潘氏刻本」則將「志詩第十」歸入「卷第三」。對於書中的引文，則盡力覆核原著、原物及有關文獻。書中個別明顯的筆誤，如「張祐」作「張祐」，「己畦集」作「已畦集」，以及一些避諱字，則隨文徑改。同時，根據實地考察及文獻資料，增纂《補編》、《附錄》各一篇，收錄了初稿本的程《序》、《志塔》，還有《寺記輯存》、《鐘碑續補》、《楹聯輯存》、《楓橋歷代宅第園林》、《敵樓鐵鈴關》、《修志紀事》等。拾遺補闕，以備考閱。

在本書的整理出版過程中，曾得到蘇州博物館、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、市民族宗教事務處、市佛教協會、寒山寺、市舊城建設辦公室等單位的幫助，於此一并致謝。校補中的舛誤，祈望讀者不吝指正。

張維明 一九八七年六月於蘇州

自序

楓江之側，俠橋爲市。橋南有寒山寺，襟帶通衢，烟波明瑟，唐以前古刹也。同治辛未，先師馮林一宮允重修《蘇州府志》，授簡昌熾，以釋道之宮見屬。奉命惕若，退而搜討文獻，咨於故實。嘗棹扁舟，出游郊郭。問所謂「寒山寺」者，斷甃頽垣，鞠爲茂草。無論宋碑不可得，即文、唐兩碣，亦淪於灌莽之中。惟從故書得明師道衍《記》（一），謂「唐元和中，有寒山子，挈風挈顛，來此縛茆以居。尋游天台寒岩，與拾得、豐干爲友，終隱而去」。竊考寒山行業，見於閭邱《詩集傳》及宋沙門志南《三隱集記》，其人當在貞觀初，安得元和時尚住世？亦未聞先擔笠至吳也。然《太平廣記》引《仙傳拾遺》，又謂其大曆中隱天台翠屏山。傳聞異詞，靈踪儼葛，不可得詳。其時吾郡適經毗嵐之劫，金閭十里，一炬靡遺，輒輪在空，剎幢摧倒。今雖承平日久，自城以西，精藍名刹，近如「積善」，遠如「吾與」、「法螺」之院、「落木」之庵，鐘梵銷沈，蘿蒿塞徑，未有過而問者。惟此寺華

嚴樓閣，一剎那間，彈指涌現。前中丞今直隸制府貴陽陳公〔二〕經始版築，今中丞雲陽程公謀於陸申甫方伯，又拓而新之，輪焉奐焉，閤規大起，豈惟是暢導宗風、保存古迹哉？蓋以唐賢篇什，煊赫人口，海舶流傳，鷄林摹印。瀛寰人士，攬環結佩，往往以瓶鉢之勝緣，爲敦槃之談助，廢而罔舉，語焉弗詳，皆非所以示遠人也。昌熾不敏，幸睹勝因，頌告甫之清風，際《斯干》之良日，謹援西湖理安《昭慶寺志》之例，拾遺補闕，輯爲此篇。回憶四十年前，校邨廬中，師友觀摩之樂，惘惘如夢。同時纂修諸君子，皆墓有宿草。即昌熾亦老且病，俯仰今昔，其重可感也已。嗟夫！以炳燭之餘光，續然燈之墜緒，咫聞謏見，非躋則訛，鄉邦文獻，又何裨於萬一？雖然，龍象中興，金湯攸寄，檀度因緣，功德無量。凡有知識，皆宜歡躍贊嘆。見仁見知，本無了義。拈起鈍帚，何必放下。時宣統三年，歲在辛亥，六月既望，長洲葉昌熾謹記〔三〕。

自序校記

〔一〕 明師道衍《記》按：《明史》卷一四五本傳載：「姚廣孝，長洲人。年十四，度爲僧，名道衍，字斯

道。成祖用兵有天下，道衍力爲多。永樂二年四月，拜資善大夫、太子少師。帝與語，呼少師而不名。」本書諸篇亦皆作「少師」，則此處疑脫「少」字。姚廣孝《寒山寺重興記》見書後《補編》。

〔二〕 貴陽陳公 初稿本「貴陽陳公」、「雲陽程公」、「宛平方伯」刻本改作「陸申甫方伯」上均空一格。

鄭文焯（下簡稱鄭氏）眉批：「刻書不須空一格。」刻本未空格。

〔三〕 記 初稿本此後列卷次篇目：

卷第一

志橋第一

志寺第二

志塔第三

志象第四

志鐘第五

志碑第六

卷第二

志僧第七

志游第八

志事第九

寒山寺志

志詩第十

卷第三附

寒拾事迹

寒山詩集題辭

鄭氏眉批：「擬刪易。」

後序

余歸田後，鄉居養拙，未嘗一過州門。顧以可園校事牽率，扁舟往來，亦時從諸大夫之後。雲陽中丞下車之始，保存古迹，既葺寒山寺落成，以昌熾粗知鄉邦文獻，徵求故實。歸而陳書發篋，屬辭比事。又辱同年陸文節公暨何筱雅太守拓示碑文，商榷條例，郵筒奔走，幾於置驛。纂成《寺志》十篇、附錄二篇，次爲三卷。甫脫稿，中丞即索觀甚急。維時在宣統辛亥秋仲，天地傾覆，武昌變起，沈沈戟門，白微高揭，而此稿遂陸沈不出矣！嗚呼！自先聖哲王開天明道以來，園橋辟雍，淪爲草莽，詩書之禍，烈於秦燔，一書之存亡何與？佛經謂「毗嵐風起，梵天樓閣，皆成劫灰」，一寺之興廢又何與？雖然，此稿固尚存也，異日不能禁其不出，即不能禁其無所改竄，以昌熾冗長潦倒，世所共弃之人，附驥尾而行千里，吳、越一家，老、韓同傳，人其謂我何？先聖云：「不逆詐，不億不信。」又曰：「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。」夫以岩岩具瞻，建牙開府，朝廷畀以封疆之

寄，國民恃爲政令之源。文字誣諉，又不等於竿牘，悠悠蒼天，孰究其後？當難之未作也，中丞坐鎮於上，文節與筱雅同年承流宣化於下，凡百庶事，同寅協恭，此寺因緣，華藏海中一刹塵耳。今文節臨危授命，大節磊磊軒天地，即太守決幾而作，不俟終日，亦豈依阿淟涖之士所能者？兩賢之盛心，何可負也。爰出舊稿，錄而存之，篇第字句，皆有移易，獨於書法，悉仍舊文。若後有君子，等於南園之記，遂移北山之文，直道猶存，人心不死，鄙人雖蒙大詬，固所願焉！壬子登高節，寂鑒遺民書於花橋老屋，時年六十有四。

或謂此序扞冒時忌，可以不出，余謂不然。疆學爲義者，不徇一姓之廢興；拙政自安者，無預當世之理亂。鄙人惲獨殘年，飾巾待逝，但守移山之愚，匪高蹈海之節。庾元規塵起，既無污我之嫌；羊叔子使來，安有酖人之意？五德終始，知定論之難憑；六家源流，又要旨之各異。儒墨各一，是非牛李，初無恩怨。方今輿論自由，昌言無諱，豈有文字，遂挂網羅？知我罪我，敬俟來哲。閔達君子，其何責焉？小春朔日，緣袈再識。

附《與何筱雅太守書》

筱雅仁兄同年大公祖執事：頃誦惠簡，并拙稿一冊，敬悉。某君簽駁，針膏育而起廢疾，高密家風，曷勝愧服。某君爲貴公子，爲諸侯上客，僑寓吳閭，垂四十載。鄙人束髮論交，亦頗有介紹者，但以後門寒素，自慚形穢。里社文酒，公車計偕，未嘗易一刺，同一尊。中丞不察，遽以拙稿相就正，宜遭有道之訶譴。本可一笑置之，但文章天下之公器，亦未可以默爾也。某君謂寒山寺，「羌無故實，不過一荒寒之山寺」。敬聞命矣！楓橋負郭，劫後荒涼，誠非昔比，從前固五都之市也。「昌門何峨峨，飛閣跨通波」，見於陸士衡詩。靈岩、支硎諸峰，至近者亦在二十里外。此寺非依山構宇，但可遠眺，張懿孫當日泊舟橋下，不容憊然無睹。韋左司亦有《宿寒山寺》詩。「寒山」之名，兩賢又何以不謀而合也？大抵撰述之事，各有體裁，根柢古誼，深通流略，閉門造車，出門合轍，非可以章句聲病之學，引繩而批扞也。昔在里中，見一士，號能詩，而不知《御覽》爲何書。又有篤信航頭古文，驚怖閩、胡、江、孫諸家，若避大厲。始知稽天巨浸，望羊向若，不

必井蛙而始色駭也。古今圖經，若唐之《括地志》、《元和郡縣志》，宋之王存、樂史，提綱挈領，體約不蕪。撰《一統志》者，固當奉爲先河。郡志當詳於省志，縣志又詳於郡志，降而一鄉、一鎮、一山、一水，更不得援此爲例。至於寒山寺，不過一牛鳴地耳。若論封域，但樹一界相碑，若論文法，但作一游記即可囊括無遺，安用志爲？武林湖上諸刹，如靈隱、昭慶之類，寺各有志，志自爲體，各隨其開山門庭，標舉職志。即如吾蘇，訪靈岩者，考吳宮之遺迹；游鄧尉者，述漢月之宗風。因方爲圭，遇圓成璧，無一定之體也。寒山劫火婁經，刹竿不墜，祇因張繼一詩。寒、拾因緣，尚在傳疑之列。此志自當因詩起義，博采遺聞，旁搜教乘，兼有小說、游記、詩話、語錄四家之體，咨於故實，稍整齊之則可。至於姓氏、職官、年月，義例即有牴牾，無關宏旨，蓋與地志不同，尤未可繩以史例。某君高言書法，敬佩良箴，但未敢鏤舟以求劍耳。弟藏書既鮮，老而健忘，掇拾叢殘，等於簿錄。不過付諸老衲，丈室臨風，聊資談柄，未敢自附作者之林也。年來數門削迹，獨寐寤言，聞海內通人之訾咳，輒掉眩不自禁。幸告中丞，善爲藏拙，諸惟鑒諒，敬頌政祺。治年愚弟昌熾頓首。

石稱適當武昌變起，倥傯之際，繕而未發，補錄於此。原稿本有《志塔》一篇，相輪久毀，雖數典之無忘，要駢枝之爲病。今得吳氏《捐田始末記》，遂易纂《志產》一篇，次於《志僧》之後。他山之錯，未始非某君一言之賜，謹志勿諼。

寒山寺志卷一

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國史館提調會典館幫總纂甘肅學政臣葉昌熾

志 橋〔一〕

楓橋距山門僅一牛鳴地，自張繼題詩，四方游士至吳，無不知有寒山寺者。寓賢羈客，臨流抒嘯，信手拈來，無非霜天鐘籟。觀唐時梵夾，即題「封橋常住」字，則是橋也，不啻爲誕登之寶筏。樹幢初地，敢告司津。《志橋》第一。唐張繼《楓橋夜泊》：《吳都文粹》作「晚泊」。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

右錄張懿孫詩一首，橋與寺所由名，亦即此志所由托始也。振裘者，必挈其領，以此二十八字冠全書之首。無此詩，志雖不作可也。韋左司以下諸詩，別爲一篇，不援爲例。

楓橋，在閭門外九里，自古有名。南北客經由，未有不憩此橋而題咏者。《吳郡志》。

寒山寺志

楓橋，在閶門西七里，地與長邑合治，爲水陸孔道，販貿所集，有豆市、米市，千總駐防。乾隆《蘇州府志》。

胥塘北流，閶門運河，曰彩雲港。自彩雲港北折，出洞涇之西，曰白蓮涇。又西出

江村橋，曰楓橋灣。《姑蘇志》、乾隆《府志》合纂。

自胥塘北流，經南濠至閶門釣橋，與北濠山塘水會，曰沙盆潭。自潭西流，出渡

僧橋，會楓橋諸水，北流與虎邱山塘水合，曰射瀆。同上。

明萬曆三十二年，蒔墅鈔關戶部主事董漢儒築楓橋堤，自楓橋至關二十里。乾隆

《府志》。

國朝雍正九年，修築長洲縣運河塘，自楓橋起，至望亭通湖橋無錫縣界止。《長洲

縣志》。

國初，釋性能，號法華，寓寒山寺，修楓橋。適逢鼎革，方上龍門，大兵即過其下。

《吳門補乘》參《百城烟水》。

楓橋〔二〕，《豹隱紀談》云：舊作「封橋」。王郇公居吳時，書張繼詩刻石作「楓」字，相承至今。天平寺藏經多唐人書，背有「封橋常住」四字朱印。知府吳潛至

寺，賦詩云「借問封橋橋畔人」，筆史言之，潛不肯改，信有據也。翁逢龍亦有詩，且云：「寺有藏經，題「至和三年，曹文迺寫，施封橋寺」。作「楓」者，非。熊嘗見佛書，曹氏所寫，益可信云。」盧熊《蘇州府志》。按：封橋寺藏經，明李日華《六研齋筆記》、國朝張燕昌《金粟箋說》亦載其事。

據盧《志》所紀〔三〕，唐以前皆作「封橋」。自王郇公書爲「楓」字，而「封」字之名遂晦矣！

又按：楓橋與妙利普明塔院，皆不詳經始歲月。《吳郡志》謂楓橋自古有名。紅蘭三百，見於白刺史詩，與「八門」、「六十坊」并稱。吾郡通津之有橋，信乎其古矣！寒山子尚在隋、唐間，即云天監已有塔院，亦當在有橋後，無可疑也〔四〕。

卷一 志橋校記

〔一〕 志橋 鄭氏勾去題後小序，并作眉批：「擬刪，後准此。」

又，初稿本於唐張繼《楓橋夜泊》詩後，尚錄明高啓《楓橋》、謝晉《楓橋歌送吳秀才之金陵》二詩。鄭

氏眉批：「詩可不錄。」

又，初稿本張、高、謝三詩後，葉昌熾有按語：「錄張懿孫詩，橋與寺所由名也。非此詩，志雖不作可也。錄高季迪詩，長言咏嘆，意不盡於詩也。錄謝孔昭詩，今昔盛衰之感也。以此三章爲托，始振裘者必挈其領，明此志之不作也，非後錄諸篇所可例也。」鄭氏勾去按語。

〔二〕 楓橋 鄭氏眉批：「楓、封音假。」

〔三〕 據 初稿本此上有「按」字。鄭氏勾去本條按語。

〔四〕 可 鄭氏勾去此字。

志 寺〔一〕

吳中山水圖經，若《虎丘志》、《橫溪錄》、《瀆上編》，其例隘矣。降而爲釋子之宮，靈岩、元墓亦各有寺志，其例更隘矣。然陽銜之作《伽藍記》，但載叢林之興替，而洛陽治亂繫之。矧寒山負郭，歷劫再新，望閭門之峨峨，鬱觚棱而特起，其可無載筆以繼《斯干》之後乎？《志寺》第二。

普明禪院，即楓橋寺也。在吳縣西十里，舊楓橋妙利普明塔院也。《吳郡志》。

寒山禪寺，在閭門西十里楓橋下，舊名妙利普明塔院。宋太平興國初，節度使孫

承祐建浮圖七成。嘉祐中，改普明禪院。然唐人已稱寒山寺矣！相傳寒山、拾得嘗止此，故名，不可考也。紹興四年，僧法遷重建。洪武中，僧昌崇重修。《姑蘇志》。

按：《姑蘇志》又稱：洪武歸并佛宇，但列叢林，而以子院附見其下。此寺歸并寺三：秀峰寺、慧慶寺、南峰寺即古支硎寺。庵四：祇有文殊、雲泉、射瀆三庵，而佚其一。然據此可見寒山寺在明初尚爲叢林，蓋正在僧昌崇重興之後也。

又按：吳城之西有寒山，實天平山之陰。上爲法螺禪院，明趙凡夫別業〔二〕也。其地去金閭不遠〔三〕，或疑寒山寺得名以此〔四〕。余家藏有《寒山志》寫本，據凡夫自述云：「山本無名，《郡志》：『涅槃嶺在其左。』又見寒山詩，有『時陟涅槃山』句。而寒泉則支朗品題。因命之曰寒山焉！」其下詳紀山中勝迹，而末繫寒山二語云：「溪回難記曲，山疊不知重。」亦寒山先我矣！「是此山之以「寒」名，自凡夫始。寺之得名在先，山之得名在後〔五〕，不可以後加先也明矣！」

寒山寺，在楓橋下。起於梁天監間，舊名妙利普明塔院。元季，寺、塔俱毀。洪武間，僧昌崇闢建。明永樂三年，深谷昶修。正統己未，郡侯況鍾再修。嘉靖間，僧本寂鑄鐘建樓。萬曆四十年，僧明吾鑒建龍函閣，而大殿毀。四十六年，釋西流師徒鼎新。本朝順治初〔六〕，幾爲汛署，僧天與力守弗廢。詳後《志僧》篇。《百城烟水》。

寒山禪寺，實妙利普明塔院，不詳其經始歲月。明萬曆四十六年，大殿火，明年修復之。本朝康熙五十年冬，大殿又火。舊有水陸院，巖麗靚深，屢出靈響，今久湮壞。塔亦莫如其迹。乾隆《蘇州府志》。

按：寒山舊爲妙利普明塔院，招提名義，檀度因緣，皆以塔著。開山有塔，其來久矣！王《志》謂「宋太平興國初，孫承祐建」。而乾隆《府志》據孫覲《記》作「重建」，爲得其實。今雖相輪已頽，風鈴闐寂，而遺址仿佛猶得於荒烟衰草之中，瞻人天而頂禮，未可以數典而忘祖也。其毀在元、明之際，考宋張師中詩：「塔影落前浦。」范文穆詩：「牆上浮圖道旁堠。」張孝祥詩：「古岸依然窄堵波。」是南宋時塔固巍然無恙。即後來湯仲友詩：「孤塔臨

官道，三門背運河。」其時已入元矣！至明初，高啓《寒山寺送別》詩：「船裏鐘催行客起，塔中燈照遠僧歸。」又有《歸吳至楓橋》詩：「遙看城郭尚疑非，不見青山舊塔微。」自注：「舊有塔，今廢。」前一首，塔在；後一首，塔亡。一人之詩，齟齬不合。蓋浮圖毀於元末，季迪適值板蕩之交，送別時尚承平，未經劫火。逮後一首則入明後，應詔修史，自都歸吳之作。故其下又有「官秩加身應謬得，錦衣今已作荷衣」之句。今昔已殊，滄桑一霎，可慨也夫。

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八月，住持比丘宣能續建大殿、前軒。題名碑殘石。按：宣統三年，當事募工重建，從土中得殘石，記助緣姓氏，前題歲月甚詳，但無文字，故《志碑》篇未錄。又按：曰「續建」，曰「前軒」，其先必有建大殿者，惜文獻闕如，不可考矣。

按：咸豐以前，惟住持果圓募修，見於內閣中書趙文麟《捐地碑》，歲月亦不詳。庚申赭寇之劫，閤門適當寇衝。城未陷，官軍先縱火，層樓杰閣，蕩爲烟埃，而此寺亦遂無寸椽矣！寇平既久，始有披荊棘而立梵宇者，既庠且隘，僅蔽風雨，亦未詳何時何人所草創。

光緒三十二年〔七〕，今直隸總督陳夔龍由中州移節撫吳，謀於僚屬〔八〕，捐俸鳩工，拓其門，臨大路，構堂三楹。由堂而進，東西各三屋。堂之西，構鐘樓，鑄鐘懸之其上，以存古迹〔九〕。俞樾《記》。詳下《志碑》篇〔一〇〕。

宣統三年，巡撫雲陽程德全偕布政使陸鍾琦，又拓而新之〔一一〕，重建大殿。前爲御碑亭，後有樓三楹，可遠眺。金繩寶地〔一二〕，煥然一新。長廊精舍，幾爲吳下精藍之冠。鄒福保《記》。詳後《志碑》篇。

宋孫覲《楓橋寺記》〔一三〕

平江自唐白公爲刺史時，即事賦詩，已有八門、六十坊、三百橋、十萬戶，爲東南之冠，詩云「茂苑太繁雄」是也。逮乾符、光啓間，大盜蜂出，爭爲強雄。而武肅王錢鏐以破黃巢、誅董昌之功，盡有浙東西之地。五代分裂，諸藩據有數州自王，獨嘗順事中國。有宋受命，盡籍土地府庫，帥其屬朝京師，遂去其國。蓋自長慶訖宣和，更七代三百年，吳人老死不見兵革，覆露生養，至四十三萬家。而吳泰伯廟棟，猶有唐昭宗時「寧海鎮東軍節度使錢鏐」姓名書其上，可謂盛

矣！建炎盜起，官寺民廬，一夕爲煨燼。而楓橋寺者，距州西南六七里，枕漕河，俯官道，南北舟車所從出，而巋然獨無恙，殆有數焉。寺無石志，按《吳郡圖經》，實妙利普明塔院，而不著經始之歲月。唐人張繼、張祜嘗即其處作詩記游，吟誦至今，而楓橋寺亦遂知名於天下。太平興國初，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圖七成，峻峙蟠固，人天鬼神所共瞻仰。至嘉祐中，始改賜普明禪院，而雄杰偉麗之觀滋起矣！屬有天幸，僅脫於兵火。而官軍蹂踐，寺僧逃匿，頽檐委地，飄瓦中人。卧榻之上，仰視天日。四壁蕭然，如逃人家。紹興四年，長老法遷者，會其徒人居之，而相其室無不修，銖積寸累，扶顛補敗，棟宇一新，可支十世。寺有水陸院，嚴麗靚深，龍象所栖，升濟幽明，屢出靈響，尤爲殊勝。而塔之役最大，更三年而後就。一日，遷老過余言曰：「願有紀也。」余嘗怪天下多故，縣官財匱力屈，天子減膳羞，大臣辭賜金，將吏被介冑以死，士大夫毀車殺牛而食。而吾民則當輸家財助邊，率常睜睜然舉首蹙額，疾視其上，無慨然樂輸之意。而佛之徒，無尺寸之柄，無左右紹介之先，瓦孟錫杖，率爾至門，則倒衣吐哺，躡履起迎，惟恐後已。乃捐金幣，指困廩，捨所甚愛，如執左契，交手相付，無難色。此何道也？今

觀遷老積精營作，練學苦空，敝衣糲食，不以一毫私其身，日以飾蠱壞、起頽仆爲急。又飭其徒二三輩，持鉢叩門，或持簿乞民間，日有獲焉，惟資以治寺。以故一方道俗，皆向慕之，凡所欲爲，無不如志，故成就如此。今吾鄉縣之長人者，晨擁百吏，坐一堂之上，赫然如神明之臨，又阻聲威以怛之，而後吏得以投其隙。吾欲以柔道理之，量其力之所堪任，而與之爲均，無急之以期，無使吏迫之。上下休戚，共爲一體，人人歡然欣戴，如駒犢嬰兒之慕，以盡夫爲民父母之道。夫以子弟而事父母，其於奉佛，固無間然矣！故著余之所欲言者爲記，使歸刻焉。紹興十六年七月日，晉陵孫覲記。《吳郡志》。汲古、守山兩本皆有誤字。以《吳都文粹》、《姑蘇志》參校。

明王穉登《寒山寺旭公造藏經閣疏》

詩裏寒山黃葉，前朝稱古寺；橋邊漁火丹楓，千載記名藍。如斯南國叢林，宜有西來法寶。寺無經而崇奉，何以副人天瞻禮之誠？經無閣而貯藏，安能免風雨漂搖之患？老僧正旭，法號曉山。花下開籠，曾放支郎之鶴；林中結社，常

栽惠遠之蓮。既捐資而造大乘，必募緣而建巍閣。畫龍於棟，畫海於梁，豈一縷一綫之可就！刻雲爲楹，刻山爲柱，必衆財衆力而後成。達官長者之往來，錦纜牙檣，定應寶地修來福；海客胡商之貿易，銅山金埒，都是龍華會上人。揮金不吝，寧無布地給孤；造塔非難，當有聚沙阿育。五千四十八卷靈文，自白馬馱來，綠字琅函祈永護；億萬幾千百佛妙典，從赤烏傳至，金書玉笈願長新。偈曰：寒山寺裏老支郎，起閣藏經募十方。待得閣成僧展誦，烏啼月落一天霜。《法因集》，《王百穀全集》之一。

國朝俞樾《新修寒山寺記》

筱石中丞之撫中州也，於節署得八景焉。其八曰「蕭寺鐘聲」。中丞賦詩云：「宦味與禪悅，喧寂有殊致。夜半聞鐘聲，如在寒山寺。」詩境清越，寓意深遠，一時賓從皆吟賞不置。其時在乙巳之冬，及明年正月，遂拜移節江蘇之命。中丞喟然曰：「浮生如寄，宦迹如蓬，吾前詩其爲之兆乎？」爰於三月下旬，蒞止三吳。下車伊始，興教勸學，整軍經武，日不暇給，未遑一問寒山之勝也。偶

因校閱營伍，稅駕郊坰，問其地，曰：「楓橋也。」問：「寒山寺焉在？」曰：「近在咫尺。」乃與衆往觀。入其大門，門庫且隘。登其大殿，棖桷粗存。達觀於其左右，則荒葛崩榛，中惟燕葵兔麥而已。文待詔所書唐張繼詩，舊刻石寺中，可辨者僅數字。唐六如《寒山寺記》，亦漫漶過半。中丞嘆曰：「名勝之地，荒蕪至此。官斯土者，與有責焉。吾曩者遠在大梁，緬懷茲勝，形之歌咏。今臨其地，其能怱然乎？」乃與僚屬共謀修葺，自方伯以下，不謀而同辭，僉曰：「美哉，斯舉乎！」各捐俸廉，贊成其事。爰卜日鳩工，展拓其門閭，使臨大路。由門而進，折而南行，構堂三楹。由堂而進，東西之屋各三。東屋宏敞，賓朋之所燕息也。西屋稍綢，則凡寺中舊碑，咸植於是。以文待詔所書張懿孫詩，今已殘缺，屬余補書而重刻焉！堂之西，尚有隙地，乃構重屋，是曰鐘樓。鑄銅爲鐘，懸之其上，以存古迹。經始於光緒三十二年九月，不兩月而告成。中丞自捐廉俸，以爲之倡。自方伯、廉訪、觀察、太守，至長洲、元和、吳縣三大令，咸醵資以飲之。都凡用洋錢□千□百。董理是役者，權知元和縣寶君鎮山也。余往年視學中州，辱有文字之契，故與余相習，因繪圖具說，述中丞之命，求記於余。考寒山寺，創建

於梁天監時。舊名妙利普明塔院，以寒山子曾居此寺，故即以爲名。吳中寺院，不下千百區，而寒山寺以懿孫一詩，其名獨膾炙於中國，抑且傳誦於東瀛。余寓吳久，凡日本文墨之士，咸造廬來見，見則往往言及寒山寺。且言其國三尺之童，無不能誦是詩者。乃寒山寺竟蕪穢不治，使人發勝地不常之嘆。何以存此邦之名迹，而動遠人之欣慕哉？然則中丞之修葺此寺，其用意深矣！若惟是感朕兆之不虛，喜觴咏之有寄，猶非中丞雅意也。余老矣，不獲從諸君子後，共落其成，輒紀本末，述年月，以爲斯記。至方伯以下各出錢若干，用漢碑之例，具刻於後，并勒名於鐘，故不及焉。余所書張懿孫詩，遠不及衡山舊刻，而此記則尚能窺見中丞之意，或視六如居士舊記，所見者較大乎？光緒三十二年，歲次丙午〔一四〕。

按：唐子畏未嘗撰記，今寺中所存殘刻，乃《寒山寺化鐘疏》也，亦見《六如居士集》。曲園先生得之耳食，未摩挲其碑而讀其文也。此寺經始歲月，舊志不能詳，亦非始於天監時，皆考之未審。

募修寒山寺啓

吳中近郭名刹，不連丘陵以自高，惟寒山寺最古。去城西十里，據楓橋烟水之勝，而靈岩、支硎諸峰蒼翠，相互森然，若納之屏障。在唐元和間，有寒山子仙迹之異，乃著此名。當時領郡者，如韋、白諸賢，嘗以休沐旬暇，升眺清遠，鳴琴賦詩，人境齊美。而張懿孫《夜泊》一篇，尤膾炙在吟口。古今四方來者，弭棹尋幽，輒有遐想，雖海外游客，訪古津逮，靡不流連於楓江漁火中，嘆爲栖縈之逸境也。舊供寒、拾遺象於方丈，翼以水陸院，嚴麗靚深，蔚爲靈宇。自宋以來，代有興替。洎國朝咸豐庚申之變，南烽一燬，蕩爲荒烟，精藍遺構，侈剝殆盡。寇平越四十年，名迹久墟，鮮有謀所以起廢者。豈是邦繁雄，營繕者衆，而未暇及此邪？抑一境之勝，敝者復新，固自有時耶？顧恢閎舊規，匪輕功可舉，而取諸公者，又力無所藉。是必謀衆以集，事無妨工，亦無匱財，庶幾此義耳！願與邦懋，諮我同僚，慮材量功，不啻於素。有若信善君子、慧業文人，萃南國之檀施，宏上方之護力，龍象經構，霞舉雲興。將攬勝者，吟落月於霜鐘；懷道者，緬宗風

於妙剎：咸於是導厥淵原。孰謂高明眺望之美，爲政不在茲乎？爰敘大凡，聊資小引，示存古意焉！宣統庚戌之秋，張人駿、程德全同啓。

程德全《重修寒山寺碑記》

天下起衰振廢之心，砭愚訂頑之旨，與崇德報功之典，常相因也。而樺冠敝裘，遁世無悶，非遇聖人在位，末由闡其微，而大發其光。寒山子書壁之詩傳於世者，千有餘年矣！當時國清僧衆，莫測端倪，即天台刺史，亦惟驚神异、知敬禮而已。蘇之有寺也，始見於張懿孫《楓橋夜泊》一詩。是詩也，神韵天成，足爲吳山生色。然咏其地，非感其人，重其德也。明初重修，姚少師曾爲之《記》，今亦漫漶不可辨識。蓋唐、宋以降，吳、越之間，無復能作豐干饒舌者矣！寒山之詩曰：「子期辨此音。」又曰：「楊修見幼婦，一覽便知妙。」寒山該一乘宗旨，作爲山歌，以警世之愚頑。苟非天亶聰明，孰有能合中西儒釋，而一以貫之者乎？我世宗憲皇帝之序寒山詩也，曰：「真乃古佛，直心直語。」嗚呼！盡之矣！讀寒山之詩，知道法明於天下後世，讀世宗上諭，知治法行於天下後世：皆古佛

直心直語也。今世政治家訾宗教，宗教家亦訾政治。不知廢政治，則宗教爲無用矣！離宗教，則政治爲無本矣！寒山子云：「報汝諸人，各各努力。」夫政治、宗教，雖各有異，而要其終始，總不出「各各努力」之一言。嗚呼！時至今日，豈非臣下努力時哉？德全於政治、宗教之相維繫，愧未能達其蘊。而備員斯土，不敢不引起衰振廢爲心。是役也，繼前賢之緒業，感東鄰之嚮風，而尤驚心動魄於「各各努力」之言。蓋努力以從吳中士大夫之後，則吳中之衰廢或可振也。努力以從天下士大夫之後，則天下之衰廢或皆可振也。事各努力，事皆可成；人各努力，人皆可用。體古佛之心，奉先皇之諭，以上慰今嗣皇夙夜求治之至意者「二五」，將於是乎始。時至今日，豈非臣下努力時哉？至於寺之風景，則唐賢一詩，分明如畫。又得國朝王文簡公「孤篷聽雨」，一再咏嘆之，約略盡矣！德全獨念先皇之稱古佛，而根觸於砭愚訂頑之苦心，如聞夜半鐘聲，悠然不絕。願與海內外有志之士，同起聽之也。

陸鍾琦《重修寒山寺記》

吳郡西南諸水，皆出具區支流，而石湖尤著。湖東滙越來溪與木瀆合，北流出橫塘，東入胥門運河，北至閶門運河，曰彩雲港。其自橫塘直入運河者，曰洞涇。由彩雲港北折出洞涇之西，曰白蓮涇。又西出江村橋，曰楓橋灣。復自楓橋納運河水，東趨閶門，還入城濠，爲程可七里。故楓橋者，實石湖之尾閭，而負郭之名勝也。橋有寺，以唐釋寒山子得名。兵燹以來，鞠爲茂草。至光緒丙午，稍稍謀興復，工未半輒止。宣統庚戌，雲陽中丞蒞吳，始訪得寒山詩集、畫象於故家，既刊梨勒石，而歸諸寺。更以保存古迹，守土之責，重修靈剎，詢謀僉同，鳩工庀材，不容稍緩。越明年辛亥□月，全寺落成。於是殿宇莊嚴，水木明瑟，亭延秋月，樓對春山，霜鐘應門，蘭舟牽岸。凡夫層軒杰閣、曲榭迴廊，因寺爲園，罔不畢具。其規模之宏遠，能使游觀者視聽一新，意尤有在，中丞已立石以記之矣！鍾琦尚何言哉？特有所貢疑者數事：《府志》載寺起梁天監間，所謂「妙利普明塔院」是也。語本《吳郡圖經》，而《圖經》不言其經始。里人向有「先

寺後城」之謠，似涉荒渺。據《吳門表隱》，寺有銅佛，座陰篆十一字，後題「赤烏十三年」。吳中之寺，莫古於赤烏，俗殆誤孫吳爲吳越，因有前說，則安知非起於吳邪？張詩膾炙人口久矣！「江楓」二字，輒不得其說。俞氏《雜纂》，從一本作「江村」。然地枕漕河，唐時已不名江。閑嘗訪之土人，乃知寺前臨二橋，曰楓、曰江，遙遙相對。江橋，《志》謂之江村橋，在楓橋西南。是作「江村」者，本就橋言，則安知非合二名耶？寺之有碑，自宋王郇公，《續記》不詳郇公之名。《宋詩紀事》程師孟《楓橋寺》詩云：「邇來寺好尤瀟灑，張繼留題內翰書。」謂「內翰」指禹玉。禹玉者，王珪之字。《宋史》珪傳不言封郇公事。據《長編》，元豐八年，郇國公王珪進封岐國公。其封郇公，當在六年。朱樂圃《續記》適成於其次年，故曰「今丞相」。則待詔此書，特補王之遺迹，而何以原碑不一及耶？明姚少師舊記，謂額題寒山始於唐元和中。此與閩邱太守所撰《寒山子詩集傳》不合，然猶得以神仙之說解之。若韋應物刺蘇州，固在貞元初，去元和尚遠，而何以先有《夜宿寒山寺》一律耶？鍾琦昔讀唐人詩，即悠然遐想其遺迹。逮由詞曹出掌糧儲，嘗以巡視漕河，屢經茲地，但見孤村流水映帶茅庵而已，殊不稱其盛名。既

而貴陽制軍創始經營，鍾琦亟贊其議，範鐘樹石，闢廳事，葺僧舍，而基礎以立。今雲陽中丞繼長增高，舊觀悉復。鍾琦又親董其役，例得有言。及寺成，而鍾琦被命撫晉，會將去吳，則尤有不能已於言者。用爲稱述斯寺形勝之迹，以厘訂舊說沿襲之訛，且舉鍾琦兩度來游始終其事之前緣，記諸寺壁，以備他日編輯寺志者之一助云爾。

鄒福保《重修寒山寺記》

釋氏無爲故無名，而無名之名，其得流傳於後世者，則有因緣在。寒山子特唐時一枯僧耳，一瓶一鉢，雲水生涯，故非求名者。乃因僧而有寺，因寺而有詩，因詩而其人其地之名遂歷千餘年而不朽，非佛家所謂「因緣」者邪？夫天下之大，琳宮梵宇以億萬計，即吾吳郡城內外古刹無慮數百，而訪古者必就寒山寺問津，一若甚慕乎其名者，名之不可已也，如是夫！而況士大夫之名重於奕祀者邪？雖然，古來葛、陸、范、馬、周、程、張、朱諸名賢，其踪迹所至，後之人瞻謁遺祠，而動高山景行之志者，以其有功業道德存也。寒山子何功何德，而名顧與

之相埒者，何哉？嗚呼！余知之矣！天下學術之蹟，殊途而同歸。佛氏宜參造化，窮達一致。其書雖支離惝恍，絕不言功業道德，而有智慧力超乎其外，善知識蘊乎其中。其徒之精於禪學者，輒俯視人間世一切之事，澹然若浮雲之於太空，昔莊周、列禦寇皆宗之。吾儒以其深通元理也，亦往往樂與之爲方外交。淵明之於遠公，昌黎之於文暢、大顛，坡公之於參寥、佛印、辨才，俱往還贈答，稱道之弗衰。此數公者，豈佞佛者哉？誠有取乎爾也。而彼數僧之名，亦賴此數公以傳，是又一因緣也。今中丞雲陽程公來撫三吳，政通人和，百廢俱舉。公暇偶偕宛平陸方伯暨在官諸君子議葺寒山寺，不數月而工竣。金繩寶地，煥然一新，繚以長廊，間以精舍，而鐘樓巋然高聳，爲一寺標幟。林木扶疏，以禪房而兼野趣，幾爲吳下精藍之冠。起衰復古，厥功偉哉！不特此也，梓寒山之詩集，刻寒山之遺象，撰碑紀事，愼乎有感其人、重其德、明其宗教之意，豈非余所謂功業道德中人，而爲陶、韓諸公之所爲者邪？寒山子之名，藉以益顯。自今以往，非特吳人士必尋叩寺門，瞻仰蓮座，即羈臣遠客，夜泊楓橋，聽蒲牢，望漁火，必又推篷相語曰：「寒山，寒山！」嗚呼！釋氏無名之名，不轉勝於世俗之所謂名者乎？

而因緣靡盡，薪火相傳，余又安能測其所至邪？時在宣統三年辛亥夏四月。

卷一志寺校記

〔一〕 志寺 鄭氏勾去題後小序。

〔二〕 明趙凡夫別業也 「夫」下，鄭氏補「之」字。

〔三〕 其 鄭氏勾去此字。

〔四〕 得名以此 鄭氏改作「以此名」。

〔五〕 山之得名在後 鄭氏改作「匪以山故」，并勾去下句。

〔六〕 本朝 初稿本作「清」，與《百城烟水》（江蘇古籍出版社校點本）同。

〔七〕 三十二年 刻本作「二十二年」，初稿本作「三十二年」。考俞樾《新修寒山寺記》、陳夔龍撫中州賦詩，「其時在乙巳（光緒三十一年）之冬。及明年正月，遂拜移節江蘇之命」。則作「三十二年」爲是。據改。

〔八〕 今直隸全僚屬 初稿本作「今直隸制軍貴陽陳公由中州移節撫吳，謀於僚屬」。鄭氏改作「今直隸總督陳□□由河南移撫江蘇，謀與僚屬」。

〔九〕 堂之西構鐘樓鑄鐘懸之其上以存古迹 鄭氏改作「堂之西構樓，置鐘懸其上，曰鐘樓」云。

〔一〇〕 詳下志碑篇 按：俞樾《新修寒山寺記》文即載本篇。《志碑》篇僅錄碑記題名。

- 〔一一〕 巡撫至新之 初稿本作「巡撫雲陽程公偕宛平陸方伯，又拓而新之」。鄭氏改作「巡撫雲陽程公偕布政使宛平陸公□□又拓之」。并作眉批：「撫部雲陽程公、藩使宛平陸公。『偕』字應省。」
- 〔一二〕 金繩寶地 鄭氏改作「茲寺」，并勾去下十二字。
- 〔一三〕 楓橋寺記 按：清顧沅纂《吳郡文編》抄本卷九十八作「寒山寺佛塔記」。
- 〔一四〕 歲次丙午 初稿本此下有「德清俞樾撰，孫陸雲書」。上有葉昌熾眉批：「書人見《志碑》篇，此處當省。」刻本省此九字。
- 〔一五〕 求治 初稿本、刻本均無。據碑文補。

志 象〔一〕

龍象所栖，屢著靈響，宋孫覲《記》所云也。庚申劫後，無尺椽寸壁之存，何論法相。今可甄錄者，惟新刻二象。寺中舊有銅鑄，窰變二軀，相傳已久，雖付剝塵，猶可撫遺聞而補之。嗟乎！劫火燔空，我佛金身，難言不壞，惟文字爲可久耳！《志象》第三。

張星鑒《游楓溪記》：寒山寺，由大殿至後樓，樓有古佛，佛以銅鑄，連座高二尺一，坐，坐勒「赤烏十三年，郡主孫權供奉」。相傳爲毀商紂炮烙銅所鑄，然亦無

確據。《仰蕭樓集》。

褚逢椿《寒山寺古銅佛詩并序》：寺有古佛閣，銅佛一軀，高二尺許，座有「赤烏十三年，郡主孫權供奉」十一字。道光壬寅九月，里人摹象勒石。韋光黻作《記》，并索予詩：「寒山寺前秋草空，蕭蕭落木多江楓。寺有古佛寶相豐，座緣銘字小篆工。赤烏年鑄鑄當中，造象作福紫髯翁。云銷炮烙猶商銅，孫吳霸業今已終。吁嗟世尊亦塵蒙，但聞月黑鳴霜鐘。鐘聲似悔西來誤，我佛聞之微動容。」《行素齋詩集》。

按〔二〕：吳主權以魏太和三年稱帝，是年爲黃龍元年。歷嘉禾至赤烏十三年，建國已久，何以猶有「郡主」之號？亳社之銅，又何以至吳下？此殆閭巷郢書，贗說，不足辨也。然其象，則已古矣！

周布衣永年字修齋《方塔禪院變密僧伽》詩：「迢迢夜半鐘，恍與寒山遇。」自注云：「相傳舊供寒山寺。」《海虞詩苑》。

吳蔚光《密變觀音在方塔寺西方殿中》詩：「世間奇事真百出，密不變神專變佛。傳聞密變觀音凡有三，海虞方塔寺中乃其一。姁姁肖真形，皜皜存本質。」

依稀五十三參相，華妙莊嚴道子筆。憶昔客游景德鎮，製瓷燒器識精劣。石春千杵坯始成，水瀝千羅料還別。旆人弄粉如弄丸，大小方員手旋脫。繪畫後素功，五色巧塗抹。紫或若凝血，黃或若傳蜜。翠或若聚鶴，黑或若點漆。裹以砒水燔以柴，難者祭紅火歟。窑成窑壞亦數存，窑戶覩縷爲余述。有時幻化作諸象，滿窑瓷器忽然失。我不信佛惟信神，神聰明正直而壹。但見膜拜人，齊稱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。菩薩菩薩知有靈，衆生一切呼丁寧。況千手臂足使令，低眉垂目疑弗聽。願爲普灑甘露水，滴盡楊枝小靜瓶。」《素修堂集》。按：竹橋先生此詩，亦咏寒山舊象，牽連錄之。

右古佛像。

姚宗典詩〔三〕《寒山、拾得象已剥落矣，忽有人自天台來，塑畫如生，爲賦喜寒山、拾得重來》詩：漫指滄桑認去來，楓江依舊笑容開。晨齋鉢捧香雲蓋，夜課鐘沈寶月臺。意在毫端離語默，風生帚下絕塵埃。只看石罅人還在，肯信昆岡已劫灰！《百城烟水》。

潘曾沂《書拾得子象後示蔣生》：蔣生年十七，導之爲正士。口誦孔孟言，亦頗

知佛理。今歲秋八月，夜夢走村裏。道遇長髯叟，問生往何止。叟指古剎中，云有拾得子。此夢生未解，潘子聞之喜。謂言拾得者，即是普賢爾。普賢用心聞，初心那可企。授以行願品，信解從茲始。《功甫小集》。

羅聘繪寒山、拾得象題詞：《寒山、拾得二聖降乩》詩曰：「呵，呵，呵！我若歡顏少煩惱，世間煩惱變歡顏。爲人煩惱終無濟，大道還生歡喜間。國能歡喜君臣合，歡喜庭中父子聯。手足多歡荆樹茂，夫妻能喜琴瑟賢。主賓何在堪無喜，上下情歡分愈嚴。呵，呵，呵！」考寒山、拾得爲普賢、文殊化身。今稱和聖合聖，爲寒山、拾得變相也。花之寺僧羅聘書記。

鄭文焯繪寒山子象題詞：「登岳采五芝，涉澗將六草。散髮蕩元緇，終年不華皓。光緒庚辰九月既望，楓橋舟中寫。大鶴居士鄭文焯指頭戲墨。」昔蘇文忠過洛城廣愛寺，觀朱瑤畫文殊、普賢，題詩贊嘆。證之唐閻邱允《天台國清寺記》，以寒山、拾得爲文殊、普賢化身。然則坡公詩中所稱「朱瑤唐晚輩，得法尚雄深」，在唐代已有其畫象，爲世所瞻奉。此圖乃高密鄭中書叔問所寫，寒山仙迹，游戲三昧，得且園指墨逸趣，藏之吳中故家有年已。今寒山寺落成，

因取以鈎櫪入石，爲識其顛末云。宣統庚戌之歲冬至日，雲陽程德全題。右二石象互見《志碑》篇。

右寒、拾象

陳文莊《天台憶》寒山、拾得古象：寒山一手印記，一手拊膝，微笑，赤足。拾得一手□珠，一手閱卷，亦赤足，大笑。又《台雁憶》有仙竈下寒、拾二小象：曇花亭光菩薩手製大士、善才、寒、拾四象。《無夢園集》。

右國清寺寒、拾象。按：天台爲寒、拾祖庭。觀姚宗典《寒、拾重來》詩，則楓橋寺象亦從初地來也。附錄於此。

黃庭堅《題落星寺》詩：「畫圖妙絕一作「絕筆」無人知。」自注：「僧隆畫甚富，而寒山、拾得畫最妙。」按：隆爲宋時僧，其所藏畫筍，至近亦唐人筆，此寒、拾象之最古者。《山谷詩集》。

釋明綱《寒山、拾得》軸：「赤腳蓬頭小道，身穿納搭破襖。嘻嘻擁簪前行，不覺烟塵盡掃。」明綱。下有白文「明綱」、「宗朗」二印。「終日笑哈哈，長年赤腳走。頭髮亂鬢鬆，挂弊不知醜。虛空落地來，轉掃轉展有。看你個呆子，何時得歇手？」

癸丑二月廿七日，天華淨範頓首題。下有白文「淨範」、朱文「豫則」兩印。 呪林大師名明綱，故山陰祁忠敏公第二子，當日所稱六公子也。公子名班孫，字奕喜，母夢癯僧入室生。乙酉，忠敏公殉難。江上師起，偕其兄理孫毀家助國。俄而師潰，或謂：「公子當鍵戶謝客。」公子不爲怵，江湖亡命來者無勿納。及壬寅，大吏捕魏耕，詞連祁氏。客有出奇解之者，理孫得寧家，而公子戍寧古塔。亡何，賂鎮守將軍，得縱歸里。既有物色之者，避之吳，依退庵翁於堯峰，遂爲僧。癸丑冬，卒于毗陵馬鞍山寺。遺言欲返祔於祖，始知爲公子，以其喪歸葬之梅里。祁氏世代廬仕，藏書甲於越，寓山花木冠一郡。公子少任俠，讀書知大義，必爲有用之學。配朱氏，忠定公元變之孫女，能詩畫，一門唱和，聞者艷之。夫世臣與國休戚，不幸丁陽九厄，削髮行遁，其心豈樂浮屠之虛誕爲之耶？直以智盡力窮，計無復之耳！癸丑至今，一百五十年，觀其詩與畫，思其題名之故，未嘗不感慨零涕，悲其遭之不幸也。是幅得之山陰市中，蓋其自寫照也。上有天華南師贊，亦靈岩道侶。公子事詳見杲齋、農祥兩先生集、徐俟齋《廡下語》中。余懼後之人有舉其名而不知者，故爲書厓略於此。庚辰長夏，

海鹽俞浩志。右題字三段，皆見《穰梨館過眼錄》。

右附一切寒、拾象

卷一志象校記

〔一〕 志象 鄭氏勾去題後小序。

又，初稿本內夾一紅箋，上有鄭氏墨書：「志例，宜紀時代，如釋逸慈及張星鑒、褚逢椿、周布衣、吳蔚光，皆宜著明時代，以昭翔實。」

〔二〕 按 初稿本內夾一紅箋，上有鄭氏墨書：「考造象之興，南朝始於齊梁，北朝盛于元魏，見之古今著錄。此係權造象爲吳人附會可知。」

初稿本上有眉批：「鄭說可加入。」字迹與卷首程德全序相似，或爲一人所書。

〔三〕 姚宗典詩 初稿本內夾一箋條：「明姚少師《記》云：希遷禪師募建殿室於方丈，設寒、拾、豐干象，示不忘本也。同治《蘇州府志》：「潘遵祁以下并宜加『國朝』字樣。」「此條二行增入姚宗典詩之前。叔問注。」按：葉昌熾原文作「潘遵沂」。鄭氏箋條作「潘遵祁，字西圃」。皆非是。當作「潘曾沂，字功甫」。

志 鐘〔一〕

唐鐘鍊冶超精，雲雷奇古，波磔飛動，捫之有稜。余所見寶室寺、景龍觀鐘拓本，皆如此。惜此寺筭簾久虛，明重鑄一鐘，又銷爲鋒鏐。然自張繼題詩，月夕霜晨，猶有餘韻，廬陵膠柱，詰難蜂起，哀而錄之，亦聲聞之乘也。《志鐘》第四。

明嘉靖間，僧本寂鑄鐘建樓。鐘遇倭變，銷爲炮。《百城烟水》。按：唐鐘未詳何時毀。寺鐘年月可考者始此。

明唐寅《姑蘇寒山寺化鐘疏》

木鐸徇于道路，周官所以警其頑愚；銅鐘司其晨昏，釋氏所以覺夫靈性。解魔王之戰鬥，上振天宮；緩衆生之悲酸，下聞地獄。所以提婆尊者現神通而外道無言，本寂禪師悟真筌而古德贊頌。實名法器，厥號大音。本寺額號寒山，建始普明〔二〕。殿宇粗備，銅鐘未成〔三〕。月落烏啼，負張繼楓橋之句；雷霆鼓擊，愧李

白化城之銘。今將鼓洪爐以液精金，範土泥而鑄大樂。舉茲盛事，用叩高賢。增壯山門，惟祈樂施。啓千門之曉，潛蟄皆興；夙萬戶之昏，魚龍盡息。莊嚴佛土，利益人天。慧日增明，福田不薄。以茲疏告，仰冀垂明。偈曰：姑蘇城外古禪房，擬鑄銅鐘告四方。試看脫胎成器後，一聲敲下滿天霜。

國朝褚逢椿《寒山寺古銅佛》詩：「鐘聲似悔西來誤。」詩互見上《志象》篇。原注：

「俗傳寒山寺鐘聲，似云『懊惱來』。」《行素齋詩集》。

袁翼字穀廉《八秋詩和王甯山明府韻·秋鐘》一首末二句：「百八聲清方夜半，江楓漁火認茅庵。」自注：「寒山寺鐘，至今夜半乃撞，知唐人非誕語。」《遂懷堂詩集後編》。

按：半夜鐘聲，前賢詩論之綦詳，彙錄於後。

王直方《詩話》云：歐公言：「唐人有『姑蘇城下寒山寺，半夜鐘聲到客船』之句。說者云：句則佳也，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。」余觀于鵠《送宮人入道》詩云：「定知別往宮中伴，遙聽綠山半夜鐘。」而白樂天亦云：「新秋松影下，半夜鐘聲後。」豈唐人多用此語也。儼非遞相沿襲，恐必有說耳。溫庭筠詩多續

在白樂天詩後。

《石林詩話》云：此唐張繼題姑蘇城西楓橋寺詩也。歐公嘗病其半夜非打鐘時，蓋未嘗至吳中。今吳中寺，實夜半打鐘。繼詩三十餘篇，余家有之，往往多佳句。按：此條見今本《石林詩話》卷中。

《詩眼》云：歐公以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爲語病。《南史》載齊武帝景陽樓有「三更五更鐘」。邱仲孚讀書，以中宵鐘爲限。阮景仲爲吳興守，禁半夜鐘。至唐詩人，如于鵠、白樂天、溫庭筠，尤多言之。今佛宮一夜鳴鈴，俗謂之「定夜鐘」。不知唐人所謂半夜鐘者，景陽三更鐘邪？今之定夜鐘耶？然於義皆無害，文忠偶不考耳！

《學林新編》今湖海樓本《學林》無「新編」二字，此條見卷八。云：世疑半夜非聲鐘時。某案《南史·文學傳》：「邱仲孚，吳興烏程人，少好學，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。」然則「半夜鐘」固有之矣。邱仲孚吳興人，而庭筠言「姑蘇城外寺」，則半夜鐘乃吳中舊事也。以上四則并見宋胡仔《荅溪漁隱叢話》卷二十三。

按〔四〕：此詩爲張繼作，自唐以來無異詞，王觀國獨誤爲溫庭筠詩，豈因

庭筠亦有「松窗半夜鐘」句耶？蘇、湖兩地，邱仲孚吳興人，亦與吳中事無涉。

《復齋漫錄》云：《遁齋閑覽》記歐陽文忠公《詩話》，譏唐人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之句，云半夜非鳴鐘時，疑詩人偶聞此耳！且云：「渠嘗過蘇州宿一寺，夜半聞鐘聲，因問寺僧，皆云：『分夜鐘，曷足怪乎？』尋聞他寺皆然，始知夜半鐘惟姑蘇有之。」此皆《閑覽》所載也。余考唐詩，知歐公所記，乃張繼《楓橋夜泊》詩，全篇云：「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」此歐公所譏也。然唐詩人皇甫冉有《秋夜宿嚴維宅》詩，云：「昔聞玄度宅，門向會稽峰。君住東湖下，清風繼舊踪。秋深臨水月，夜半隔山鐘。世故多離別，良宵詎可逢？」且維所居在會稽，鐘聲亦鳴於半夜，遂知張繼詩不爲誤，歐公不察。而半夜鐘，亦不止於姑蘇有，如陳正敏說也。又陳羽《梓州與溫、商夜別》詩：「隔水悠揚午夜鐘。」乃知唐人多如此。《漁隱叢話續編》。

按：右《復齋漫錄》一則，見今本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卷三。《四庫提要》但稱

曾字虎臣，不言其號復齋也。然元人《愛日齋叢鈔》所引亦如此。疑當時所傳本不同，苕溪必有所據。《能改齋》本，末有王直方《蘭臺詩話》，亦嘗辨論，第所引與予不同云云。直方《詩話》即苕溪所錄之第一則，故刪此十八字。其書名《蘭臺詩話》亦可補元任所未及。

唐張繼《宿楓橋》詩云：「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村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半夜鐘聲到客船。」昔人謂鐘聲無半夜者。《詩話》嘗辨之云：「姑蘇寺鐘，多鳴於半夜。」予以其說爲未盡。姑蘇寺鐘^{〔五〕}，惟承天寺至夜半則鳴，其他皆五更鐘也。《中吳紀聞》。

按：唐張繼《楓橋》詩云：「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半夜鐘聲到客船。」在閭門外七里。歐陽文忠公云：「句雖佳，其奈三更非撞鐘時。」歐公蓋未嘗至吳中。今吳中僧寺，實半夜鳴鐘，或謂之「定夜鐘」，不足以病繼也。《南史》：「邱仲孚，吳興人，好學，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恨。」「恨」，他書皆作「限」字。阮景仲爲吳興守，詩云：「半夜鐘聲後。」白樂天亦云：「新秋松影下，半夜聽鐘聲。」吳中半夜鐘，其來久矣！又于鵠《送宮人人道》詩：「定知別後宮中伴，遙

聽緱山半夜鐘。」溫庭筠詩亦云：「悠悠旅榜頻回首，無復松窗半夜鐘。」何獨於繼而疑之？《吳郡志·考證》門。

《南史》：「邱仲孚喜讀書，常以中宵鐘鳴爲限。」乃知半夜鐘聲，不獨見唐人詩句。吳聿《觀林詩話》。

《石林詩話》：「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」歐陽公嘗病其夜半非打鐘時。蓋公未嘗至吳中。今吳中山寺，實以夜半打鐘。然亦何必深辨，即不打鐘，不害詩之佳也。如子瞻「應記儂家舊姓西」，夷光姓施，豈非誤用乎？終不失爲好。馬位《秋窗隨筆》。按：位字石亭，西安人。《隨筆》刻人《昭代叢書》。

按：今新鐘爲陳筱石制帥撫吳時所鑄，藩臬以下皆勒名其上。詳見俞曲園先生《記》。

卷一志鐘校記

〔一〕 志鐘 鄭氏勾去題後小序。

〔二〕 普明 鄭氏眉批：「普明」二字，集本無，除去。」旁有葉昌熾批注：「碑本有，見下《志碑》篇。」

在鄭批下注：「空二格。」按：《六如居士集》光緒乙酉鎮江文成堂重校刊本卷六《化鐘疏》無「普明」二字，然空二格。

〔三〕 殿宇粗備銅鐘未成 碑本無此八字。

〔四〕 按 初稿本按語無「蘇湖兩地」及以下各句，且文字有所不同。鄭氏將按語勾去。

〔五〕 姑蘇寺鐘 《中吳紀聞·半夜鐘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宋元筆記叢書》本）無「寺」字。

寒山寺志卷二

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國史館提調會典館幫總纂甘肅學政臣葉昌熾

志 碑〔一〕

「張繼留題內翰書」，讀程公闢詩，知此寺舊有宋石。今所存者，惟前明文徵仲、唐子畏兩碣爲最古。捫苔蘚而讀之，剝蝕過半。其餘三四斷碑，僅記檀施姓氏，無可甄錄。歐陽公《集古錄》，不遺近刻。今援其例，擇稍有資於掌故者，并新舊諸碑序次之，識其存佚，間附考證，以詔後來。《志碑》第五。

宋王郇公書張繼詩石刻佚

此張繼詩第一石也。《吳郡圖經續記》：「楓橋，舊或誤爲『封橋』。今丞相王郇公居吳下〔二〕，親筆張繼一絕於石，而『楓』字遂正。」《吳郡志》程師孟詩「張繼留題內翰書」下，注云：「今禹偁王內翰丁太夫人憂，任其親寫是詩，故

不題名。」

《吳郡圖經續記》論楓橋之名，謂：「今丞相王郇公頃居吳門，親筆張繼一絕於石，而『楓』字遂正。」閱者每以宋宰執中無王郇公爲疑。及檢《吳郡志》采程師孟《楓橋寺》詩云：「邇來寺好尤瀟灑，張繼留題內翰書。」自注：「今禹偁王內翰丁太夫人憂，任其毛刻有此二字，不可解，疑是『在吳』之誤。親寫是詩，故不題名。」又疑王元之未爲丞相，且無封號，恐非朱伯原所指寫詩者。況師孟不與元之并世，亦不應稱「今」。續檢《宋詩紀事》選師孟此詩，即從《吳郡志》采入，其自注則云：「今禹玉王內翰丁太夫人憂，親寫是詩，故不題名。」憂下，無「任其」二字。應是厲太鴻以其不可解而刪之。禹玉爲王珪之子。按《宋史》珪本傳，以熙寧九年作相，而母憂正在爲翰林學士時。得此，方知毛刻《吳郡志》之舛誤不足據。而師孟詩，實與《圖經續記》相合，所謂「王丞相」者，即禹玉。王內翰、郇公，當是其初封，而史傳逸之也。然則寒山寺中，舊當有此石刻，不知何時失去。今惟存文待詔大行草寫此詩碑，在三門內西南隅壁間，若爲王丞相補此遺迹。此石與東壁唐解元書《募鐘疏》碑對峙，惜石已裂損，地更湫隘囂塵，

更數十年後，安知不又爲王書之湮沒乎？《鷗陂漁話》：「寒山寺王郇公書張繼詩石刻」一則。

王郇公非但見於《圖經續記》，憶《蘇沈良方》亦稱王郇公有治小便不通方，但以史無明文，猶待搜考。近見王明清《揮麈後錄》三，舉熙寧以後宰輔封國，「王文恭」下注「郇、岐」二字，是禹玉之初封郇公，已有明證矣！然猶未詳其得封年月也。既而勞季言寓書告余曰：「考《長編》三百五十五，元豐八年三月庚申，銀青光祿大夫、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郇國公王珪，爲金紫光祿大夫，進封岐國公。又考宋朝《大詔令集》五十七，元豐五年四月癸酉，王珪左相制結銜，尚稱「太原郡開國公」，其封郇國，當在六年十一月甲寅文武官并以南郊赦書加恩時。」見《長編》三百四十一。《詔令》六十二載加恩制，略云：「錫爾以成國之封。」《圖經續記》成於元豐七年，正珪封郇公時也。其丁母憂，在嘉祐二年七月，復拜學士，在四年十月。張詩書石，當在嘉祐。程詩當作於熙寧三年王未參政之前，故以「內翰」稱之。」又胡心耘示以杜大圭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》宋本有「之」字，近刻刪去。上集第八卷，李清臣所撰《王太師珪神道碑》。今節錄其文

云：元豐三年，朝廷用階官寄祿，超授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，監修國史。五年四月，復三省官，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。上日，御史中丞率百官班賀仁宗，英宗加徽號，按《本紀》，事在六年閏六月。爲仁宗冊寶使。禮成，封郇國公。上即位，恩加金紫光祿大夫，改岐國公。元豐八年五月己酉薨。是禹玉之封郇國，具有的確年月可據。且岐國之封，身受祇及兩月，而郇國則閱二年。《宋史》本傳與《東都事略》皆不紀，致後世不知，未免疏漏。殆以虛封爲無關輕重而略之歟？得此考證，不特可補史文之闕，并足爲《圖經續記》注脚也。同上「王郇公封國年月」一則。

按：王郇公與王元之，一字禹玉，一名禹偁，本易滋訛。元之曾知長洲縣事，有《移任長洲》詩五首，見《小畜集》，《郡志》亦采入《藝文》。此邦人士，耳熟能詳。郇公作此詩，在未參政前，誠如調生先生之說。然文穆追書其事，何以仍稱爲「內翰」，又冠以「今」字也？竊謂宋時傳訛已久，并不自文穆始，汲古、守山兩刻，但未及糾正耳。

孫覲《楓橋寺記》佚

紹興十六年七月。文據《吳郡志》錄入《志寺》篇。

明唐寅《姑蘇寒山寺化鐘疏》無年月。十行。行二十四至二十九字不等。行書。校補者案：殘

字以□表示，下同。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悲酸下□地□所以提婆□者，現神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真筌而古德□頌。□名法器，厥號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額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建始普明。□落烏
啼，負張繼楓橋之句；雷霆鼓□□李白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今將鼓□爐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金，範土泥
而鑄大樂。舉茲□事，用□高□增壯山門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施。啓千門之曉，潛蟄皆興。夙
萬戶之昏，魚龍盡□□嚴佛土，利□人天。慧日增明，福田不薄。以茲疏告，仰冀
垂明。偈曰：

□蘇城外古禪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告四方。試看脫□成器□，一聲□□□□天霜。

□□□進士唐寅書(三)

按：《六如居士集》有此疏全文，據以錄入《志鐘》篇。今碑斷裂，所存殘字，援翁蘇齋《化度寺碑》、范氏書樓《殘石圖》之例，釋其文如右〔四〕。集本「殿字粗備，銅鐘未成」八字，今碑無。「建始」下，集本空，碑補「普明」二字。文徵明書張繼詩殘石無年月。四行。行字不等。大草書。

落啼 姑蘇 徵明

此張繼詩第二石也。今泐存不及十字。

章美題額四大字 一字一行，橫列。年月題款，左右小字，分行如門額式。皆正書。

寒、拾遺踪 翰林學士姚希孟題。崇禎癸酉冬，章美書。住持明五立。

爭寺基帖殘石 無年月。共三段。第一段，五行，草書。第二、三段，皆七行，行書。行字不等。前題

名，八分書。

張

寺基俗占已非法，況既受贖價而復不退出，是豪民也。寺中僧何不鳴于官耶？閱文太史書字，漫爲書之。

濟南黃山居士「張延登印」、「壬辰進上」印篆文。

少宗伯錢

地屬三寶□□鬼神護訶。有侵占者，身墮地獄，殃及子孫。果報昭然，可怖可畏！今寺僧能恢復故地，不獨佛土清淨，亦□爲豪氏下缺孽矣！彼如有知，當稽首皈命之不暇，寺僧善爲彼懺悔之也。

聚沙居士錢謙益書

宮詹姚

寺宇民居，自當隔列，非獨肅寺規，亦所以嚴□範也。寒山古刹，邇來僧□并精心嚮道。凡□□□□□爲金湯，何得有黃乾□□關門啓寶，不存緇白之□無論穢觸三寶，有韋馱伽藍訶譴。若稍知禮。下缺。按：「黃乾」下，諦視似「初者」二字。

按：此石首尾斷裂，不詳何刻。審其文義，爲豪民占地而作。以魯公《坐位帖》例之，當題爲《爭寺基帖》。錢蒙叟、姚孟長皆書明時官秩，孟長未見明亡即捐館，是此帖尚在鼎革以前，非即廣承事。廣承力守此寺，見《百城烟水》。章美題額，在崇禎癸酉，其時住持爲明五，則刻石以鎮山門者，明五爲近之。蓋此寺間田，虞芮之爭，其來已久。據張黃山一帖，文湛持相國實爲禪林護法。

其前有文肅書，而今佚矣！

國朝世宗憲皇帝御製《寒山子詩序》

雍正十一年癸丑五月朔日。宣統庚戌，江蘇巡撫程德全勒石，建御碑亭於山門內。

雲漢天章，龍蟠螭負。臣謹案《欽定四庫全書提要》列朝御製，仍以時序列於前明之後，本朝臣民之上。今謹援其例，昭代諸碑錄，宸翰爲首，并恭錄御製序於卷端。

梁同書書《陰騭文》殘石

殘字十七行。跋，前二行、後四行。行字皆不等。行書。文自「人之財產」起上缺。未錄。

乾隆五十有九年歲次甲寅冬十月二十六日，頻羅庵主梁同書書，時年七十又二。

寫此篇時，病行格少仄，不能展布，勉強應之。今錦峰世兄業已上石，意在勸善，當不□拙劣也。壬申九月三日，山舟又書。王應春刻。

章光黻《古銅佛象記》佚

道光壬寅九月，里人摹象勒石，韋君綉作《記》。見褚仙根詩序。詩次《志象》篇。
庚申之劫，碑、象皆毀於兵燹。

署蘇州府知府平翰《禁占寺產碑》

咸豐四年閏七月二十日。正書。文錄下《志產》篇。

羅聘畫寒山、拾得象

無年月。跋，正書。見《志象》篇。

鄭文焯畫寒山子象

光緒庚辰，九月既望。跋，行書。見《志象》篇。右兩象并新刻，彙列於此。

俞樾《新修寒山寺記》〔五〕

光緒三十二年歲次丙年。孫陞雲書。文見《志寺》篇。

俞樾重書張繼詩石刻詩三行，行十字。跋三行，行十八字。草書。有陰側。詩見前。

寒山寺舊有文待詔所書唐張繼《楓橋夜泊》詩，歲久漫漶。光緒丙年，筱石中丞於寺中新葺數楹，屬余補書刻石。

俞樾〔六〕

碑陰（七）。八行，行二十字，行書。

唐張繼《楓橋夜泊》詩，膾炙人口，惟次句「江楓漁火」四字，頗有可疑。宋龔明之《中吳紀聞》作「江村漁火」，宋人舊籍可寶也。此詩，宋王郇公曾寫以刻石，今不可見。明文待詔所書，亦漫漶，「江」下一字不可辨。筱石中丞屬余補書，姑從今本，然「江村」古本不可沒也。因作一詩附刻，以告觀者：「郇公舊墨久無存，待詔殘碑不可捫。幸有《中吳紀聞》在，千金一字是江村。」

俞樾

碑側一面。五行，行三十二字，真書。

張懿孫此詩，傳世頗有異同。題中「楓橋」，舊誤作「封橋」，《吳郡圖經續記》已據王郇公所書訂正。詩中「漁火」，或誤作「漁父」，雍正間輯《全唐詩》所據本如此，然注云：「或作火。」則亦不以作「父」者爲定本也。《中吳紀聞》載此詩作「江村漁火」，宋人舊籍，足可依據。曲園太史作詩以證明之，今而後此詩定矣！光緒丙年，余移撫三吳，偶過此寺，嘆其荒廢，小爲修治，因刻張詩并刻曲園詩，以質世之讀此詩者。

貴陽陳夔龍（八）

是爲張繼詩第三石。今與文待詔原碑同陷寺壁。

江蘇巡撫程德全書《寒山子詩》詩三十六首，分四石刻。每石三十行，三行爲一首。末一石，

附跋十二行，行十七八九字不等，均行書。詩未錄。

右《寒山子詩》，唐《藝文志》入釋家類，作七卷。世傳台州刺史閻邱允得其題句於寒岩竹木石壁間，因令國清寺僧道翹纂集成帙，凡三百餘首。宋淳熙中，沙門道南爲之記，始有傳本。明吳、計兩家復校刻，并爲一卷。別本世所希見。漁洋山人嘗稱其五言有唐調，不名一格，蓋所謂「詩雜仙心，超以象外」者也。今既謀諸邦士大夫，重修寒山寺落成，復得其詩集舊本，選錄如千首，覈諸寺壁。其大旨多諷時勵俗之作，以幽隱歌笑出之，豈辟世而非遺世者，乃托言「豐干饒舌」邪？爰識數語，以質後之攬者。宣統庚戌九月，雲陽程德全記。

程德全《重修寒山寺記》〔九〕石本未見。文錄《志寺》篇。

江蘇布政使陸鍾琦《重修寒山寺記》分兩石刻，每石三十行，行自十四至十七字不等，正書。

文錄《志寺》篇。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六月廿八日刊石。

鄒福保《重修寒山寺記》三十二行，行二十二字，正書。文錄《志寺》篇。宣統三年辛亥夏

四月。

寶山印康祚號印川《偕調生寒山寺拓碑題壁》詩：按：調生先生名廷琯，出吾宗東山支，

著有《蛻翁詩錄》、《吹網錄》、《鷗陂漁話》，又輯《蛻翁所見詩錄》。

「故人供具勸扶筇，來訪楓

橋夜泊踪。聊與寒山生個事，一雙碑響替霜鐘。」再題云：「碑下趺跏倚短筇，往來詞客幾留踪。衆前拈起椎兒示，白日來敲夜半鐘。」《鷗天閣集》，并見《蛻翁所

見詩錄》。

卷二志碑校記

〔一〕

志碑

初稿本題後小序作「前賢碑目皆斷自宋元爲止。今寺中無古刻，以明文徵仲、唐子畏兩碣爲最古，自難鏤舟求劍。按歐陽文忠在宋初，而《集古》所錄下及五季，亦未嘗遺近刻也」。下與刻本大致相同。鄭氏勾去小序。

〔二〕

居吳下

《吳郡圖經續記》：烏程蔣氏景宋本，卷中作「頃居吳門」。

〔三〕

☐☐

初稿本、刻本均爲「鄉貢」殘字。《吳郡文編》卷九十八作「前鄉貢」。諦視殘碑，「鄉」上確有一字，尚剩上半「」，當是「前」字殘文。

〔四〕

援翁蘇齋至釋其文 鄭氏勾去，改「錄」字。

〔五〕 新修寒山寺記

按：碑記爲四石，每石二十五行，行十字，楷書。後列陳夔龍、陳啓泰、朱寶康、陸鍾琦等十人捐銀。未有刻工落款：「唐仁齋雙鉤刻石。」石嵌迴廊壁間。

〔六〕 俞樾

按：下有「乙丑重陽，汪定執敬觀」。

〔七〕 碑陰

按：未有「汪定執敬觀」、「漢貞閣主人唐仁齋鐫字」。

〔八〕 張懿孫至陳夔龍

鄭氏勾出本節，并眉批：「至無味。」

〔九〕 重修寒山寺記

按：碑植鐘樓內，道州何維樸書，宣統三年月日。篆額，正文十八行，行四十字不等，楷書，長洲周梅谷刻。碑陰，張人駿、程德全《募修寒山寺啓》，楷書，文錄卷一《志寺》篇。後列捐資題名八十四主。「大清宣統三年，歲次辛亥，孟夏上浣勒石」。

志 僧〔一〕

吳中山水殊勝，浮杯飛錫，時有古德往來。支、帛道場，條衣不替。惟寒山一燈，若明若滅，豈金閭近市，湫隘囂塵，不足以安禪悅乎？宋、元僧史，晨星落落。至前明桑海之交，故老遺黎，緇衣遁禪林中，始有可傳焉！文子悱詩云云「高僧不易逢」。《志僧》第六。

宋有遷老、溫老，梵行皆未詳。法遷詳於孫覲《寺記》，又見《示遷老》三詩。舊志

又載仲益《與溫老》，詩云：「閭闔層城外，寒山古道西。若人具眼隻，與佛拍肩齊。白浪噴鷁首，黃塵送馬蹄。憧憧南北路，一榻有高栖。」《吳郡文粹》并《吳郡志》合纂。

按：南宋俞桂字晞都，錢唐人。《漁溪詩稿》有《楓橋寺》詩一首。錄下《志詩》篇。又有《南踰踰上人之平江》詩：「詩囊和月橫挑去，穩泛楓橋夜半船。」「上人」，疑亦寒山法侶也。

明初，有道性庵。平顯《松雨軒集》按：顯字仲微，錢唐人。洪武初，官廣西藤縣令。有《道性庵住寒山寺》詩云：「蘭若黃金地，楓橋碧水灣。春風上方路，秋色太湖山。既接三生舊，終謀半日閑。明年理歸楫，持以叩禪關。」據《松雨軒集》纂。

繼性庵而起者，有慧公。袁永之《送慧公之京》詩：「寒律窮陰紀，晨征戒遠游。浮雲望飛錫，細雨送孤舟。朔雁遙天外，霜楓古渡頭。歸應沾一命，休憶故園愁。」又《送慧公住持寒山寺》云：「古寺人天外，精廬杳藹中。君依蓮社去，心與白雲同。溪水看清淨，寒山對苦空。何時聽說法，爲我暢元風？」據《胥臺集》纂。天與名廣承，吳江計氏，持誦不輟，古朴有德。順治初，汛官戍此，幾爲署。師苦

守殿隅，觀察壽公護之，始得復。今寺中所遺，皆其力也。《百城烟水》。

性能號法華，寓寒山寺。適逢鼎革，四處焚劫，松陵徐瑞宇素奉三寶，皈依禪宿。

性能勸其捨宅爲寺，募四十八願，仍捐橐千餘金，營構殿堂寮廡，名其庵曰

「法華」。工未畢而歿。《百城烟水》參金文通《法華禪院碑》。按：法華庵，在寒山寺隔岸聽鐘

橋之西。性能圓寂，新構精廬尚未落成，是終於寒山寺也。

在昔，學詩於葉星期，與黃九烟、殳山夫諸公相唱和，年未五十而歿。星期祭之

以文，曰：「某年月日，方外友葉燮，以清醴一尊、苦茗一甌，告於在昔開士之

靈。曰：嗚呼！在昔子何爲而死耶？今之衲其衣而髡其頂，妄踞南座，以號

於人而稱師，胸無墨瀋，信口嚙語，拾禪家一二剩吻以自誇者，曾不若子之惠

休片語，下筆如有神也。其敷座而談教乘，勦襲注疏，絕無心得，依樣葫蘆者，

曾不若子之長城五言、隻語彈丸膾炙人口也。以子之才，亦既充之以學，何遽

不可如貫休、齊己、皎然輩？以子之瀟灑胸襟，寓情物外，何遽不可如參寥、

辨才輩也？子蕭然一瓢，托迹古寺，不欲效乞食輩日奔走闐闐中，即飢驅迫

切，終不去寄迹《兔園》一冊，以糊其口。今子之歿也，子之徒罄簡子所遺之瓶

鉢，祇餘三十八文、舊衲質券數紙，此外并無粒粟寸布值半銖寸錢之物。此其人爲何如人？其懷何如懷耶？方外之徒，原無所論於壽命之延促。然世之可以即死而不死者，千百其群；可以未死而即奄然長謝者，子何獨罹其酷也？子之從予游，且十年矣！子之學詩，發憤直欲凌古人。與予或月一見，子詩必一小進；或經年一見，子詩必一大進。吾嘗謂子使天假以年，竟可獨立爲古今方外詩人之冠。將毋天之忌子，年未五十而竟死耶？此真風雅之缺陷，能不拊膺而揮淚耶？子之同學聞子之歿也，無不頓足長歎，僉謂詩道賴以干城，而今者長夜何時旦耶？行將搜子遺稿，亟梓之行世，此亦詩教盛衰之所繫，一以慰子之寂靈，一以慰同學之永懷也。嗚呼！靈其知之。」《己畦集》。

《在昔詩僧苦行錄》，吾宗星期先生祭文一首，宗風戒律，略見一斑。至其酬答詩什，見下《志詩》篇。

梵公，亦未詳何許人。徐臞庵《丁巳秋飲梵公寒山寓齋》：「一杖來吳苑，秋光迴碧空。清言聆惠遠，高隱遇梁鴻。世路寒山外，人烟夕照中。何時移釣艇，江上看丹楓？」又《過寒山示梵公》：「山夫已病嘉生死，世事年來不可言。消遣

自携詩滿袖，寂寥誰置酒盈尊？高僧松樹催詩句，處士梅花入夢魂。愁絕聽鐘橋畔客，滿船風雨易黃昏。」《百城烟水》。

按：《百城烟水》「寒山寺」錄此兩詩，次在昔詩後。觀臞庵詩，既稱寒山爲寓齋，又有「杖來吳苑」之句，以梁鴻廬下爲況，則梵公之於此寺，不過閑雲來往，偶然駐錫，在宗門中爲流寓，非如在昔之爲住山僧也。

又按：鴻慶居士所稱「沼公」、「悟上人」之類，一住虎邱，一住能仁寺，同爲游客，邂逅相逢，更非梵公之比，故不列此寺，別詳下《志游》篇。

卷二志僧校記

〔一〕 志僧 鄭氏勾去題后小序。

志 產

「寒山古刹」、「封橋常住」，見於金粟箋印。但以歲久籍亡，履畝無考。宋、元以後，洊經劫火，嘆鐘梵之銷沈，等樵蘇之不爨。今有田如千畝，後圃廣

場，灌園蔬筍，可供清衆，皆賢有司之助也。所願法幢高座，謹持木叉，庶幾量鼓善緣，無虛檀度。《志產》第七。

明末，有豪民黃乾□者，侵占寺基。住持某僧揶揄法門，請於文肅公，書石證明其事，并有黃山居士張延登暨錢宗伯、姚學士三帖。詳《志碑》篇。

國朝咸豐四年，內閣中書趙文麟、前廣東鹽運使司運同周曾毓等，捐置寺旁隙地，造屋招租，爲寒山寺香火。

署理蘇州府知府平翰給示碑

爲給示勒石永禁事。據內閣中書加四級趙文麟、趙文龍，前廣東鹽運使司運同周曾毓、國子監典籍銜文生高誠赴府稟稱：「竊楓鎮有古寒山寺，在吳治十一都十六圖。寺久失修，經住持僧果圓募捐修葺。奈寺無恒產，職等募捐，置買寺旁隙地，起造房屋，招租收息，作爲寒山寺香火薪水之資，契經投稅。僧果圓物故，伊徒僧擴壽亦頗謹守。茲因擴壽已故，住持僧人非老即幼，誠恐將來或有盜賣，以及被人覬覦恃強謀占情事，爲將印契三紙黏呈，乞賜給示，勒石永禁」等情。并據闕呈印契三紙到府。據此，查寒山寺向無寺產，該寺香火、住持薪

水無資。經該紳士等募捐，置買寺旁隙地，建造房屋，招租收息，以抵該寺香火住持僧人薪水之需，洵屬善舉，殊堪嘉尚。除將呈到印契三紙附卷外，合行給示，勒石嚴禁。爲此示，仰該寺住持僧衆及軍民、地保人等知悉：自今以後，務將前項房屋妥爲經理，永遠遵守，毋許盜賣廢弛。如有地棍匪徒覬覦、恃強謀占者，許即指名稟候拿究。地保徇隱，察出并提，重處不貸。其各凜遵毋違，特示。

計開：

一契得高賡裕，價紋銀柒拾柒兩。布字貳伯叁號。

一契得吳鐵華秋岩、蓉塘，價紋銀壹伯拾貳兩。布字貳伯肆號。

一契得陳周氏同子亦梁，價紋銀貳伯陸拾兩。布字貳伯伍號。俱元年分投稅。

四址：南，□□寺〔一〕。北，官街。東，□屋。西，許屋。

以上隙地起造樓房貳進，計貳拾捌間，招租收息，立有寒山寺香產界址。咸豐肆年閏柒月二十日示〔二〕。

宣統三年，長洲縣吳姓兩孀張氏、黃氏，因義田涉訟。署縣事趙夢泰屢鞠不

服。後令張鎔萬集兩造開導，訟既息，勸酌捐田畝，各以二十五畝充寺產。

陸鍾琦《寒山寺吳姓捐田始末記》

凡一事之顯晦，往往有不期然而然，非可強而致者。觀夫名山古剎，偶經賢士大夫所提倡，登臨覽眺，極文酒之盛。乃閱時未幾，仍歸闕寂，其爲一時興會之所寄，而未策久長耶？抑亦顯晦之有定也？於寒山寺吳姓捐田一事，尤有足記者。寺自唐張繼《楓橋夜泊》一咏，膾炙人口，遂占吳中名勝之一，乃屢更興廢。近數十年，經行之室、禪誦之堂，零落殆盡。海內外文士凡至吳中者，靡不訪古流連，輒以精藍勝迹委弃於頽垣廢址間爲憾。歲庚戌，雲陽程公來撫是邦，下車伊始，即以保存古迹爲念，而於寒、拾遺踪，尤亟亟焉謀興復。爰命鍾琦籌集款項，鳩工庀材，不數月而樓殿廊廡規模粗備。惟是歲月遷貿，不稍置寺產，僧徒既無所依賴，而龍象尊嚴亦恐無以持永久。適長洲吳姓張氏、黃氏兩孀，因二百畝義田涉訟。前署縣趙令夢泰以屢鞫不服，深嫉其所爲，欲有以振勵之，令輸田於寺，以息訟。案未結而他調，繼任張令思援前斷以解紛，而兩造負氣爭執不相下，至欲盡捐其田以爲快。張令以始末見告，余曰：「是大不可！夫吳姓二

孀，以爭義田，故纏訟越稔，是誠薄俗之宜懲勸者。責令稍輸其田以助斯寺，藉以平其爭而爲好訟者之鑒則可。若聽彼出於一朝之忿，必貽他日之悔。吾輩治事，務得其平。」張令深韙之。歸而重集兩造，專案開庭，自申父子，反覆開導，彼此始感悔。惟此田已入奏案，張令爲之假定田價，責其親長料理購置，使張氏出資，黃氏歸產，訟遂息。案既定，從而勸令兩造，自行酌捐田畝，各願以二十五畝充寺產，都五十畝。斯寺甫修，適有是舉，殆事之顯晦有定者耶？寺僧其善保守焉！以無負兩賢令維護之盛心。更望此邦士紳有以管理之，庶一時鴻爪長作因緣，此又鍾琦所企願者也。田二十六則，田單二十六紙，所有區畝、號分、坐落、四至暨捐者姓氏，鐫列於左。是爲記。宣統三年歲次辛亥閏六月。

按：此記，陸文節公赴太原時，馳書見示，未見拓本。科則坐落，既未附後，不數日而國變作，今鐫石與否亦未知。

卷二志產校記

〔一〕 □□寺

碑本「寺」上存「山」字，當是「寒山寺」。

〔二〕 示

今碑本「示」下有「發寒山寺勒石」六字。

志 游〔一〕

寒山負城面市，棹扁舟出閭門七里，即望見蘭若。其地近接虎阜，遠瞰天平、臨礪諸峰。春秋佳日，篾舫筍輿，靚川淑野。今雖屢經浩劫，斷甃荒烟，猶足令人憑吊，攄懷舊之蓄念，談禪林之逸軌。彼君子兮，噬肯來游，其相與把臂入林乎？《志游》第八。

宋范文穆《吳郡志》「寒山寺」下，有孫覲《示遷老》詩三首，亦見《吳都文粹》。仲益守郡，正在遷老興寺之日。考《鴻慶居士集》，仲益寒山寺詩，不僅此三首，有《贈沼老》云：「與余相遇楓橋方丈。」又有《悟上人索詩》云：「來楓橋訪余。」又似以僧房爲旅舍，或在去官後乎？《贈沼老》云：「虎邱沼老，豫章詩

僧也。與余相遇於楓橋方丈，誦所作《徐獻之侍郎生日》詩，有「東湖孺子，南極老人」之句。余愛其工，賦小詩寄贈：「落景下層城，遙烟起孤戍。繫舟著漁磯，曳杖叩僧戶。忽逢丹霞侶，自誦碧雲句。噌吰應黃鐘，清絕追《白紵》。不落江西派，肯學邯鄲步？冥搜自天得，妙中有神助。夤緣半日留，邂逅一笑遇。詎復管中窺，看沐南山霧。」又《悟上人》一首云：「能仁寺悟上人來楓橋訪余索詩，賦兩絕句：『撚斷吟鬚皺兩眉，鏤冰琢雪等兒嬉。解啼孤月如鷄口，堪笑窮郊作許悲。』」自注：韓吏部詩云：「有窮者孟郊。」郊《聞鷄》詩云：「似聞孤月口，能說落星心。」老去都將筆硯焚，相逢相問只寒溫。更無一語堪酬對，已入維摩不二門。」

明竺塢文氏，風流文采，映照江左。玉蘭堂、青瑤嶼皆在城西，一門裙屐，時往來於寒山寺。今雖履綦銷歇，而考其家集，猶有游踪可記。文肅父子忞先生，有《寒山寺訪僧不遇》詩：「寺古殘陽冷，經聲雜晚鐘。引流縈白草，留雪點青松。迂徑原難到，高僧不易逢。都將方外意，付與一枝筇。」又其先父和州詩：「春尋古寺幽，相與話前修。名豈寒山得，詩曾張繼留。樓鐘虛夕照，橋影急

河流。尚怪石龍柱，拿雲勢未休。」據文嘉《和州詩》、文元發《蘭雪齋詩》纂。

漁洋山人《夜雨題寒山寺，寄西樵、禮吉》二首：「日暮東塘正落潮，孤篷泊處雨瀟瀟。疏鐘夜火寒山寺，記過吳楓第幾橋？」「楓葉蕭條水驛空，離居千里悵難同。十年舊約江南夢，獨聽寒山半夜鐘。」先生至蘇，舟泊楓橋，過寒山寺，夜已暝黑，風雨雜遝，攝衣著屐，列炬登岸，徑上寺門，題詩二絕而去，時以爲狂。據《精華錄箋注》、戴延年《秋鐙叢話》合纂。

國初父丹生號山夫，寓寒山寺，與松陵徐崧、臞庵、葉燮星期往來唱和。父、徐詩，見《百城烟水》。星期有《松鶴堂記》，爲殷斐仲作。按：斐仲名麗，《百城烟水》采其《楓橋》詩一首。徐崧有《斐仲招飲寒山》詩，即其人也。亦吳閭之勝流也。錄其文，可以見當時觴咏之盛。文曰：「余三十年前，過楓橋之寒山寺，時故人父子山夫憩寺中讀書，爲予言：『里中有殷子斐仲能詩，所交皆一時賢者。築堂於所居，曰松鶴堂。登其堂者，斐仲飲食之無厭。先生盍訪之乎？』予時適事北行，不能留，即別去。今癸酉冬，予復過寒山，上人在昔留予度歲。予因訊及所謂松鶴堂者，悉如山夫言，但松鶴堂已易主矣！已斐仲來過予，予始識之，訊松鶴堂，

又悉如在昔言，予爲太息久之。斐仲貧不可支，而愛賢樂友朋，意氣猶在。已出一卷示予，皆四及里中高賢與知名士，如李灌溪、姚文初諸前輩所贈題松鶴堂詩文，裝潢成方軸，而山夫所題在其中。予又嘆息山夫化爲異物，逾二十年姚、李諸公亦相繼物故，人與堂俱爲陳迹，等於飄風斷草。然松鶴堂之名，猶然尚存，則以斐仲向日好賢之雅，而「松鶴」之名尚在人口也。予以爲寒山寺肇於梁，至於今不知幾經興廢。天下佛刹之流傳，或有或無，天下人安能盡知而道之？惟寒山則人無不知而能道之者，則以唐人張繼「月落烏啼」一詩，人人童而習之。寺有興廢，詩無興廢，故因詩以知寒山。今松鶴堂之詩文，其即張繼寒山之詩乎？松鶴之名可長存於天地間矣！余因不勝太息於人世之事之物，孰爲可留而長存者？其亦思爲其所以存者可矣！」（《己畦集》參《百城烟水》）。

王昶《袁又愷漁隱小圃記》：楓橋之水從梁溪來，過橋分支西南流，別爲西塘。又有橋，名江村，其南則袁子又愷漁隱小圃在焉。圃之先爲王岡齡居，名江村山齋。岡齡師沈文愨公，工小詩，畫仿文待詔，往往招集勝流名士，作文字

飲，具見所刻《西塘酬唱集》中。又愷之兄，岡齡女夫也。故是圃歸袁氏，又愷拓而新之，名漁隱小圃。於是春秋佳日，復命倚嘯，侶無虛日。而遠方賢士大夫過吳者，拿舟造訪，填咽於江村橋南北，尊酒飛騰，詩卷參互，更非岡齡所能逮矣。《春融堂集》。

錢大昕《五硯樓記》：袁子又愷，向居金閶亭畔，題其讀書之室曰「三硯齋」。三硯皆其先世所貽：一爲介隱先生物，一爲謝湖草堂硯，則尚之先生物，一爲列岫樓硯，則永之先生物也。丁巳歲，青浦王侍郎以所藏清容居士硯贈又愷。未幾，又得谷虛先生廉吏石硯，并前所藏而五。是夏，又愷移歸楓橋舊居。甫卸裝，即謀藏書之所，惟茲樓宜，名其樓曰「五硯」。暇日坐樓中，甲乙校讎，丹黃不去手。其樓四面洞達，迥出埃壒。靈岩、天平之紫翠，望之如可摘也；支硎、法螺之鐘磬，招之若相答也。前俯澄碧，旁植花竹。挹風土之清嘉，屏絲管之嘈雜。予蓋嘗裴回徙倚焉，而不能去也。《潛研堂集》。

陸鼎《漁隱小圃雅集圖序》：漁隱主人爲六俊諸孫，耽吟好客，能世其家。居楓江之西塘，有圃曰「漁隱」，爲讀書之所，其地則唐詩人張繼泊船處也。入其

圃，竹樹幽森，廊榭繚曲，一樓當西山之缺，晴翠飛落几席間。登斯樓者，衣裾盡碧，無不翛然意遠，想見玉山清闕之勝，而仿佛其人。於是吳之詩流，以及四方名士，常相過從。歲丁巳秋，叢桂盛開，主人張筵飲客者三日，人各有詩，以巨冊連書之。屬余爲圖，以冠其首。亭林觴咏，東南罕覩，非主人之賢，烏足以致之？《梅葉閣文鈔》。

朱綬《翠薇花館詞序》：癸酉秋，余識戈君寶士，因詣君江楓漁火之鄉。清流繞門，雙橋夾於左右。登其堂，蕭蕭寥寥，曠然以清，齋有古圖史。庭蒔雜花、苔石、松竹之屬。余每過，君必延致余所素相識而居與君近者。如是者，一歲必三四，必有豐肴嘉醴，極燕衍之樂。又必爲慢詞令曲，以申寫其中之志趣。《知止堂集》。

戈載《徵招詞·題朱立齋楓江草堂圖》：鐘聲一杵寒山近，空簾片雲飛起。竹徑掃蒼苔，有林泉清致，琴書塵靜洗。展緗帙，古香盈几，屋角春星，門前秋水，北窗閑倚。能幾賞音人？鷗盟冷，霜楓更添愁思。隔岸結比鄰，賭花間吟事。《修簫》曾共擬，倘商略彩箋銀字。好携酒，晚唱滄波，把釣竿還理。原

注：「立齋詞名《楓江漁唱》。」《翠薇花館詞集》。

按：順卿又有《喜遷鶯》詞《題惠磐卿冷香別館圖》，序云：「磐卿之高祖半農先生，家於葑門冷香溪，後遷潯墅。今磐卿卜宅楓江，與僕結鄰而居，名其室以志先澤。」詞末錄。

蔣志凝字澹懷，有《木蘭花慢》詞一闕云：「對江楓漁火，畫橋曲，舊蕭齋。記白石詞名，翠薇花影，裙屐談諧。推排，鬢絲換盡，更囊琴身世橘逾淮。原注：時君客淮浦。博得天涯小住，香爐茗碗詩牌。朋儕俊賞都乖。閑賦手，澀吟懷。

剩酒闌清夢，烟霞芝製，風雪芒鞋。鄰街，玉驄鈿舄，甚蕉梧涼雨此荒階。遲我鷗邊泊宅，女墳湖渌平揩。」又王嘉祿井叔《摸魚子》詞，前半闕有云：「烟波唱起，有點點霜楓，星星漁火，都是賦愁地。」皆爲戈順卿作也。《翠薇花館詞》題辭。

按：《姑蘇志》：江村橋，在楓橋西南。又有聽鐘橋，在寒山寺隔岸。見《百城烟水》。皆因張繼詩得名也。王岡齡江村山齋，尚在乾、嘉盛時。其後歸袁壽階，爲漁隱小圃。顧千里思適齋，距其地亦不遠。最後有戈小蓮父子、

小蓮名宙襄，著有《半樹齋集》。其子即順卿先生，名載，工填詞。陸東蘿、損之、朱立齋、紫貴、惠磐卿，楓江壇坫，極一時之盛。惜其時寒山宗風零替，如游蓮社，無遠公以爲導師耳！

又按：《東蘿遺稿》卷三有《自楓江泛舟至西山道中》二首、《自楓江至當湖舟行雜咏》二首，起二句云：「一棹過江城，鄉音已漸更。」又《辭家》二首：

「回首楓江上橋，羈人於此漸魂銷。」是先生所居，去寒山寺亦不遠可證。

張緯餘《游楓溪記》：壬子八月二十四日，余自秣陵還吳門，道經楓橋，訪顧君河之至思適齋，讀其祖千里先生零星筆札，因飯於河之所。午後，與河之游寒山寺。寺近市，甚囂塵，至則如入山林中。由大殿至後樓，徘徊良久。河之曰：「此地去五硯樓不遠。」乃過寺濱，又折而東南，有樓特起，四面洞達，可望天平、靈岩諸勝。「是樓也，爲袁君又愷所建。吾祖千里府君，嘗與錢辛楣、段若膺諸先生咏觴是樓。袁君尚有竹柏樓，歿未及三十年，是樓已三易其主，今亦置之蔓草荒烟之間而已。余生也晚，無能指其所在。」乃與河之游虎邱而別。《仰蕭樓文集》。

卷二志游校記

〔一〕 志游 鄭氏勾去題後小序。

志 事〔一〕

叢書始於陸魯望，言不名一體也。雜記起於葛稚川，言不名一事也。山門故實，余既以類編次，削牘將竟，其有無可附麗者，彙而書之。雖咫尺瑣聞、寥寥短簡，亦足以資談助也。《志事》第九。

明仁和倪謙有《題國子吳檢討先塋四景》詩，其二：曰《楓橋月落》，曰《寒寺鯨音》。考《郡志·人物傳》，吳尚書一鵬，四世皆有傳。尚書以編修起家，子子孝由庶吉士出爲推官，孫尚儉高蹈不仕，曾孫安國亦以進士改知縣。又《吳之佳傳》，萬曆庚辰進士，襄陽知縣。又考《選舉表》「正德十六年，楊維聰榜」，吳文之號與成，庶吉士。吳瀚號受之，副都御史。無歷官檢討者。楓橋塋域，未詳屬於誰氏。但據標題，必與寒山寺爲鄰。今錄其詩曰：「吳江楓落

水通橋，斜月將沈斗轉杓。兩岸秋聲隨籟發，半篷寒影帶波搖。漁舟乍起吹殘火，估舶爭開趁早潮。幾度吟詩憶張繼，鐘鳴山寺夜迢迢。」右《楓橋月落》。「招提遙隔闔閭城，夜半蒲牢吼地鳴。度嶺微分山寺曉，穿林偏帶野泉清。高低覺徹三千界，次第頻連百八聲。獨有思親情倍感，烏啼月落夢魂驚。」右《寒寺鯨音》。據《倪文僖詩集》纂。

寒山臨流負郭，招提近市，雖無岩壑之勝，以張懿孫一詩，前賢攬古，得與支硎、靈岩共垂篇什。歸安陸存齋觀察心源藏文衡山《姑蘇十景冊》：一虎山橋，二桃花塢，三姑蘇臺，其四即爲楓橋。又有支硎、天池、虎邱、靈岩、天平、堯峰、太湖、石湖，實有十二景。今錄其《楓橋》詩云：「金閭西來帶寒渚，策策丹楓墮烟雨。漁火青熒泊棹時，客星寂寞聞鐘處。水明人靜江城孤，依然落月啼霜鳥。荒涼古寺烟迷蕪，張繼詩篇今有無？」下鈐「潤州戴植、戴培之鑒藏書畫印」、「聽鸛館主藏書畫印」、「芝農家藏」諸朱記。又文五峰亦有《姑蘇十景冊》，舊藏天府，以四字爲標題，如「洞庭春色」、「滄浪清夏」之類，其九爲「江村漁火」，不題詞，後署「五峰文伯仁寫」。據《穠黎館過眼錄》、《石渠隨筆》合纂。

寒山寺僧某，有一力甚勤，然不得於少主，逐之。夜風雨，僧從電光中見屋脊上有物蠕蠕，偵之則人也。迫而察之，乃所逐者。僧默無言，謹其槌而卧。夜半，槌發有聲。僧曰：「爾恐我耶？爾爲此不法之事，倘聞於不相得之主，爾無命矣！爾第人，質明相遣。」其人伏地請死。將旦，贈以斤金，曰：「亟去，毋爲少主所知！但取一房老小，不失爲人。否者，亦聽若耳！」後十五年，其人率妻子來謝，自言有百金裝矣！時世長在僧座，見其人，聞其事。袁石公嘗閱書畫於寒山僧舍，詫謂：「力不如者，此老僧也。」張大復《梅花草堂筆談》。

聖祖南巡，問：「張伯行居官何如？」又問：「江南還有如此好官否？」即令巡撫江南。時兩江總督噶禮大張威福，公劾督臣營私壞法，請正國典。總督聞之，密購疏稿，捏款揭參。上命俱解任聽審。公審畢回蘇，寓楓橋，士民雲集獻蔬果。秋七月，復赴揚聽審。回蘇時，比戶焚香遮道，自楓橋至葑門二十餘里擁塞不可行。吳翌鳳《遜志堂雜鈔乙集》。

吳江徐鉉，字電發，號虹亭，晚號楓江漁父。康熙中，由薦舉博學鴻詞召試，授檢討，乞歸。著有《南州草堂集》、《鞠莊詞》。考《虹亭集·自序》云：「先君子築

室於吳淞之西、澈浦之東。太倉王奉常題其額，曰南州草堂。壘石爲山，疏土爲池，堂之中藏書數千卷。先君子既即世，堂亦圯^(一)。余遂漂泊四方，今忽忽老矣！詩文稿仍繫以「南州草堂」者，不忘先君子之志也。徐鉉書於城西松風書屋。」錫山錢礎日《序》云：「《南州草堂集》不名一種^(三)，昌亭草十之一，皖江詩十之三，齊、魯游詩又多於皖^(四)。徐子讀書姑蘇，其登臨贈答限於地，故昌亭詩爲少。」據此，則南州老屋爲其先業，童時游釣之所。所謂「城西松風書屋」者，蓋在吳城西，其僑寄之地也。《昌亭集》中有金昌雜詩八首。又赴皖《游墅夜泊》云：「片帆纔過寒山寺，暮雨瀟瀟畏遠征。估客吹燈依岸宿，長年貰酒對愁傾。繞街月黑鐘初斷，三匝烏啼夢未成。夜半鄰舟彈渡索，聽來都是別離聲。」辭家之作，亦多興起於「月落烏啼」一什。其寓齋去楓橋殆不遠，當與寒山寺鐘梵相聞。及晚年倦游歸，有《漁村詩和工部曹子清韵》云：「我是舊漁父，飄然東海東。」又《題雪灘釣叟圖》：「我亦楓江舊漁父，雪灘可許得平分？」蓴鱸之思，不在垂虹，而在楓溪矣！既自號楓江漁父，又繪

《楓江漁火圖》〔五〕。松陵翁雖有詩《同徐丈雪廬作》云：「圖爲徐虹亭檢討故物，今歸其族孫山民待詔。」白髮蕭蕭筇笠寒，半生春夢記叢殘。知交常感遭逢異〔六〕，兄弟相依出處難。薇省頭銜簪筆冷，松陵烟水釣船寬。如何一闋《漁家傲》，贏得鷄林貴素紬？」據《南州草堂集》、《小蓬海遺詩》合纂。

《虹亭集》又有《鄧尉探梅，雪中返櫂，由西郊達村居，却憶安節歸江楓庵作》中二句云：「風向江郭流漸急，寒逐郊原細草生。」賦雪中風景，自是近城蘭若。又《祝江楓庵指公八十壽》：「挂却條衣丈室中，貪煨芋火老江楓。不隨時輩開堂去，常愛清流笑語同。蓮座經聲依佛日，石床花雨散春風。劫逢龍漢分明在，應記開元鶴髮翁。」自注：「指公於五十年前，與周安期、翁仲謙、吳茂申、俞無殊、家介白爲方外交。」今聽鐘橋畔一小刹，爲國初徐姓捨宅所建之法華庵。其東南爲積善律院。而江楓庵獨迷其處所，從張繼詩得名，又與虹亭村居相近，亦爲寒山之鄰刹矣。據《南州草堂集》纂。

吳翌鳳《懷舊續集》：馬元勳字成章，號雲曹，吳江布衣，有《蕉雨軒詩鈔》。其《楓橋》一首結句云：「灾傷連數郡，米價幾時平？」自注：「橋邊有米市。」

又吳竹橋《素修堂集》有《出洋米》一首云：「出洋米，出洋米，衆人趨利如流水。大爲之坊民猶逾，何況水多坊亦無。出洋一日十餘石，一月出洋已數百。內地石約二千錢，出洋石至六七千。海口却從何處出？徐六涇口稱第一。福山、白茆、許浦復有之，牙行、囤戶、販商、游食、地保、汛兵、津吏、營弁各各肥其私。」又云：「連朝價昂過一倍，市中悉推鄰縣買，不是太倉卽上海。太倉出洋有劉河，比聞上海出更多。」此詩雖不爲楓溪而作，然參考《苦雨吟》五首，其第四首云：「湖北江西下米船，楓橋市想日喧闐。如何吾邑難平減，一斗仍需四百錢？」可見當時洋米轉般之地，實以橋邊爲水次。蓋庚申以前，海道未通，兩湖江皖米艘自長江泛舟而下，漏私海舶，又皆麇聚於此。聞諸故老云：「自昌門至楓橋十里，估櫓雲集，唱籌邪許之聲宵旦不絕。舳艫銜接，達於澹墅。」今雖時移勢易，闐闐非昔，而各省偏災迭告，海厄難塞，前事不遠，可爲殷鑒。附錄於此，敬告采風者。據《懷舊續集》、《素修堂詩集》纂。

寒山寺，在姑蘇城外，唐人詩已累累見之。千餘歲來，爲吳下一大禪院。道光年間，寺僧之老者、弱者、住持者、過客者共一百四十餘人，忽一日盡死。寺中既

已無人，鄉保爲之報縣，縣令前來相驗。適一竈下養死而復蘇，縣令問：「諸僧今日食何物？」對曰：「食麵。」縣令復詳詢煮麵之人與澆麵之湯，竈下養對曰：「今日值方丈和尚生日，特設素麵，以供諸僧。我適見後園中有蕈二枚，紫色鮮艷，其大徑尺，因擷以調羹澆湯。但覺其香味鮮美異常，未及親嘗，忽然頭暈倒地，不省人事。今甫醒，而始知諸僧食麵死矣。不知是何故也。」縣令使導至後園采蕈處。則復見有蕈二枚，其大如扇，鮮艷無匹。命役摘蕈，蕈下有兩大穴。縣令復集夫役，持鋤鏟，循其穴而發掘之。丈餘以下，見有赤練蛇大小數百尾，有長至數丈者，有頭大如巨碗者。蓋兩穴口，爲衆蛇出入之所。蕈乃蛇之毒氣所噓，以自蔽其穴者。諸僧既皆食之，故無一生。竈下養僅嗅其香味，故幸而復蘇。縣令乃命儲火種，發烏槍，一舉焚之。蛇之種類盡滅，而寒山寺由此亦廢。薛福成《庸盦筆記》。

陳筱石制府在畿疆〔七〕，聞寒山寺落成，喜蓮社之重新，溯楓溪而憶昔。櫻花移東國之枝，梵葉補南公之槩。又得陸文節公函告，賦詩四絕。其德配許夫人，錢唐許文慎公之妹，清才望族，馳譽思芬，亦有和章四首。并付郵筒，如睹玉

臺之集。倘刊貞石，長留丈室之芬。筱帥詩云：「一別姑蘇感舊游，五年客夢上心頭。逢人怕問寒山寺，零落江楓瑟瑟秋。」「丁字沽頭夕照濃，客船隨處寄萍踪。海光玉鉢聲聲徹，如聽楓橋夜半鐘。」自注：「津門海光寺，舊藏純皇所賜玉鉢，余有長歌。」張句推敲兩字訛，「江村」「漁父」費摩挲。曲園已逝春何在？苔蘚封碑未減磨。」自注：「張繼詩有『江楓』作『江村』，『漁火』作『漁父』者。余撫蘇時，特請俞曲園先生書碑紀事。」舊地新開選佛場，烏啼月落幾經霜？重來定有櫻花識，祇恐山僧鬢亦蒼。」自注：「寺中櫻花，乃日本白須領事手植。丁未春仲，曾宴飲花下。」許夫人禱身詩云：「回首蘇臺憶昔游，杖藜扶我過橋頭。清風入耳濤聲遠，紅葉漫山已報秋。」漁火江楓暮色濃，雪泥鴻爪寄行踪。何當共載瓜皮艇，重聽寒山夜半鐘！」佳句流傳每易訛，殘碑斷碣幾摩挲。說詩幸有曲園叟，壁上留題字不磨。」十里鶯花關廣場，金閨門外月如霜。何人領得清涼趣，一道虹腰踏蘚蒼？」

陸文節公馳書僚佐，廣徵聯額，將赴太原，哀寺中楹帖見示。自雲陽中丞以下，騁妍抽秘，異曲同工。異日有續輯叢話繼長樂梁氏之後者，自在網羅之列。此

志囿於體裁，未能甄錄。錄樊山方伯書一通，亦文節之志也。書云：「寒山寺爲金閶城外古剎。嘉名肇錫，緣拾得之高風；盛美必彰，有懿孫之絕唱。近千餘年來，劫火屢經，祇園漸剝。鳩摩闐寂，象教陵夷。遂有異域胡僧，潛謀卓錫。幸護憲暨諸公，見機獨早，護法有心，布施金錢，自新寶相。支硎旁峙，帶青峰而作屏；震澤浚瀦，雜天河而俱灑。珠網圓於夕露，丹牖麗於朝霞。鴿下罌罍，鸚穿結構。化人之宇，歷千春而不傾；四照之花，開萬品而莫識。近得名公潤色，神化丹青。削牘題詩，繼漁火江楓之後；動墨橫錦，鬥飛霜落月之妍。頃更獻佛徵文，郵筒索句。彼己公茅屋杜陵，且賦新詩；豈釋慧頭陀簡栖，能辭述作？惟自顧元、白俗輕，齊、梁風靡。慈恩塔上，恐遺章八之譏；崔灝樓頭，難下青蓮之筆。既承雅命，敢竭鄙懷。一俟公暇成篇，即當繕寫呈上。泊船何日，客願聞半夜之鐘；見佛幾時，心已在水精之域。增祥再啓。五月十七日。」

唐張繼詩流傳海舶，東鄰三尺童子能誦之。白須直君之手栽櫻花於寺，以永嘉樹之譽。辛亥之夏，工既畢，雲陽中丞以專車迎外賓於滬濱以落成之。冠裳

高會，五洲聚於一堂，誠盛事也。俄領事格羅思首以書來，請留名山寺。中丞介筱雅太守傳示函稿，諄屬著錄。余謂：「邦交一視，書則俱書，請開列各國領事姓名見示，庶無責言。」太守未及復而國難作，此簡遂輟，今錄俄領事函於後。踐茲息壤，亦庶知峴首沈碑，山門留帶，不獨我邦傳爲故事也。俄領事函云：「日昨獲預盛筵，醉酒飽德，餘分在齒，感篆難忘。本總領事駐札滬濱，未能與貴撫暨各位司道時相把晤，暢領教言。乃承雅意殷拳，專車遠迓。五洲冠蓋，聚於一堂。既旨且多，歡聯尊俎。昇日纂修蘇府志者，必將濡筆而紀斯盛會。且於寒山寺名迹中，多留一重鴻雪，庶不僅作尋常游宴觀也。閏六月十五日。」

寒山唱道，梵夾無徵，惟顧沅《吳郡文編》引姚廣孝《記》云〔八〕：「唐元和中，有寒山子者，冠樺布冠，著木屐，被藍縷衣，掣風掣顛，笑歌自若，來此縛茆以居。尋游天台寒岩，與拾得、豐干爲友，終隱而去。希遷禪師募建殿宇，於方丈設寒、拾、豐干象，不敢忘本也。」其事既不載於僧史，余藏鈔本《逃虛子集》亦無此文。寒山子生於隋末，少師不應不知，何以云在「元和中」？未知

湘舟何據？或當時寺中，尚有斷碑可考。然亦俗語不實，流爲丹青，緇流援少師以爲重耳。余纂《郡志》，寒山已列廢寺，但於注中附錄其語。今《志寺》篇仍刪不載，非敢漏略，疑則蓋闕，猶初志也。

卷二志事校記

〔一〕 志事 鄭氏勾去題後小序。

〔二〕 圯 《南州草堂集·自序》《菊園藏板本》作「圯廢」。

〔三〕 《南州草堂集》不名一種 《南州草堂集》錢《序》作「南州草堂詩不一種」。

〔四〕 昌亭草至多於皖 錢《序》作「爲昌亭草者十之一，爲皖江草者十二三，爲齊魯游草者十四五。夫

皖江之詩多於昌亭，齊魯之詩又多於皖江，何哉？游益廣，詩益富也」。此處僅引意而已。

〔五〕 《江楓漁火圖》 按：當作《江楓漁父圖》。徐電發有《江楓漁父小像題》。然翁雒《小蓬海遺詩》作《題〈楓江漁火圖〉同徐文雪廬作》，此或承其誤。

〔六〕 異 《小蓬海遺稿》《上海涵芬樓影印《別下齋叢書》本》作「易」。

〔七〕 陳彼石制府在畿疆 初稿本無此後四節。內夾一箋條，上有葉昌熾識語：「輟簡，方伯適奉印開府晉疆，鋒車將駕，樂觀厥成。昌熾遂不暇更藏其陋，擬增入此篇之下、回憶之上，再酌。」旁有鄭氏批語：「此當直書一時之事，實不須追紀其官。」

〔八〕

《吳郡文編》 原作《吳門表隱》。按：《表隱》，清顧震濤纂，道光十四年（一八三四）小辟疆園梓板，內無姚《記》。考顧沉輯《吳郡文編》卷九十八載姚廣孝《寒山寺重興記》，據改。

寒山寺志卷三

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國史館提調會典館幫總纂甘肅學政臣葉昌熾

志

詩〔一〕

唐賢首唱，作者如林，錄張繼詩於篇首，先經起義之例也。宋以後詩，若其中有事在傳，其詩即以傳其事，隨文綴錄，難可離析，又計敏夫《唐詩紀事》之例也。至於泛咏皋壤，流連景光，別爲一篇，畢登簡末，庶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。《志詩》第十。

宋程師孟《游楓橋偶成》：晚泊橋邊寺，迎風坐一軒。好山平隔岸，流水漫過門。朱舫朝天路，青林近郭村。主人頭似雪，怪我到多番。《吳郡志》。題據《吳郡文粹》補〔一〕。

胡埏：朝辭海涌千人石，暮宿楓橋半夜鐘。明日館娃宮裏去，洞庭呼起一帆風。《吳郡志》。

按：胡程，《郡志》無傳。《吳郡文粹》作「胡理」，又錄其《滄浪詠》一首。

郭附：師子山雲漠漠，越來溪水悠悠。鐘到客船未曉，月和漁火俱愁。呖尺橫塘古塔，連綿芳草長洲。一老翛然自在，時時來繫扁舟。《吳郡志》。

按：盧熊《蘇州府志》郭附字明仲，嘉祐八年進士。熙寧中，以大理寺承權知昆山縣。官至朝奉大夫致仕。幅巾策杖，窮山林詩酒之適。東南高士，皆樂與之游。卒，年八十四。

范成大《楓橋》：《長洲縣志》引「楓」上有「經」字。朱門白壁枕灣流，桃李無言滿屋頭。牆上浮圖路旁堠，送人南北管離愁。《范石湖詩集》。

又《閶門初泛二十四韵并序》：新修小舫，因病襁褓屯滯，遂至北城，迤邐到楓橋一路而還。

好在馳烟路，平生載酒行。摧藏身久病，契闊歲頻更。昨夜燈光曉，今朝稻把晴。出門新夢境，觸目舊詩情。水滿推篷眩，天寬倚柁驚。轉彎添絳挽，罨岸并篙撐。舫後裝儿女，艫前酌弟兄。醅香新麴嫩，茗味小春輕。紅皺分霜果，黃薦撚夕英。纈林疏露屋，朱閣靜臨城。桃塢論今昔，楓橋管送迎。山腰樵

擔動，木末酒旗明。竟日窑烟直，中流塔影橫。數帆殘照滿，一笛暮江平。曬網楓邊桁，牽罾柳際棚。岫雲縈石住，田水穴堤鳴。過渡牛歸速，穿籬犬吠寧。魚寒猶作陳，雁遠更聞聲。急觴潮痕出，疏鐘暝色生。鄰翁欣問訊，逋客愧寒盟。一昨成歸卧，於今負耦耕。生涯都塌颯，心曲漫崢嶸。猿鶴休多怨，菰蕪尚可羹。藥囊吾厭苦，扶憊且班荆。同上。

陸游《宿楓橋》：七年不到楓橋寺，客枕依然半夜鐘。風月未須輕感慨，巴山此去尚千重。陸《劍南集》。

薛季宣《吳江放船至楓橋灣》：短篷負長虹，破籬挂明月。風馬座中生，天幕《長洲縣志》引作「暮」。波中出。高城多隱映，遠岫攬羅列。少小泛吳江，始識仙凡別。《浪語集》。

釋英《重到楓橋》：晚泊楓橋市，冥搜憶舊游。月明天不夜，江冷水先秋。岸曲依漁艇，林低出戍樓。堪嗟名與利，白了幾人頭？《白雲集》。

按：釋英字實存，宋末錢唐詩僧，著有《白雲集》。此詩《長洲縣志》題張羽作，當從《靜居集》錄出，其題祇「泊楓橋」三字，亦與英《集》不同。按：《四

庫提要《稱》贈趙孟若《七律一首，亦兩集重出，斷爲《靜居集》誤收。觀此篇「憶舊游」句，作「重到」爲是。白雲詩傳本甚鮮，豈《靜居》一集，猶蘇過之於《龍洲》耶？

元顧仲瑛《泊閶門》：楓葉蘆花暗畫船，銀箏斷絕十三絃。西風只在寒山寺，長送鐘聲攪客眠。《玉山草堂集》。

明張元凱《楓橋與送者別》：楓橋秋水綠無涯，楓葉滿樹紅於花。萬里之行纔十里，闔閭城頭尚堪指。游子尊前泪濕衣，離心已逐片帆飛。酒酣忘却身爲客，意欲元同送者歸。《長洲縣志》。

高啓《泊楓橋》：畫橋三百映江城，詩裏楓橋獨有名。幾度經過憶張繼，烏啼月落又鐘聲。

又《楓橋送丁鳳》：紅葉寺前橋，停君晚去橈。醉應忘世難，歸不計程遙。山隱初沈日，風吹欲上潮。離魂來此處，還似灞陵銷。

又《歸吳至楓橋》：原注：舊有塔，今廢。遙看城郭尚疑非，不見青山舊塔微。官秩加身應謬得，鄉音到耳是真歸。夕陽寺掩啼鳥在，秋水橋空乳鴨飛。寄語里閭

休復羨，錦衣今已作荷衣。

又《將赴金陵，始出閶門夜泊》二首：烏啼霜月夜寥寥，回首離城尚未遙。正是思家起頭夜，遠鐘孤棹宿楓橋。

烟月籠沙客未眠，歌聲燈火酒家前。如何纔出閶門宿，已似秦淮夜泊船？

又《東歸至楓橋》：故人當日送登畿，此地停舟醉落暉。慚愧臨河舊攀柳，尚留青眼看人歸。

又《閶門舟中逢白範》：十載長嗟故舊分，半歸黃土半青雲。扁舟此日楓橋畔，一褐秋風忽見君。以上七首皆據《高青邱集》。

謝晉《楓橋歌送吳秀才之金陵》：君不見楓橋水，奔流直下太湖來。環繞闔城西地，其間風土何佳哉！層樓疊榭侵雲起，望處人家半臨水。水邊歌舞不勝春，橋下帆檣停似蟻。復有大道接金陵，送客每來橋上行。山寺鐘鳴知夜半，漁村月落見燈明。今朝却餞吳公子，解我金貂酤綠醕。帆挂長洲苑外烟，衣沾虎阜山頭雨。暮烟秋雨益淒其，別緒離情無限期。昔時應是今時景，今人還誦昔人詩。見說長干花似綺，君歸更莫思鄉里。

又《移家將之金陵宿楓橋》：山寺烟初暝，江村月又生。辭家無十里，不寐到三更。犬逐漁燈吠，鐘催客棹行。從茲去鄉土，寧得是吳氓。

又《過楓橋留別城西諸友》：煩君遠餞意偏饒，念我離群乍寂寥。祖帳雨催詩欲就，郵亭風勁酒頻澆。舟移射瀆黃昏近，路轉江村碧樹遙。記取今宵分手處，烏啼時節過楓橋。上二首謝孔昭《蘭庭集》。

徐源《翌日携酒餞太傅於楓橋，辱留題於蘭臺清鑒之舟次韵》：按：《瓜涇集》此詩之前有《郡守林思紹邀陪太傅屠朝宗餞於石湖》一首，太傅即朝宗。寒山鐘盡便開船，來往楓橋共幾年？黃敕到門須就國，玄纁沐手敢辭天？官高勛爵還加舊，老去精神覺倍前。到日坐朝先問道，五雲宮闕鳳池邊。《瓜涇集》。

沈周《和嘉本初夜泊楓橋》：風流張繼憶當年，一夜留題百世傳。橋帶人家斜倚寺，月籠沙水淡生烟。火知漁子仍村外，舟載詩僧又客邊。我愧不能同此宿，却因新韵偶聯篇。《沈石田稿》，據王迺昭鈔本。

皇甫汈《題沈周八景圖》：《楓橋》一首。橋橫古渡帶平沙，楓落寒山日影斜。舟女莫言估客樂，鐘聲將夢到天涯。《皇甫司勳集》。

文元發《歸過楓橋》：輕雲駁日江村暮，西風短棹寒山路。去時柳色綠含烟，歸來楓老紅栖樹。《蘭雪齋詩選》。

文肇祉《泊楓橋用大父韵》：辭親遠別動離情，滿幅風帆帶雨行。水長關河無阻道，春深柳陌尚聞鶯。輕拋故國三千里，細數遐征第一程。此夜維舟不成寐，寒山依舊起鐘聲。《文錄事詩》。

郭諫臣《晚過楓橋》：落日楓橋路，船窗暮雨昏。秋蘋擁沙背，霜葉墜籬根。山寺炊烟起，江村宿鳥喧。臨風思往事，獨坐暗銷魂。《鯤溟先生集》。

國朝朱彝尊《楓橋夜泊》：初月開平林，繁星羅遠戍。驚禽沙上鳴，漁子夜深語。遙聞歌吹聲，暗入楓橋去。《曝書亭集》。

徐崧《楓橋獨步有感》：石橋高帶驛樓平，擾擾南征與北征。賈客帆檣連樹影，庵僧鐘鼓和經聲。天邊雲冷斜陽淡，雪後江深急水清。放曠一身何所繫？劇憐八口累閑情。

又《歲暮阻雨楓江懷友人》：乍寒乍暖客招提，一夜懷人笠澤西。窗外雲昏滋礎潤，空中陰暗壓燈低。田家薄暮牛纔放，竹院侵晨鳥亂啼。幾度相尋多不遇，

白頭烟水兩淒淒。

董靈預《楓橋夜泊》：落日一尊酒，風塵此地看。嘯歌今夜月，燈火萬家寒。珠樹何年古？楓林幾處丹？故鄉憑夢繞，峰影碧巘岈。

殷麗《丹陽賀魯縫訪予楓江不值，悵然有作》：去年江上逢君別，柳絮飛殘二月天。今日橋邊尋我去，麥秋寒泛一溪烟。餘生買藥因投市，旅泊携詩偶放船。共醉狂吟應不惜，歸來採取杖頭錢。上四首《百城烟水》。

沈文慤《楓橋夜泊》二首：野宿隨寒雁，辭家第一宵。星星漁火亂，知是泊楓橋。柝響已深更，鄰舟人語歇。不忍便安眠，貪看故山月。《歸愚詩鈔》。

吳蔚光《楓橋舟夜》：暝色綠爲烟，染我東塘路。斜月浸迴波，繁星挂疏樹。燈光明欲飛，舫聲細如語。滅燭聞春鐘，清夢落何所？《素修堂集》。

李繩《楓橋夜泊》：字勉百（三），長洲舉人，有《葑田》、《剡東》諸集。又復匆匆賦遠征，烏啼

霜月若爲情。寺鐘漁火楓橋泊，已是思家第一程。

吳琦《月夜石湖至楓橋》：字赤玉，杭州仁和人，諸生，有《圭齋稿》。上方山下路，一泛石

湖船。秋月清如此，吾心自冷然。荻花繁客棹，漁火亂江烟。此夕楓橋泊，吟

燈中酒眠。上二首，王西莊《江浙十二家詩選》。

馬元勳《楓橋》：秋氣入淒清，江楓照眼明。寒霜侵月色，殘夢落鐘聲。水閣吳娘曲，風檣估客程。灾傷連數郡，米價幾時平？自注：橋邊有米市。

王昭嗣《楓江夜泊》字誕敷，號箕谷，長洲諸生，有《蔭茅居詩稿》：古寺江村無十里，楓葉紛紛亂紅紫。一杵霜鐘度水來，礫礫驚鴻拍波起。此夜城西抱影眠，烟波蕭瑟五湖船。何人共話孤篷下，消遣鄉愁暮雨天？上二首，吳枚庵《懷舊續集》。

陳杰《夜泊楓橋》字漢賢，長洲人，有《虹橋詩鈔》：繫纜楓江畔，蒼茫月上餘。微霜冬樹白，殘夜水村虛。禦冷圍爐火，安眠枕篋書。寒山鐘乍動，風景憶當初。吳枚庵《印須集》。

褚逢椿《楓江看山》：吳山有媚骨，非春亦如笑。想像桃李時，更復足詩料。我來正殘雪，佳景供遠眺。平陂斷岸間，時時見垂釣。畫意冷詩心，會心契微妙。蘊藉釀和平，取神不求肖。悅性理塵襟，且當事長嘯。暫得亦快然，旨言王逸少。伫久聞暮鐘，空林下斜照。

又《楓江即目》：沿堤一半是衰楊，漁網人家秋水光。禾黍田疇閑倚棹，亂山斜

日似橫塘。上二首，《行素齋詩集》。

王元文《由石湖抵楓橋即事》：字澤曾，吳江人。此詩見《北溪旅稿》第一種《往來集》。驟雨楓橋路，西風颯沓旋。須臾霽景見，倍覺夕陽鮮。米市希高價，商人畏有年。寺鐘昏暮動，曾到幾家船？《北溪詩集》。

袁翼《楓橋夜泊》：字穀廉，寶山人，歷官江西知縣。分明記得楓橋上，十一年前聽晚鐘。熱客幾時拋襪襪？空門無地養疏慵。烏啼月落句仍在，拾得寒山僧不逢。隔岸叉魚星火閃，濕雲如霧寺門封。《邃懷堂集》。

附詩餘

陳維崧《浣溪紗·雨中由橋至齊門》：料峭春寒恰未銷，鵲鴝啼急水迢迢，半船微雨過楓橋。薺菜綠平齊女墓，梨花雪壓伍胥潮，柳枝和恨一條條。

又《齊天樂·楓橋夜泊，用湘瑟詞〈楓溪〉原韻》：楓橋漁火星星處，鐘聲客舫仍度。微昏簾幕，乍冥帆檣，夾岸多于津樹。船娘吳語，爲蘸水挖烟，脆來如許。不管人愁，棹歌杳蕩掠波去。如眉月棱半吐，想當年，曾鬥館娃嬌嫵。夜

市聽鶯，春衣撲蝶，夢到將圓頻誤。鳴珂舊路，問冶葉倡條，可能如故？撩亂心情，茶烟銷半縷。上兩闕《陳檢討集》。

右楓橋四十一首附詞二闕。

唐韋應物《游寒山寺》：「游」，一本作「宿」。心絕去來緣，迹住人間世。獨尋秋草徑，夜宿寒山寺。今日郡齋閑，思問楞嚴字。《韋蘇州集》。

張祜〔四〕：長洲苑外草蕭蕭，却憶重游歲月遙。唯有別時因不忘，暮烟疏雨過楓橋。《姑蘇志》「却憶」作「却算」，「重游」作「游程」，「因」作「今」。

宋張師中：吳門多精藍，此寺名尤古。拒城七里餘，冠蓋日旁午。斜徑通採香，遠岫對栖虎。岩扉橫野橋，塔影落前浦。霜樓鳴曉鐘，夕舸軋雙艣。方丈中有人，學佛洞禪語。迹忙心已閑，道樂行彌苦。不爲喧所遷，意以靜爲主。何必深山林，峰巒繞軒戶！按：「岩扉」，《姑蘇志》作「寺扉」。

程師孟：門對雲山畫不如，師今一念六年居。邇來寺好尤瀟灑，張繼留題內翰書。原注：今禹偁王內翰丁太夫人憂，任其親寫是詩，故不題名。

孫覲《過楓橋寺示遷老》三首：《吳郡志》「楓橋寺」下附詩，惟張繼《晚泊》一首，覲《與溫老》一

首不全載題，其餘但有姓名而已，此據《宋詩鈔》補。

白首重來一夢中，青山不改舊時容。

烏啼月落橋邊寺，欹枕猶聞半夜鐘。

翠木蒼藤一兩家，門依古柳抱溪斜。

古城流水參差是，不見元都舊日花。

三年瘴海卧炎宵，夢隔青楓一水遙。

萬里歸來悲故物，銅駝埋沒草齊腰。

朱子儋承爵《存餘堂詩話》：

張繼《楓橋夜泊》詩，世多傳誦。近讀孫仲益《過楓橋

寺》詩云：「白首重來一夢中，青山不改舊時容。烏啼月落橋邊寺，欹枕猶聞

夜半鐘。」亦可謂鼓動前人之意云爾。

按：《吳郡志》「楓橋寺」張繼詩後，接錄張師中五言古一首，次爲程師孟

七絕一首、五言一首；又次爲孫覲四首，前五言一首《與溫老》，後即此

三絕句也。《吳郡文粹》不知如何誤析張師中詩爲二，以後半首爲程師孟

作，而以程五言一首遞移爲孫覲作，

《姑蘇志》沿其誤。

并覲之五律一首、七絕

中前二首，共題爲《與溫老》四首。又以最後一絕遞移爲胡埜作，胡埜原

詩又遞移爲張孝祥作。孝祥詩《吳郡志》本祇一首，今增入胡詩，遂有兩

絕。觀《文粹》於程師孟《游楓橋》七絕之下，承上題「前人」二字，

上即誤析張

師中詩之下半首，題爲程師孟。

可見其訛實自鄭虎臣始，非毛、錢兩本校讎之失也。

又按：前一首「欹枕猶聞半夜鐘」「猶聞」，《姑蘇志》作「遙聞」，末一首「青楓」作「青風」，「故物」作「古物」，皆范爲長。

張孝祥：四年忽忽兩經過，古岸依然窄渚波。借我繩床銷午暑，亂蟬鳴處竹陰多。「窄渚波」，《吳郡文粹》作「宰渚波」，殊誤（五）。唐張祜以下七首，據《吳郡志》。

俞桂《楓橋寺》：字晞邨，南宋末錢唐人。湖水相連月照天，雁聲嘹唳攪人眠。昔年曾到楓橋宿，石岸旁邊繫小船。《漁溪詩稿》。

元湯仲友：出城才七里，地僻罕曾過。孤塔臨官道，三門背運河。鐘鳴驚鳥宿，牆矮入漁歌。醉裏看題壁，如今張繼多。《姑蘇志》。

按：此詩，王文恪與張繼詩皆附「楓橋」下，繹其詞意，實游寒山寺而作也。

盧熊《志》：湯仲友字端夫，先名益，學詩於周弼。浪迹湖海，晚復歸吳，自號西樓。有《北游詩集》。

明高啓《賦得寒山寺送別》：楓橋西望碧山微，寺對寒江獨掩扉。船裏鐘催行客起，塔中燈照遠僧歸。漁村寂寂孤烟近，官路蕭蕭衆葉稀。須記姑蘇城外泊，

烏啼時節送君違。《青邱詩集》。

王衡《泊舟楓橋過寒山寺》：燈含帆影亂，鐘雜市聲昏。杳杳竹深處，蕭蕭僧倚門。獨將殘雪色，遙對遠山言。又聽烏啼急，江城送客喧。乾隆《蘇州府志》。

唐寅《寒山寺》：《姑蘇八咏》之第六首。金閨門外楓橋路，萬家月色迷烟霧。譙閣更殘角韻悲，客船夜半鐘聲度。樹色高低混有無，山光遠近成模糊。霜華滿天人怯冷，江城欲曙聞啼烏。《六如居士集》。

王穉登《寒山寺詩》：古寺西路邊，青山滿目中。石龍從作雨，江鵲尚鳴風。市近僧難定，泉慳花不紅。燭憐門外路，塵土暗江楓。《金昌集》。

國朝父丹生《同臞庵過寒山寺》：萬家寺叢裏，一徑入寒山。木葉蕭蕭靜，江雲黯黯閑。殘碑苔剥落，古殿鴿飛還。羈客同游此，徘徊夕照間。

徐崧《斐仲招飲寒山，時吉生將往維揚》：淥水紅塵江上路，采菱沽酒傍寒山。盤桓且緩揚州鶴，松月松風好共閑。

釋逸慈三首：當年突兀矗寒空，郡志猶傳節度功。今日遺基何處覓？斷垣衰草夕陽中。《斷塔遺基》。

杰閣巍然瞰碧虛，飛花片片惜春餘。閑庭老樹參天

出，喜趁清陰讀梵書。《龍函新錄》。

蕭索西風樹影疏，江邊古寺有栖烏，夜闌

啞啞驚殘夢，誰繪霜天落月圖？《古木啼鳥》。爰丹生以下五首《百城烟水》。

陸鼎《寒山寺》：寺樓直與衆山鄰，魚米東南此要津。獨惜牙郎趨利市，不聞漁火感詩人。絕無逆旅知歸客，安問寒岩舊應真。一自鐘聲響清夜，幾人同夢不同塵？《梅集閣詩鈔》。

姚配《夜過寒山寺》二首：字協文，號雲涓，元和人，有《雪鴻軒詩鈔》。杖藜踏破蘚痕斑，古

寺蕭條未掩關。落葉滿廊僧不見，空餘漁火對寒山。流傳佳句自唐朝，

詩版還隨劫火銷。只有疏鐘添客恨，瀟瀟暮雨過楓橋。吳翌鳳《懷舊又續集》。

蔣榮渭《寒山寺》：字遇溪，吳縣人：曲徑松花積，雲房黛色連。一聲鐘欲午，清響落

寒泉。《萬壑雲樓集》。

褚逢椿《過楓江憩寒山寺》：近市人家水繞城，無端踪跡作江行。黑雲壓屋有雪意，黃葉打窗如雨聲。古佛已荒空去劫，寒鐘未起待殘更。欲尋張繼停舟處，一片蒼山暮色橫。《行素齋詩集》。

右寒山寺二十四首。

國朝徐崧《同山夫訪在昔》：閑行懷古迹，乍冷正初冬。門掩橋邊寺，樓空夜半鐘。盛衰知有數，喧寂覓無踪。一笑同寒拾，天台是別峰。

黃周星《寒山次答在昔》：一曲陽春未易賡，蒲團趺坐自三更。松濤入枕知風細，梅影移窗愛月明。惠遠匡廬饒酒興，己公茅屋有詩名。青山筇笠應同志，五岳何年訪向平？

王庭《過寒山贈在昔》：爲憶鐘聲尋古寺，得因遺象識寒山。楓江橋畔人如織，始信禪房盡日閑。

又：西風吹夢到林邱，薄醉吟寒信夜游。深巷犬聲人寂寂，一溪明月宿漁舟。徐汝崧《壬戌冬留別在昔》：龍函閣下日招呼，聯榻經旬興不孤。江月溶溶窺紙帳，松風謾謾起茶爐。多君贈我詩千首，怪汝留人酒百壺。別後踟躇游賞地，應思雪水問狂夫。

馬壽穀《前題》：勞勞薊北又江南，勝地幽人許共探。且喜傳杯哦好句，還期聯榻聽清談。龍翻高閣雲千卷，桂落寒江月一函。此夕鐘聲醒客夢，與君松下結茅庵。

莊際盛《前題》：一灣流水小橋東，盡日幽栖古寺中。自有《傳鐙》明實際，不須倚杖說虛空。杯浮竹葉搖寒月，笛弄梅花落晚風。兩載與君酬唱近，睽離能不憶支公？
徐崧以下七首《百城烟水》。

右贈在昔七首。

宋王安石《擬寒山拾得》二十首：牛若不穿鼻，豈肯推人磨？馬若不絡頭，隨宜而起卧。乾地終不涸，平地終不墮。擾擾受輪迴，祇緣疑這個。

我曾爲牛馬，見草豆歡喜。又曾爲女人，歡喜見男子。我若真是我，祇合長如此。若好惡不定，應知爲物使。堂堂大丈夫，莫認物爲己。

凡夫當夢時，眼見種種色。此非作故有，亦非求故獲。不知今是夢，道我能畜積。貪求復守護，嘗怕水火賊。自覺方自悟，本空無所得。死生如覺夢，此理甚明白。

風吹瓦墮屋，正打破我頭。瓦亦自破碎，豈但我血流！我終不嗔渠，此瓦不由。衆生造衆惡，亦有一機抽。渠不知此機，故自認愆尤。此但可哀憐，勸令真正修。豈可自迷悶，與渠作冤仇！

若言夢是空，覺後應無記。若言夢非空，應有真實事。燔燒陽自招，沈溺陰自致。令汝嘗驚魘，豈知安穩睡！

人人有這個，這個沒量大。坐也坐不定，走也跳不過。鋸也解不斷，錘也打不破。作馬便搭鞍，作牛便推磨。若問無眼人，這個是甚麼？便遭伊纏繞，鬼窟裏忍餓。

我讀萬卷書，識盡天下理。智者渠自知，愚者誰信爾？奇哉閑道人，跳出三句裏。獨悟自根本，不從他處起。

幸身無事時，種種妄思量。張三袴口窄，李四帽檐長。失脚落地獄，將身投鑊湯。誰知受熱惱，却不解思涼！

有一即有二，有三即有四。一二三四五，有亦何妨事。如火能燒手，要須方便智。若未解傳薪，何須學鑽燧！

昨日見張三，嫌他不守己。歸來自悔責，分別亦非理。今日見張三，分別心復起。若除此惡習，佛法無多子。

傀儡祇一機，種種沒根栽。被我入棚中，昨日親看來。方知棚外人，擾擾一場

呆。終日受伊謾，更被索錢財。

李生坦蕩蕩，所見實奇哉。問渠前世事，答我燒炭來。炭成能然火，火過却成灰。灰成即是土，隨意立根栽。

衆生若有我，我何能度脫？衆生若無我，已死應不活。衆生不了此，便聽佛與奪。我無我不二，四天王獻鉢。

莫嫌張三惡，莫愛李四好。既往念即晚，未來思又早。見之亦何有，欸然如電掃。惡既是磨滅，好亦難長保。若令好與惡，可積如財寶。自始而至今，有幾許煩惱？

失志難作福，得勢易造罪。苦即念快樂，樂即生貪愛。無苦亦無樂，無明亦無昧。不屬三界中，亦非三界外。

打賊賊恐怖，看客客喜歡。亦有客是賊，切莫受伊謾。樂哉貧兒家，無事役心肝。既無賊可打，豈有客須看！

有一種貧兒，不能自營生。若不作客走，即須隨賊行。復有一種貧，常時腹彭亨。若有亦不畜，若無亦不營。

汝無名高者，以見利貪叨。汝無行實者，以取著名高。行實尚非實，利名豈堅牢。一朝投土窟，魂魄散迢迢。

勇有孟施舍，能無懼而已。若人學佛法，勇亦當如此。休來講座下，莫入禪門裏。但能一切捨，管取佛歡喜。

利瞋汝刀山，濁愛汝灰河。汝癡分別心，即汝淡魔羅。圓成但一性，一切法依他。遍了一切法，不如且頭陀。《臨川集》。

元張雨《擬寒山子一首贈活死人窩玄道先生》：此詩在《補遺》。有一道丈夫，船居活潑潑。視身爲浮漚，閱世同水沫。釣徒非吾友，荷鍤未爲達。作得活死人，方是死人活。

又《自覺生死亡〔六〕》，因書四韻，予豈效寒山子者：人生浪自苦，古今無一了。鷄命湯火間，喔喔猶戒曉。預憂復何益，轉使髮白早。不如噉酒糟，糟邱無壽夭。《貞居先生集》二首。

按：貞居詩曠達，固道家本色，然非兼得宗門三昧，不能如此大解脫，曰「豈效寒山子」，正其效寒山子也。

又按：宋釋英《白雲集》有言詩一首《寄致祐上人》云：「始信文字妙，妙不在文字。食蜜忘中邊，無味乃真味。寒山題木葉，此心頗相似。」此僧教觀，亦於台宗門庭爲近。

國朝何焯《讀柳子〈送文暢上人序〉效寒山體》：裴楷論守一，文殊說不二。正許合儒墨，聊假釋疑滯。穢累脫去時，步武清涼界。吾書有秘寶，無俟下臨代。迴躅可勤求，覺路非此地。亦不邇聲色，亦不殖貨利。佛出還作禮，何羨靈山會。臣受孔子戒，者漢也超詣。《義門集》。

陳汝輯《效寒山子體》十四首：看看江上過三冬，方丈能將七尺容。香炷旋銷虛室白，透霜林外一聲鐘。我是人間無事人，山林城市往來頻。關河一色

空明裏，中有梅花萬樹春。

暗裏香生不待風，枝頭消息觀中通。淺清池

水黃昏月，又道巡檐是夢中。

鼓打殘更鷄已號，霜生屋瓦何寥蕭。起來

自檢寒灰看，一點星紅尚未銷。

懸崖無路有風雲，天上人間自此分。也

知就裏春如海，一點桃花漾水紋。

松搭荒茆竹架扉，滿山桂子拾樵歸。一

輪海月從空涌，長嘯數聲烟四飛。

生來頑傲不成仙，須信威音有劫前。爛

吃豬頭按村酒，倒騎雕虎過山顛。
梁苔滑便休去，坐聽溪聲不斷流。
心常似東風暖，儘逐楊花上下飛。
笑漁人歸去後，却尋舊路又重來。
蘿斬盡風雲絕，上有真人獨往來。
中一字何曾說，却有虛空挂墨痕。
然粉碎這些兒，大千世界一粒粟。
間鼓笛皆敲破，好譜陶家壁上絃。

《賞詩閣集續編》。

彭定求《題寒山集》：此詩亦效寒山子。

一卷寒山詩，恰稱幽人讀。嚶嚶天籟聲，空

山洗絲竹。中有如意珠，明光遍地燭。憐憫諸有情，色味同徵逐。那堪慧眼
觀，一笑發其覆。所以紫陽翁，嘉嘆好篇牘。朱子偶摘寒山詩云：「煞有好詩，人未易到
此。」紛彼淫哇興，盈耳滋導欲。誰能契真原，脫足離五濁？千古南華仙，不殊
轂與軸。我行置座隅，六時矢熏沐。《南畝先生詩錄》。

附 錄

徐枋《題雄庵和尚效寒山詩》：九方皋之相馬也，若滅若沒，若存若亡，得其天機，斯得真馬矣！嗟乎！彼天下俊物，便不可以形似求之，況形而上者乎？匠人胡寬營構新豐，門閭巷術如一，徙者爭歸其家，至於鷄犬亦各識其處，然不可即謂之豐；優填國王思慕於佛，募神工，以牛頭旃檀刻佛象，豪髮無遺，後佛再至，象遂出迎，然不可即謂之佛；徒效之於形似也。若於道也，得其天機，如印印空。規矩縱橫，其揆則一。不然轍迹可循，去之彌遠矣！竺典云：「菩薩聲聞，不能作佛語。」亦在其所得耳，豈效之而能然乎？雖然，吾聞之《詩》曰：「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」得之，斯效之矣！《易》曰：「擬議以成其變化。」效之，斯得之矣！

又《雄庵和尚继席靈岩詩以贈之》：原注：字僧鑒，名曉青。現在靈山豈易逢，法幢高踞碧芙蓉。喜看南岳朱陵後，更有參天第一峰。片雲無意傍琴臺，彈指聲中法苑開。狂象馴龍俱聽法，溪聲山色盡西來。支許襟期三十年，

同懷蘭雪意翛然。時聽法語霑沙界，何啻仙音落梵天。

按：碓庵詩未知有無傳本，錄俟齋先生題詞，如讀碓庵詩也。再錄三絕句，知碓庵之即爲曉青也。考《松陵見聞錄》：曉青字僧鑒，吳江朱氏子，祝髮郡之休休庵，參靈岩宏儲，受戒爲弟子。

右擬寒山詩三十八首，附錄文一首、詩三首。

卷三志詩校記

〔一〕 志詩 初稿本題後小序有异文，鄭氏勾去序文，並作眉批：「《志詩》當首列唐張繼《楓橋夜泊》

一首，次韋應物，次張祜。」又有兩紅箋墨書云：「考宋洪文敏選《唐人萬首絕句》『江楓』作『江村』。《六一詩話》姑蘇城外『作』姑蘇臺下」。此應補入張繼之次，低一格。」《府志》載韋應物《宿寒山寺》詩五言，宜補入宋詩前。又唐張祜《楓橋》七言絕句，見《吳郡志》。」

〔二〕 題據《吳郡志》補 按：《吳郡志》《汲古閣本、守山閣本》卷三十三「普明禪院」下引程師孟詩，即題《游楓橋偶成》，當辨正。後孫覲三詩下所注，亦不確。

〔三〕 字勉伯 《江浙十一家詩選》（乾隆間刻本）卷一作「字綿百，一字勉伯」。

〔四〕 張祜 按：南宋洪邁編《萬首唐人絕句》（書目文獻出版社橫排本）卷三十一錄作杜牧《懷吳中

馮秀才《詩》，唯有異文：「却憶重游」作「却算游程」，「今」作「因」，「疏雨」作「秋雨」。北宋朱長文撰《吳郡圖經續記》卷中「普明禪院」下云：「楓橋之名遠矣，杜枚詩嘗及之。」當即指此詩。

又，鄭文氏眉批：「韋詩見郡志《寺觀》門，張祐詩見郡志《津梁》門「楓橋」注，俱宜移寫《志詩》張繼詩之次。韋詩明言「寒山」，祐詩明言「楓」，一見《韋蘇州集》，一見《吳郡志》，確爲佳證。凡撰志乘，於古宜詳，況此寺原於唐人佳句而傳，得此益切於典要。徒據明季國初諸名流之題記，於寒山漫無考辨，未盡足徵也。」

〔五〕

宰堵波至殊誤

鄭文氏勾去，並作眉批：「《文粹》不足據。「宰堵波」，梵語，謂塔也。見《洛陽伽

藍記》。」

〔六〕

自覺 按：《貞居先生詩集》《武林往哲遺著》本卷一作「日覺」。

附寒、拾事迹

《寒山子詩集傳》 唐朝議大夫、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刺史、上柱國、賜緋魚袋
閻邱胤撰。

詳夫寒山子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自古老見之，皆謂貧人風狂之士，隱居天台唐興縣西七十里，號爲寒岩。每於茲地，時還國清寺。寺有拾得，知食堂，尋常

收貯餘殘菜滓於竹筒內，寒山若來，即負而去。或長廊徐行，叫噪陵人，或望空獨笑。時僧遂捉罵打趁，乃駐立撫掌，呵呵大笑，良久而去。且狀如貧子，形貌枯悴。一言一氣，理合其意。沈思有得，或宣暢乎道情。凡所啓言，洞該玄默。乃樵皮爲冠，布裘破敝，木屐履地。是故至人遁迹，同類化物。或長廊唱咏，唯言：「咄哉，咄哉！三界輪迴。」或於村墅，與牧牛子而歌笑。或逆或順，自樂其性。非哲者，安可識之矣！胤頃受丹邱薄宦，臨途之日，乃縈頭痛，遂召日者醫治，轉重。乃遇一禪師名豐干，言從天台山國清寺來，特此相訪。乃命救疾，師乃舒容而笑曰：「身居四大，病從幻生。若欲除之，應須淨水。」時乃持淨水上師。師乃嘆之，須臾祛殄。乃謂胤曰：「台州海島嵐毒，到日必須保護。」胤乃問曰：「未審彼地當有何賢，堪爲師仰？」師曰：「見之不識，識之不見。若欲見之，不得取相，乃可見之。寒山：文殊遁迹國清。拾得：普賢狀如貧子。又似風狂，或去或來，在國清寺庫院走使，厨中著火。」言訖辭去。胤乃進途，至任台州，不忘其事。到任三日後，親往寺院，躬問禪宿，果合師言。乃令勘唐興縣，有寒山、拾得是否？時縣申稱：「當縣界西七十里，內有一岩。岩中古老，見有貧

士，頻往國清寺止宿。寺庫中有一行者，名曰拾得。」胤乃特往禮拜。到國清寺，乃問寺衆：「此寺先有豐干禪師院在何處？并拾得、寒山子見在何處？」時僧道翹答曰：「豐干禪師院在經藏後，即今無人住得。每有一虎，時來此吼。寒山、拾得二人，見在厨中。」僧引胤至豐干禪師院，乃開房，唯見虎迹。乃問僧寶德、道翹：「禪師在日，有何行業？」僧曰：「豐干在日，惟攻舂米供養，夜乃唱歌自樂。」遂至厨中竈前，見二人向火大笑。胤便禮拜，二人連聲喝胤，自相把手，呵呵大笑，叫喚乃云：「豐干饒舌，饒舌！彌陀不識，禮我何爲？」僧徒奔集，遞相驚訝：「何故尊官禮二貧士？」時二人乃把手走出寺。乃令逐之，急走而去，即歸寒岩。胤乃重問僧曰：「此二人肯止此寺否？」乃令覓訪，喚歸寺安置。胤乃歸郡，遂置淨衣二對、香藥等，持送供養。時二人更不返寺，使乃就岩送上。而見寒山子，乃高聲喝曰：「賊！賊！」退入岩穴，乃云：「報汝諸人，各各努力。」入穴而去，其穴自合，莫可追之。其拾得迹沈無所。乃令僧道翹等具往日行狀。唯於竹木石壁書詩，并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，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，并纂集成卷。胤栖心佛理，幸逢道人，乃爲贊曰：

菩薩遁迹，示同貧士。獨居寒山，自樂其志。貌悴形枯，布裘敝止。出言成章，諦實至理。凡人不測，謂風狂子。時來天台，入國清寺。徐步長廊，呵呵撫指。或走或立，喃喃獨語。所食厨中，殘飯菜滓。吟偈悲哀，僧俗咄捶。都不動搖，時人自耻。作用自在，凡愚難值。即出一言，頓祛塵累。是故國清，圖寫儀軌。永劫供養，長爲弟子。昔居寒山，時來茲地。稽首文殊，寒山之士。南無普賢，拾得定是。聊申贊嘆，願超生死。《寒山子詩集》。

《仙傳拾遺》：

寒山子者，不知其名氏。大曆中，隱居天台翠屏山。其山深邃，當暑有雪，亦名寒岩，因自號寒山子。好爲詩，每得一篇一句，輒題於樹間石上。有好事者隨而錄之，凡三百餘首。多述山林幽隱之興，或譏諷時態，能警勵流俗。桐柏徵君徐靈府序而集之，分爲三卷，行於人間。《太平廣記》。

案：《四庫提要》引此文，而下申之曰：《仙傳拾遺》云云，則寒山子又爲中唐仙人，與閭邱允事異，無從深考。

宋慧明首座《五鐙會元》：

天台山豐干禪師，因寒山問：「古鏡未磨時，如何照燭？」師曰：「冰壺無影像，猿猴探水月。」曰：「此是不照燭也。更請道看。」師曰：「萬德不將來，教我道甚麼？」寒山、拾得俱作禮而退。師欲游五臺，問寒山、拾得曰：「汝共我去游五臺，便是我同流。若不共我去游五臺，不是我同流。」山曰：「你去游五臺作甚麼？」師曰：「禮文殊。」山曰：「你不是我同流。」師尋獨入五臺，逢一老人便問：「莫是文殊麼？」曰：「豈可有二文殊？」師作禮未起，忽然不見。趙州代曰：「文殊！文殊！」

天台山寒山子，因衆僧炙茄次，將茄串向一僧背上打一下。僧回首，山呈起茄串，曰：「是甚麼？」僧曰：「這風顛漢。」山向傍僧曰：「你道這僧，費却我多少鹽醋！」因趙州游天台，路次相逢。山見牛迹，問州曰：「上座還識牛麼？」州曰：「不識。」山指牛迹曰：「此是五百羅漢游山。」州曰：「既是羅漢，爲甚麼却作牛去？」山曰：「蒼天，蒼天！」州呵呵大笑。山曰：「作甚麼？」州曰：「蒼天，蒼天！」山曰：「這廝兒，宛有大人之作。」

天台山拾得子，一日掃地，寺主問：「汝名拾得，因豐干拾得汝歸。汝畢竟

姓個甚麼？」拾得放下掃帚，叉手而立。主再問，拾得拈掃帚，掃地而去。寒山捶胸曰：「蒼天，蒼天！」拾得曰：「作甚麼？」山曰：「不見道東家人死，西家人助哀？」二人作舞，笑哭而出。國清寺半月念戒衆集，拾得拍手曰：「聚頭作想那事如何？」維那叱之。得曰：「大德且住，無嗔即是戒，心淨即出家。我性與爾合，一切法無差。」

明瞿汝稷《指月錄》：

天台豐干禪師，不知何許人。居天台國清寺，翦髮齋眉，衣布裘，嘗誦唱道歌，乘虎入松門，衆僧驚畏。本寺厨中有二苦行，曰寒山子、拾得。二人執爨，終日晤語，潛聽者都不解，時謂風狂，獨與師相親。一日，寒山問：「占鏡未磨，如何照燭？」師曰：「冰壺無影象，猿猴探水月。」曰：「此是不照燭也。」更請師道，師曰：「萬德不將來，教我道甚麼？」寒、拾俱禮拜。師欲游五臺，問寒、

拾曰：「汝共我去游五臺，便是我同流。若不共我去游五臺，不是我同流。」山曰：「爾去游五臺作甚麼？」師曰：「禮文殊。」山曰：「爾不是我同流。」師尋獨入五臺，逢一老人便問：「莫是文殊麼？」曰：「豈可有二文殊？」師作禮未起，

忽然不見。趙州因沙彌舉此，州代干云：「文殊，文殊！」後回天台山，示滅。

師凡有人

問佛理，止答「隨時」二字。

初，閭邱胤出牧丹邱，將議巾車，忽患頭痛，醫莫能愈。師造丘，以咒水噴之，立差。胤異之，乞一言。師曰：「到任記謁文殊、普賢。」曰：「此二菩薩何在？」師曰：「即國清寺寒山、拾得也。」胤後既至任，即入寺，問師所在及寒、拾踪迹。僧道翹對曰：「豐干舊院在經藏後，今闕無人矣。寒、拾二人見在僧厨執役。」胤入師房，惟見虎迹，復問翹：「師在此作何行業？」翹曰：「惟事春穀供僧，閑則諷咏。」乃入厨訪寒、拾，如下章叙之。

寒山子本無氏族，始豐縣西有寒、明二岩，以其於寒岩中居止得名也。容貌枯瘁，布襦零落，以樺皮爲冠，曳大木屐，時來國清寺，就拾得取衆僧殘食及菜滓食之。或廊下徐行，或望空噪罵，寺僧以杖逼逐，拊掌大笑而去。衆僧炙茄次，將茄串向僧背上打一下。僧回首，山呈起茄串，曰：「是甚麼？」僧曰：「這風顛漢。」山向旁僧曰：「你道這僧，費却我多少鹽醬！」趙州游天台，路次相逢。山見牛迹，問州曰：「還識牛麼？」州曰：「不識。」山指牛迹曰：「此是五百羅漢游山。」州曰：「既是羅漢，爲甚麼却作牛去？」山曰：「蒼天，蒼天！」州呵

呵大笑。山曰：「作甚麼？」州曰：「蒼天，蒼天！」山曰：「這廝兒，宛有大人之作。」閭邱入厨，見山同拾得圍爐語笑。邱致拜，二人連聲咄叱，且笑曰：「豐干饒舌。」二人即相携出松門。閭邱又致寒岩禮謁，送衣服、藥物。二人高聲喝之曰：「賊！賊！」便縮身入岩石縫中，唯曰：「汝諸人各各努力。」其石縫忽然而合。閭邱哀慕，令僧道翹尋其遺迹，得所書林間葉上及村墅屋壁辭頌，共三百餘首。後曹山寂禪師爲之注釋，謂之《對寒山子詩》，行於世。

拾得者，不言名氏，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，至赤城道側，見兒孤啼，拾歸國清，故名。後沙門靈熠攝受，令知食堂香燈。忽一日，登座與佛象對盤而餐，復於僑陳如上座塑形前，呼曰：「小果。」聲聞靈熠，怒，因罷斥，令厨內滌器。每瀟食滓，以筒盛之，寒山來即與負去。一日掃地，寺主問：「汝名拾得，因豐干拾得汝歸。汝畢竟姓個甚麼？」拾得放下苕帚，叉手而立。寺主再問。拈帚掃地竟去，寺主罔測。寒山捶胸云：「蒼天，蒼天！」拾得却問：「汝作甚麼？」山曰：「不見東家人死，西家助哀？」二人作舞，哭笑而去。國清寺半月念戒衆集，拾得拍手曰：「聚頭作想那事如何？」維那叱之，拾得曰：「大德且住，無瞋即是

戒，心淨即出家。我性與爾合，一切法無差。」僧厨食爲烏所啄，拾得以杖扶伽藍神，曰：「汝食不能護，何能護伽藍？」是夕，神示夢合寺僧曰：「拾得譴我。」由是著異，呼曰賢士。未幾，與寒山隱石岩而逝。道翹纂寒山詩，得偈亦附焉。

按：寒、拾行業，此篇所錄皆本《傳鑑》，間采閩邱《詩集傳》。一燈所分，燈無異照。然章有并析，詞有詳略，字句亦小小不同。佛燈普遍，未敢妄節。其下陳文莊《天台憶》，凡有複緲，即從芟薙，義各有當，非有所取舍焉。

陳文莊《天台憶》：

豐干禪師，不知何許人，居天台國清寺，或云邑人豐尚書之子。形貌寢惡，被髮布裘，或時唱歌。人問之，第云：「隨我騎虎游松門。」與寒山、拾得三人相親，每邂逅，則長吟大笑，人莫測也。寒山，不言氏族，以其寒石山中居止得名。雖出言如狂，而有趣。予登寒、明二岩，蒼老絕似雁蕩，是其出游地也。

余住國清寺久，住拾得竈下，談逾夜分，晴眺松岡，雨洗昏濛，夜半不辨濤聲、雨聲、松聲、篴聲、梵聲，如是半月。寒山子入滅後，有梵僧杖錫，拾黃金鎖子骨。或問所以，對曰：「吾拾文殊菩薩舍利歸西天耳！」後人於此建塔。《無夢園集》。

按：文莊又有《台雁憶》一首，記寒、拾古迹，寒岩洞有寒山舍利塔。

《寒、拾問答》：

昔日，寒山問拾得曰：「世間謗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輕我、賤我、惡我、騙我，如何處治乎？」拾得云：「只要忍他、讓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，不要理他。再待幾年，你且看他。」寒山云：「還有甚訣，可以躲得？」拾得云：「我曾看過彌勒菩薩訣，你且聽我念，偈云：『老拙穿衲襖，淡飯腹中飽。補破好遮寒，萬事隨緣了。有人罵老拙，老拙只說好。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倒。涕唾在面上，隨他自乾了。我也有力氣，他也無煩惱。這樣波羅蜜，便是妙中寶。若知這消息，何愁道不了。人弱心不弱，人貧道不貧。一心要修行，常在道中辦。世人愛榮華，我却不得見。名利總成空，我心無足厭。堆金積如山，難買無常限。子貢他能言，周公有神算。孔明大智謀，樊噲救主難。韓信功勞大，臨死只一劍。古今多少人，那個活幾千？這個逞英雄，那個做好漢。看看兩鬢白，年年容顏變。日月穿梭織，光陰如射箭。不久病來侵，低頭暗嗟嘆。自想年少時，不把修行辦。得病想回頭，閻王無轉限。三寸氣斷了，拿只那個辦？也不論是非，也不把家

辦。也不爭人我，也不做好漢。罵著也不言，問著如啞漢。打著也不理，推著渾身轉。也不怕人笑，也不做臉面。兒女哭啼啼，再也不得見。好個爭名利，須把荒郊伴。他看世上人，都是精扯淡。勸君即回頭，爭他修行幹。做個大丈夫，一刀截兩斷。跳出紅火坑，做個清涼漢。悟得長生理，日月爲鄰伴。」此篇陸文節公錄示，不知所從出。雖釋子語難以我法論，亦不似唐以前緇流筆墨。重在文節遺言，姑錄之。

潘耒《寒岩》詩：嘯天獅子最嶙峋，開口平吞摸象人。雄拔萬山皆奪氣，孤高大士合藏身。石膚剥盡存真骨，雲頂單栖絕四鄰。會得寒山詩外句，無邊烟景鎮長新。《遂初堂集·台蕩游草》。

沈文慤《寒岩》詩：突兀萬仞岡，一獅踞其頂。猙獰欲搏人，象犀勢俱屏。旁有石象、石犀。寒山昔晏坐，三年等俄頃。至今蟠膝處，石上留餘影。虹梁跨彎環，下視氣深迴。橫飛瀑如練，倒挂藤疑綆。晴空蓄風雷，白晝幻昏冥。人生塵土胸，到此庶一醒。野猿時嘯群，孤鶴忽聞警。試讀寒山詩，清言發深省。原注：朱夫子謂：「寒山詩，有唐人道不到處。」《歸愚集·台山游草》。

按：稼堂、確士兩先生詩，皆爲天台而作，事在祖庭，故不錄《志詩》篇。

附《寒山子詩集》解題及諸家書牘、詩話、序、跋、考證

宋朱子《與南老帖》原本草書，下陸《帖》同。提行悉依原刻（一）。

五月十三日，熹悚息啓上。久不聞動靜，使至，特辱惠書，獲審此日住山安隱爲慰。天台之勝，夙所願游。往歲僅得一過山下，而以方有公事，不能登覽，每以爲恨。今又聞故人挂錫其間，想見行住坐卧，不離水聲山色之中，尤以不得往同此樂爲念也。新詩見寄，篤摯超精，又非往時所見之比。但稱說之過，不敢當耳！二刻亦佳作也，但攙行奪市（二），恕不免失故步耳！《寒山子詩》彼中有好本否？如未有，能爲讎校刊刻，令字畫稍大，便於觀覽，亦佳也。寄惠黃精、笋乾、紫菜多品，尤荷厚意。偶得安樂茶，分去廿瓶，并雜碑刻及唐詩三冊，漫附回。便幸視至，相望千里，無由會面，臨書馳情，千萬自愛，不宣。熹悚息啓上國清南公禪師方丈。

熹再啓。清泉各安佳。兒輩時聞黃婿歸三山已久，時得書也。《出師表》未暇寫，俟寫得，轉寄去未晚也。《寒山詩》刻成，幸早見寄。有便足時，至臨安趙

節推廳，托其尋便，必無不達，渠黃岩人也。烹再啓。

陸放翁《與明老帖》：

「有人兮山徑，雲卷兮霞纓。秉芳兮欲寄，路漫兮難征。心惆悵兮狐疑，蹇獨立兮忠貞。」此寒山子所作楚詞也，今亦在集中。妄人竄改附益，至不可讀。放翁書。寄天封明公。或以刻之山中也。

王深寧《困學紀聞》：

寒山子詩，如施家兩兒，事出《列子》。羊公鶴，事出《世說》。如子卜商〔三〕，「子」下疑脫「張」字。如侏儒方朔，涉獵廣博，非但釋子語也。對偶之工者，青蠅、白鶴、黃籍、白丁、青蚨、黃絹，翁注：據本書，「絹」當作「卷」。黃口、白頭、七札、五行，錄熊席、青鳳裘。而楚辭尤超出筆墨畦徑，曰：「有人兮山徑，雲卷兮霞纓。秉芳兮欲寄，路漫兮難征。心惆悵兮狐疑，蹇獨立兮忠貞。」

餘姚翁元圻注：何云此引何屺瞻校語：酒壚猛狗，出《韓非子》。枕流，事出《世說》。如一道一德、言有枝葉、雲梯棘刺、亡羊補牢之類，尤多。又云：六極、九維、東岱、北邙、衛氏兒、鐘家女、三端、六藝、黃腸、白骨、獼猴心、

獅子吼，待鶴、乘魚，亦工。又云：楚辭則爲人竄爲五言。第七句云「衆喔
咿嘶蹇」，可爲失笑也。放翁曾寄書天封明老，屬爲正之。又云：「苔滑非關
雨，松鳴不假風。」真佳句也。元圻案：《唐書·藝文志》：《寒山子詩》七
卷。寒山子，隱唐興縣寒山岩，於國清寺與隱者拾得往還。《列子·說
符》篇：魯施氏有二子，其一好學，其一好兵。好學者以術干齊侯，爲公子
之傅。好兵者以法干楚王，以爲軍正。施氏之鄰孟氏同有二子，所業亦同，
而窘於貧，羨施氏之有，因從請進趣之方，二子以實告。孟氏之一子，以術
干秦王，秦王曰：「當今諸侯力爭，所務兵食而已。若用仁義治吾國，是滅
亡之道也。」遂宮而放之。其一子，以法干衛侯，衛侯曰：「吾弱國也，而攝
乎大國之間。大國吾事之，小國吾撫之，是求安之道。若賴兵權，滅亡可待
矣！若全而歸之，適於他國，爲吾之患不輕矣！」遂用之，而還諸魯。《世
說·排調》類：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，稱之于庾公，遂名之爲羊公鶴。昔
羊叔子有鶴善舞，客試驅來，氈毼而不肯舞，故稱比之。《漢書·東方朔
傳》：侏儒長三尺，奉一囊粟。臣朔長九尺，亦奉一囊粟。侏儒飽欲死，臣朔

飢欲死。《三國志·吳·虞翻傳》注：《虞翻別傳》曰：翻放逐南方〔四〕，自恨犯上獲罪，當長沒海隅，生無可與語，死以青蠅爲吊客，使天下一人知己者，足以不恨。《太平御覽》九百十六《陶侃別傳》曰：侃丁母憂在墓下〔五〕，忽有二客來吊，不哭而退，儀形鮮异，知非常人。遣看之，但見雙鶴飛而冲天。《通鑑·齊紀》：高帝建元二年，宋自孝建以來，政綱弛紊，簿籍訛謬。上詔虞玩之等更加檢定，曰：「黃籍，民之大紀，國之治端。自頃巧僞日甚，何以厘乎〔六〕？」注：杜佑曰：「黃籍者，戶口版籍也。」《漢書·鄒陽傳》注曰：「白徒，言素非軍旅之人，若今言白丁矣！」《搜神記》：青蚨，蟲如蟬。殺其母子，塗八十一錢，凡布〔七〕，或用子，先用母，皆飛歸，循環無已。故《淮南子》名錢曰「青蚨」。《會稽典錄》：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〔八〕，字子禮，甫弱冠而昇才。尚使作《曹娥碑》，操筆而成，無所點定。其後蔡邕題八字，曰：「黃絹幼婦，外孫齋白。」《淮南子》：古之伐國，不殺黃口，不獲二毛。《史記·鄒陽傳》：白頭如新，傾蓋如故。《左傳》：晉、楚遇于鄢陵。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，穿七札焉〔九〕。《後漢

書·應奉傳》：奉讀書，五行并下。《西京雜記》：趙飛燕女弟，居昭陽殿中，設玉几、玉床、白象牙簟、綠熊席。《拾遺記》：周昭王時，塗修國獻青鳳、丹雀，各一雌一雄。昭王綴鳳毛爲裘。《晏子》：人有酤酒者，酒酸不售。問之里人其故？里人云：「公之猛狗，人挈器而入，且酤公酒，狗迎而噬之。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。」《韓非子》記管仲對齊桓公語，與《晏子》同。

《世說》：孫子荆曰：「所以枕流，欲洗其耳；所以漱石，欲礪其齒。」

《戰國策》：公輸般爲楚設機，將以攻宋。墨子曰：「聞公爲雲梯，將以攻宋，宋亦何罪之有？」《列子》：紀昌謀殺飛衛，二人交射于路。飛衛之矢先窮，紀昌遺一矢。既發，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，而無差焉！《韓非子》：

燕王徵巧術人，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。母猴成，巧人曰：「人主欲觀之，必半歲不入宮，不飲酒食肉，雨霽日出，視之晏陰之間，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。」《戰國策》：見兔而顧犬，未爲遲也。亡羊而補牢，未爲晚也。《語林》：衛洗馬穎識通達，論者以爲王胄子平子、武子之右（一〇）。世人爲之語曰：「諸王三子，不如衛家一兒。」劉向《列女傳》：齊鐘離春者，齊無

鹽邑之女，其爲人極醜，行嫁不售。《韓詩外傳》：君子宜避三端：文士筆端、武士鋒端、辯士舌端。《漢書·霍光傳》：賜「黃腸題湊各一具」。注：「蘇林曰：以柏木黃心，致累棺外，故曰黃腸。木頭皆向內，故曰題湊。」《後漢書·鄧惲傳》：昔文王不忍露白骨，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。宋知覺禪師《宗鏡錄》三引《大涅槃經》曰：云何現喻？如經中說，衆生心性，有如獼猴。獼猴之性，捨一取一。衆生心性，亦復如是。取著色聲香味，觸法無暫住時，是名現喻。可驗即今衆生之心，如猿猴之處高樹，上下不停。《楞嚴經》：富樓那云：「世尊知我有大辨才，以音聲輪教我，發揚我於佛前，助佛轉輪，因獅子吼成阿羅漢。」《太平御覽》九百十六《列仙傳》曰：王子喬見桓長曰：「待我緱氏山頭。」至期，果乘白鶴至山顛，望之不可到。陶宏景《本草》曰：鯉最爲魚中之王，形既可愛，又能神變，乃至飛越山湖，所以琴高乘之。宋許彥周《詩話》載寒山子楚辭，首句作「若有人兮坐山楹」，第五句「心」字作「獨」字。謂：「雖屈、宋復生，不能過也。」

《天台山國清禪寺三隱集記》：

豐干禪師，唐正觀初居天台國清寺，翦髮齊眉，衣布裘。人或問佛理，止答「隨時」二字。常唱道，乘虎出入，衆僧驚畏，無誰語。有寒山子、拾得者，亦不知其氏族，時謂風狂子，獨與師相親。寒，居止唐興縣西七十里寒岩，以是得名。拾，因師至赤城，道側聞兒啼聲，問之，云孤弃於此，乃名拾得。携至寺，付庫院，後庫僧靈熠令知食堂香燈。忽登座，與佛象對盤而餐，復於聖僧前呼曰：「小果。」熠告尊宿等，易令厨內滌器。常日齋畢，澄瀘殘食菜滓，以筒盛之，寒來即負之而去。寒容貌枯悴，布襦零落，以樺皮爲冠，曳大木屐。時至寺，或廊下徐行，或厨內執爨。或混處童牧，或時叫噪，望空漫罵。或云：「咄哉，咄哉！三界輪迴。」僧以杖逼逐，即撫掌大笑。一日問師：「古鏡不磨，如何照燭？」曰：「冰壺無影象，猿猴探水月。」曰：「此是不照燭也。」更請師道。曰：「萬德不將來，教我道什麼？」寒、拾俱作禮。師謂寒曰：「汝與我游五臺，即我同流。若不與我去，非我同流。」曰：「我不去。」師曰：「汝不是我同流。」寒問：「汝去五臺作什麼？」曰：「我去禮文殊。」曰：「汝不是我同流。」師尋獨入五臺，逢一老翁，

問：「莫是文殊否？」曰：「豈有二文殊？」及作禮，忽不見。後回天台而化。寒因衆僧炙茄，以茄串打僧背一下。僧回首。寒持串云：「是什麼？」僧云：「這風顛漢。」寒示傍僧曰：「你道這個師僧，費却多少鹽醬。」趙州到天台，行見牛迹，寒曰：「上座還識牛麼？」此是五百羅漢游山。」州曰：「既是羅漢，爲什麼作牛去？」寒曰：「蒼天，蒼天！」州呵呵大笑。寒曰：「笑作什麼？」州曰：「蒼天，蒼天！」寒曰：「這小廝兒，却有大人之作。」瀉山來寺受戒，與拾往松門夾道作虎吼三聲。瀉無對，寒曰：「自從靈山一別，迄至於今，還相記麼？」瀉亦無對。拾拈拄杖曰：「老兄喚這個作甚麼？」瀉又無對。寒曰：「休，休！不用問他。自從別後已三生，作國王來，總忘却也。」拾掃地，寺主問：「姓個什麼？住在何處？」拾置帚，叉手而立。主罔測。寒捶胸曰：「蒼天，蒼天！」拾問：「汝作什麼？」寒曰：「豈不見道東家人死，西家助哀？」因作舞，笑哭而出。又於莊舍牧牛歌咏，叫天曰：「我有一珠，埋在陰中，無人別者。」衆僧說戒，拾驅牛至，倚門撫掌，微笑曰：「悠悠哉！聚頭作相這個如何？」僧怒呵云：「下人風狂，破我說戒。」拾笑曰：「無瞋即是戒，心淨即出家。我性與汝合，一切法無差。」驅

牛出，乃呼前世僧名，牛即應聲而過。復曰：「前生不持戒，人面而畜心。汝今招此咎，怨恨於何人！佛力雖然大，汝辜於佛恩。」護伽藍神，僧厨下食每每爲烏所耗，拾杖扶之，曰：「汝食不能護，安能護伽藍乎？」神附夢於合寺僧曰：「拾得打我。」詰旦說夢，一一無差。視神像，果有所損，驚異。牒申郡縣，郡謂賢士遁迹，菩薩應身，號拾得賢士。初，閭邱胤將牧丹邱，頭疾，醫莫能愈。遇禪師，名豐干，言自天台來謁，使君告之病。師曰：「身居四大，病從幻生。若欲除之，應須淨水。」索器，咒水嚔之，立愈。閭邱异之，乞言示此去安危之兆。師曰：「記謁文殊、普賢。此二菩薩，見之不識，識之不見。若欲見之，不得取相。國清寺執爨滌器寒山、拾得是也。」閭邱到任三日，至國清，問：「此寺有豐干禪師否？」寒山、拾得復是何人？」僧道翹對曰：「豐干舊址在經藏後，今闕無人矣！寒山、拾得尚處僧厨。」閭邱入師房，止見虎迹，復問：「在此作何行業？」翹曰：「唯事負春供僧，閑則諷咏。」入厨尋訪寒、拾，見於竈前，向火拊掌大笑。閭邱致拜，二人連聲呵叱，執手復大笑曰：「豐干饒舌，饒舌！彌陀不識，禮我何爲？」相携出松門，自此不復入寺。閭邱歸郡，送淨衣、香藥到岩。寒高聲喝曰：

「賊！賊！」遂入岩石縫中，且曰：「報汝諸人，各各努力。」石縫忽合。後有僧采薪南峰，距寺東南二里遇一梵儀，持錫入岩，挑鑱子骨，曰：「取拾得舍利。」乃知人滅於此，因號岩爲「拾得」。閩邱俾道翹尋訪遺迹，於林間葉上得寒所書辭頌及村墅人家三百餘首。拾亦有詩數十首，題行壁間云。按：舊《序》，二人呵叱，自執手大笑，閩邱歸郡，遣送衣藥，與夫挑鑱子骨等語。乃知寒山不執閩邱手，閩邱未嘗至寒岩，拾得亦出寺門二里許人滅，今《傳鐙》所錄誤矣！因筆及此，以俟百世君子。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，住山禹穴沙門志南謹記。

釋可明跋：

大士垂迹，不泄密因。語言三昧，發於淵才雅思。大圭不琢，豈追琢者可同日而語？或直道其事，使賢鄙同笑。粗言軟語，咸彰至理。悅耳目，適口體，此其深試。疑「識」之訛。究己躬，明心性，此其格言。緩細披尋，大有好笑，板行其可闕乎？東皋必芻無隱得舊本，感慨重刊，俾爲讎校，因題其後，一覽知妙。且由此而入，較世里尤當寶玩。時屠維赤奮若陬月上浣，華山除饑男可明敬跋。

宋大字本附詩一首：

此篇，慧身但刊以補東皋本之缺，非其所作也。題曰「聖制古文」，疑爲時王之

製，亦未敢臆定。

若人何鄉姓氏，隋季□□□杰士。屠龍技癢無所施，東守西征徒萬里。天厭荒淫殺羶君，大地山河移姓李。滿眼清賢登廟堂，書生分合山林死。竭來寒山三十年，不堪回首紅塵市。遨戲千岩萬水間，駕言足躡龜毛履。不飢不采山中薇，渴來只飲山中水。風飄戛擊惱幽懷，移家屢入深雲裏。貧衣縑縷足風霜，不礙寒潭瑩無滓。時訪豐干看拾公，膜外形骸忘爾汝。擾擾人寰蟻慕羶，哂然一笑寒生齒。擬將大筏渡迷津，咳唾烟雲生筆底。銀鈎灑洒落岩阿，至今護守煩山鬼。世無相馬九方皋，但從肥瘦求形似。詩成衆口浪雌黃，往往視之爲下俚。近來一二具眼人，頗憐名字遺青史。雲袞霞纓妙語言，謂與騷章無异旨。廖廖千載無人知，偶逢知者惟知此。知與不知於我乎何知？此其所以得爲寒山子。

曩閱東皋寺《寒山集》缺此一篇，適獲聖制古文，命工刊梓，以全其璧。觀音比丘無我慧身敬書。一記、一跋、一詩，據日本仿宋刻《寒山子詩集》錄出。

元徐一夔《重刊〈中峰和尚廣錄〉序》：

大德延祐之間，中峰本公居天目山，有《擬寒山詩》。《廣錄》鏤板于杭州之南山大普慶寺。板毀，有武弁之士曰張子華，謀於智暲、慧澤二師重刊，逾年而功完。按：本公全書爲《天目中峰和尚廣錄》。《擬寒山詩》，其中之一種也。徐大章《始豐稿》。

白珽《湛淵靜語》：按：白珽字廷玉，元錢唐人。

呂洞賓、寒山子，皆唐之士人。嘗應舉不利，不群於俗，蓋楚狂、沮溺之流，觀其所存詩文可知。如寒山子詩，其一云：「有人兮山陁，雲卷兮霞纓。秉芳兮欲寄，路漫兮難征。心惆悵兮狐疑，蹇獨立兮忠貞。」前輩以爲無異離騷語。今行於世者，多混僞作，以諧俗爾。

明瞿汝稷《寒山詩序》：

嚴道行刻《寒山詩》，命那羅延窟學人序之。那羅延窟學人曰：「寒山氏日與群有酬酢於無盡哉！」曰：「以其言之，得復譖於世乎？」曰：「未也。夫栖遲於寒岩，踳躅於國清，此寒山之可見者也。小言大言，若諷若道。瀏乎若傾雲竇之冷泉，足以清五熱之沈濁；皦乎若十日之出搏桑，足以破昏衢之重幽。此寒山

之可聞者也。之二者，於寒山妙莊嚴海之一漚也。有能循夫可見，而見不可見，循夫可聞，而聞不可聞。則知寒山昔未嘗示迹於始豐，今未嘗謝迹於人間也。吾默而息，泊乎以同寂，吾蕩而趨，奚適而不與？吾俱一身躡乎石山而無介，多身起於剎塵而非出。充吾之目，塞吾之耳，皆寒山也。而衆生各鑄其見而不見，各鑄其聞而不聞，頗冥於三苦，回環於永劫。於是寒山哀之，釋珍御，襲弊垢，運漚和慈，勤倦告試，培衆生之鑄，使之見，使之聞，以息其崩奔，俾休於常寂。而衆生卒不能盡見盡聞也，可不哀耶？夫既以宗於不可見，而帝於不可聞，又何欲培衆生之鑄使之見使之聞，而哀衆生之不盡見盡聞耶？不可見矣！又何見？不可聞矣！又何聞？見於見，不見於不見；聞於聞，不聞於不聞。故聞鑄於聲，見鑄於色，衆生之所以衆生也。見於不見，聞於不聞，故不運吾目，而殫見沙界無盡也；不闢吾聰，而殫聞沙界無盡也。此所以躡寒山而游於無盡也。欲聞於不聞，必以聞而旋其聞；欲見於不見，必以見而旋其見。此寒山之所以不能不言，而道行不能不以剗剗利生也。審於是，即以其言之，得復諧於世，而謂寒山日與群有酬酢於無盡，可也。」《瞿岡聊集》。

徐渤《寒山子詩跋》：按：渤字惟起，號興公，明季閩人，藏書極富。

余他日偶訪瀚上人於平遠臺山房，見案頭有《寒山子詩》一帙，上人不知愛重，鼠齧其腦，漸至於中。余曰：「寒山子詩，詩中即偈，師其知寒山之禪機乎？」上人茫然不答。余遂丐歸，上人視之如棄敝屣也。山窗無事，手自黏補，重加裝潢，第鼠齧處，闊深傷字，爲可恨也。載觀卷首朱晦翁、陸放翁二札，則明老、南老賢於瀚上人遠矣！識者能不呵呵大笑邪？己亥閏四月徐惟起跋。《紅雨樓題跋》。

國朝《欽定四庫全書提要》：

《寒山子詩集》二卷附《豐干拾得詩》一卷。浙江巡撫采進本。案：寒山子，貞觀中天台唐興縣僧，居於寒岩，時還往國清寺。豐干，拾得則皆國清寺僧也。世傳台州刺史閭邱允遇三僧事，踪迹甚怪，蓋莫得而考證也。其詩，相傳即允令寺僧道翹尋寒山平日於竹木石壁上及人家廳壁所書，得三百餘首。又取拾得土地堂壁上所書偈言，並纂集成卷。豐干則僅存房中壁上詩二首。允自爲之序。宋時又名《三隱集》，見淳熙十六年沙門道南所作《記》中。《唐書·藝文志》載《寒山

詩《入釋家類》作七卷。今本并爲一卷，以拾得、豐干詩別爲一卷附之，則明新安吳明春所校刻也。王士禎《居易錄》云：「寒山詩，詩家每稱其『鸚鵡花間弄，瑟琶月下彈。長歌三月響，短舞萬人看』，謂其有唐調。原案：此明江盈科《雪濤評語》，士禎引之。寒山子即唐人，盈科以爲有唐調，蓋偶未考其時代。謹附訂於此。其詩有工語，有率語，有莊語，有諧語，至云『不煩鄭氏箋，豈待毛公解』，又似儒生語。大抵佛語、菩薩語也。」今觀所作，皆信手拈弄，全作禪門偈語，不可復以詩格繩之，而機趣橫溢，多足以資勸戒。且專集傳自唐時，行世已久，今仍著之於錄，以備釋氏文字之一種焉。別集類。

《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：

《寒山子詩集》一卷，附《豐干、拾得詩》一卷。寒山子、豐干、拾得皆貞觀中台州僧，世頗傳其异迹。是集乃台州刺史閻邱允令寺僧道翹所搜輯，寒山子詩最多，拾得次之，豐干存詩二首而已。其詩多類偈頌，而時有名理。邵子《擊壤集》一派，此其濫觴也。別集類。

《欽定天祿琳琅續編》：

《寒山子詩集》一函一冊。唐釋寒山子撰。寒山子，天台廣興縣僧，居寒岩，時還往國清寺。書一卷，計詩三百十三首，前有閻邱允序，附豐干詩二首，拾得詩五十六首，皆國清寺僧，亦有閻邱允錄，宋時所稱《三隱集》也。是書，明新安吳明春有刻本。是北宋諱闕筆，雕手古雅，汲古閣所藏。

錢曾《讀書敏求記》：

《寒山拾得詩》一卷。豐干語閻邱允「寒山、拾得、文殊、普賢」，真爲饒舌矣！允令國清寺僧道翹纂集文句成卷，而爲之序贊，附著《拾得錄》於詩之前。惜乎傳世絕少，此從宋刻摹寫，考南北《藏》俱未收。余謂應同龐居士并添入《三藏目錄》中，庶不至泯滅無傳耳！

黃丕烈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》：

《寒山拾得詩》一卷，載諸《讀書敏求記》，此從宋刻摹寫。余向收一精鈔本，似與遵王藏本相類，當亦宋刻摹寫者也，惜首尾略有殘闕耳。後五柳主人自都中寄一本示余，楮墨古雅，甚爲可愛。細視之，乃係外洋板刻，惜通體覆背，俱用字紙，殊不耐觀。頃命工重裝，知有失去半葉者共四處，以洋紙補之。復取向所

收者，核其文理，始信二本互異。詩之次序有先後，分七言於五言之外，洋板所獨。此拾得詩《雲林最幽栖》一首，內「日斜挂影低」句，精鈔本「日」字下俱缺，此外皆不可考矣！故茲所失四半葉，無從補全。而二本板心，彼題「寒山子詩」，此題「三隱」，後又云「詩本不相類也」。「惜遵王所記，但云「傳世絕少」，豈知宋刻摹寫之外，尚有他刻流傳於世耶？此刻似係洋板，然寒山詩後有一條云「杭州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」鋪印行，則又不知此刻之果爲何地本矣！俟與藏書家驗之。嘉慶丁卯春三月二十有五日，復翁黃丕烈識。

陸心源《儀顧堂題跋》：

《寒山詩》□卷，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。光緒五年，以番板五枚，得此書於吳市，蓋何當作「胡」心耘博士舊藏也。端陽前五日，以舊藏廣州刊本及《全唐詩》校一過。《全唐詩》即從此本出。卷末「怡然居憩地日」以下缺，亦同廣州本，序次既異，字句亦多不同。拾得詩缺「人生浮世中」、「平生何所憂」、「故林又斬新」、「二人雙□不計春」凡四首。寒山詩缺「沙門不持戒」、「可貴一名山」、「我見多□漢」、「昔年曾到大海游」、「夕陽赫西山」凡五首。非善本也。

程德全《寒山子詩集跋》：

庚戌夏孟，予移撫三吳。政事餘暇，稍稍歷覽古迹，以存守土之責。時方有重建楓橋寒山寺之議，甚盛舉也。未幾，趙大令夢泰以羅兩峰繪寒山、拾得象來視，鄭中翰文焯亦以舊繪寒山象爲貺，最後復得《寒山子詩集》於俞階青太史。千數百年流風逸采，萃集一時，不禁爲之歡忻贊嘆。釋氏所謂因緣者，殆類此歟？寒山子生有唐之世，值海內初平，瘡痍未復。青宮貽失德之漸，黔首苦征戍之勞。雖以房、杜諸賢，曾不能致國家於無敝。傳未數紀，遂蟠沸雲擾，天下亂作。故寒山子凜霜冰之履，抱杞人之憂，托迹方外，佯狂傲世，自放於山顛水涯間。一以詼諧謾罵之辭，寓其牢愁悲憤之慨，發爲詩歌，不名一格，莫可端倪。其瑰博也，若商彝夏鼎，沈霾千載，一經暴露，光怪陸離，不敢逼視。其清雋也，若味明水太羹，若嚼梅花，飲冰雪，涼冽澈人肺腑。其幽靚也，若方春之花，磊落而逋峭；若秋岩木落，山骨巉然。其音節之高簡也，若聆蕢桴土鼓，絃管箏琶，頓絕凡響。其說理之平實也，若老農老圃，坐話桑麻間事。其意境之寫遠而沈寥也，若朝游丹岳，莫栖蒼梧，咳唾九天，珠玉皆落。其滑稽也，若東方曼倩。其譎變

也，若莊周，若列禦寇。要其惟一之指歸，則欲使一世之人人蠲嗜欲、明慧業，不爲塵世纏網所牽縛，乃能卓然有所成就。用心良苦，造意深微，彼賈島之逃禪，祕演之厭世，非其比也。予少歷險阻，中經患難，觀釋氏脫形累、達死生之旨，契然有合。深慨夫世道夷陵，風會日變，雖學士大夫往往汨沒心靈，馳驚榮利，蕩然而不知所返，極其弊害，遂隱中於國家。每思一大智慧人，雷音海潮，喚醒一世，乃久之不可必得。今得寒山子之粲花妙舌，苦口婆心，揆以今日社會趨向，未始非對證良藥。故屬之僚掾，付諸剞劂，將以接迷津之寶筏，然暗室之明燈。世之學人，若僅沾沾於禪悅字句中，則又相即遠矣！昔六祖智能信口說「菩提明鏡」一偈〔一二〕，立證大乘，了無剩義。朱子宿金山寺，五更聞鐘聲，心中便把握不住。若寒山子詩，菩提妙偈耶？金山晨鐘耶？願與海內具慧根人共參之。詩凡一卷，都三百八首，附拾得詩四十八首、豐干詩二首。浙鄞吳宗元氏精校本，舊爲曲園先生藏。刻既竣，疏其大旨如此。宣統庚戌十月，雲陽程德全跋於蘇州節署之思賢堂。

日本澀江全善森立之《經籍訪古志》：

《寒山子詩集》附《豐干、拾得詩》一卷，宋槧本，姬路河合元昇藏。卷首題「寒山詩集」，下記「豐干、拾得詩附」。每半板八行，行十四字，界長六寸七分，幅四寸九分，左右雙邊。胤、貞、玄等字欠末筆，字畫端楷，宋槧之佳者。首有觀音比丘無我慧身《記》一篇，閻邱胤《序》并《贊》，又有朱晦庵《與南老帖》、陸放翁《與明老帖》，皆從真迹摹入。末有淳熙十六年沙門志南《記》及可明《跋》。卷首有「慶福院」及「無範」印。

島田翰刻宋本《寒山詩集序》：節錄。

寒山没千有二百餘年，遺集寥寥希傳，雖以南北釋藏之博，猶未采輯之，而高麗藏亦未收，其見於《讀書敏求記》者，殆幾乎斷種。清《四庫總目》所著錄，則不過明新安吳明春刻本，而黃蕘圃所獲精鈔本及外洋刻本者，亦今不知其已歸於何人之手。雖元有高麗刻本，明有閩刻，而近時亦有金陵刻本，實多訛誤，而宋本竟無一存者。蓋非必其書之未足傳後也，清淡沖朕，唐人所不好，而宋、元兩代又視之蔑如，不肯數動棗梓，何怪乎其日就湮滅也。則及今爲之表章，亦吾儕之責也。顧僧詩之流傳於今者，唐有皎然、齊己，宋有九僧、劍南希晝、金華保暹、南

越文兆、天台行肇、沃州簡長、青城惟鳳、江東宇昭、峨眉懷古、淮南惠崇九人。契嵩、道顯、道潜、惠洪、居簡、無文，而其《吳興畫上人集》、《白蓮集》、《九僧詩》、《鐔津文集》、《雪竇祖英集》、《參寥子集》、《石門文字禪》、《北磻集》、《無文印》諸集，今皆存宋元本與舊刊覆宋本。而寒山之詩，機趣橫溢，韻度自高，在皎然上、道顯下，是木鐸者所潛心，其失傳爲尤可嘆。書爲姬路河合元昇暢春堂舊收，刻拓精妙，字大如錢，紙質緊薄，光潤似玉，墨色奕奕，撲人眉宇，足與秘府《王文成集》、《誠齋集》相頡頏。胤、恒、貞、殷、朗，避宋諱，闕末筆。左右雙邊，半番，界長六寸八分五厘，幅四寸五分，八行十四字，魚尾上方記字數，大名則并二行大書，下分書「豐干、拾得詩附」六字。蓋宋氏南渡以降，卷尾記字之體壞亂無存，於是有算一番所有大小字數，楷文記之於縫心者，如大幾字、小幾字即是也。至宋季，多易楷以行草，而其字數則視猶弁髦。故宋、元陋板，其所記字數多不相符者，此古今之升降也。首有寒山序詩六行，行十二字，末云：「曩閱東皋寺《寒山集》缺此一篇，適獲聖制古文，命工刊梓，以全其璧。觀音比丘無我慧身敬書。」次閻邱胤《序》，九行，行十五字。次晦翁《與南老帖》，次放翁《與明老帖》，并從真迹刻入。

卷尾有淳熙己酉沙門志南《三隱集記》，又有紹定己丑可明《跋》，捺「慶福院」、「無範」、「植村書屋」、「霞亭珍藏」、「暢春堂圖書記」五印。寒山詩云：「五言五百篇，七字七十九，三字二十一，都來六百首，一例書岩石。」今檢是本，寒山詩三百四首，而次之以豐干詩二首及拾得詩四十八首，不符於六百之數。然閱閻邱胤《序》，其屬道翹所撰次者，已不過三百餘首，云：「唯於竹木石壁書詩，并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，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，并纂集成卷。」蓋其書竹木石壁，故多遺佚歟？抑三僧踪跡極怪，莫得而考證也。其詩，《唐書·藝文志》七卷，徐靈府所序本則分爲三卷，又別稱《三隱集》，見於志南《記》。宋時國清南老一刻於淳熙己酉。南老即與朱子友善，晦翁《文集》中引其「沾衣欲濕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楊柳風」二句，以爲清麗有餘，絕無蔬筭氣者。朱子使之稍大於字畫，便於觀覽。然其所刻，竄改易置最多。東皋無隱再刻於紹定己丑。而是篇則觀音比丘無我慧身所補刻，又在東皋寺本之後。又有寶祐乙卯行果就江東漕司本所重鐫者，至茲始分七言於五言之外，又以拾得加於豐干上。元時有高麗覆宋本，蓋據宋東皋寺本所改行上梓，卷尾題云：「嘉議大夫、

耽羅軍民萬戶府達魯花赤、高麗匡靖大夫、都僉議評理、上護軍朴景亮刊行。」紙質黃紉，宛似元本。而據其裝成梵夾，又似麗藏。嘗抵川越，見喜多院高麗藏，卷尾結銜，正與此相符，而彼別有「皇慶三年二月日」一行，然遍檢全帙，不收此集，乃知其非出於麗藏。蓋當時景亮爲之鋟梓，而未及編入者矣！明則有吳明春刻本，清《四庫總目》載之，未見。又有閩建陽書坊慎獨齋刻本，即繫於正德丙子刻本，次序與寶祐本同，而版貌緊縮，字字欹仄，若使其無「正德」本記，妄人則必以爲元刻矣！近時又有金陵刻本，次序與建本同，黃蕘圃所獲，則寒山詩後有「杭州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□鋪印行」一條，云：「分七言於五言之外，洋版所獨。」洋板豈出於寶祐本乎？又有正中、元和、寬永、正保、延亨數次雕本。依是乃知今之所傳，實原於淳熙、寶祐二本，而二書次序，全不相同也。然據宋樊汝霖《唐文藝補》引《城中蛾眉女》一首在前，《鸚鵡宅西國》一首，《去年春鳥鳴》一首，《丹邱迴聳與雲齊》一首，《千年石上古人踪》一首，次第排列，而正與是本符，是邱胤之原第即如此。蓋榦材小生，謾聞目學，改其文從字順，妄謂可以幾訂訛奪，而曾不知其改者却誤。古籍之點校，雖聞人動筆，亦有臆改；

一經妄手，其訛謬滋甚。予故曰：「鈔本必卷子，必隋、唐。刻本必宋本，必監本。上下千載，舍是無善本焉！」獨怪狩谷掖齋著《掖翁過言》，乃以是書爲高麗覆宋本，豈非因其紙墨黃紉類高麗繭紙而誤乎？明治三十八年太歲乙巳夏四月，島田翰序。

按：《寒山子詩》，世所行皆一卷，附《豐干、拾得詩》一卷，或分爲三卷。惟徐靈府序者七卷，今不傳。《唐書·藝文志》著錄亦七卷，宋《崇文總目》同。朱彝尊校云：「《唐志》作釋智昇《對寒山子詩》。」今考瞿氏《指月錄》載寒山詩，曹山寂禪師爲之注釋，謂之《對寒山子詩》，行於世。《傳鐙》曹山第一代爲本寂禪師，不言名智昇，未知其爲一鐙否也？寂公注，南北《藏》不收，亦久佚，世莫能見。謂之「對」者，當是以詩爲問，而設詞以答之。禪機活潑，箭鋒相契，正如向子期之注《莊》、張處度之注《列》，但以微言剖析名理，不必如詁經之隨文箋釋也。壬子小春，六十四叟緣袈附記。

卷三附二校記

〔一〕 提行悉依原刻 鄭氏眉批：「凡刻書與摹帖不同。朱文公《與南老書》，凡帖中原擡寫處，并不當

依式擡行，即直連書之可也。今特爲之標識鈎乙，以昭一律。」旁有葉昌熾批注：「行住提行。」刻本同初稿本，依帖提行。今改連書。

〔二〕 奪市 初稿本有葉昌熾夾注：「市，疑爲『字』之駁文。」

〔三〕 如子卜商 《翁注《困學紀聞》》《四部備要》本卷十八《評詩》「子」下有「張」字。

〔四〕 逐 《三國志》《中華書局《二十四史》校點本》卷五十七本傳作「弁」。

〔五〕 憂 《太平御覽》《中華書局據上海涵芬樓印宋本複制重印本》作「艱」。

〔六〕 乎 《資治通鑑》《北京古籍出版社校點本》卷一三五《齊紀》作「革」。

〔七〕 凡布 《搜神記》《中華書局《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》校注本》卷十三作「每市物」。注引《初學記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《事類賦注》作「用錢去貨」。則「布」或是「市」之駁文。

〔八〕 淳 初稿本原作「淳」。葉昌熾改作「淳」，并眉批：「淳，缺筆避廟諱。」刻本依改。今復正。

〔九〕 穿 《左傳》《中華書局影印《十三經注疏》本》《成公十五年》作「徹」。

〔一〇〕 王胄 《四部備要》本作「王眉」。

〔一一〕 此題三隱後又云「詩本不相類也」 初稿本「三」作「之」，「云」下爲「深」，與《士禮居藏書題跋

十年滂喜齋刻本）同。葉昌熾眉批：「之隱」疑「三隱」之誤。「深」字亦有誤。小字分注于「相類也」之下。」刻本改「之」爲「三」，「深」字空缺。今填□。

〔一二〕 六祖智能 按：六祖慧能大鑒禪師，事見《五燈會元》《中國佛教典籍選刊》中華書局校點本）卷一。慧能又作「惠能」。

寒山寺志卷三終

補編

《寒山寺志》初稿輯存

程德全序

余重修寒山寺成，長洲葉君昌熾著《寒山寺志》，繆請余爲是正。寒山寺者，唐張繼楓橋夜泊，爲詩寫其幽思，夜鐘之聲，自寺而出。其寺之確爲何地，遼哉不可窮詰矣！宋人之爲詩者，則有楓橋寺焉！自元而明而國朝，過楓橋者必曰寒山寺，寺即今址也。寒山之名，不知所緣起。後人奉寒山子象，符寺之稱。揆之唐蓋不然，然其傳則久。余之拓此寺也，壹沿舊說而恢之，蘄存古迹而已，不深辨也。寺在吳中，不過數百佛宇之一，而名遠聞，尤有聲於異國，渡海以東，無小大無不誦張繼詩者。昔人爭謝公墩，好古之心使然，今猶昔也。余於寺工粗定，凡東西邦之以職來者，大集於寺之樓，極歡而散。宇宙之通義，凡古之迹當

保存，惟保而能存，故於寒山寺獨張其事，非徒振游觀於既替，修承平觴咏之雅而已。葉君之爲此《志》，用力甚勤，高密鄭君文焯又厘定而商益之。余撫是邦，苦吾力之不給，憊憊焉隕越是懼，更無從替訂其百一，惟舉余之所以營茲寺者，略引其專。蓋以爲討寺之故，欲審乎寒山寺源流者，觀斯《志》維宜。雲陽程德全叙。

志塔〔一〕

樂圖《圖經》、石湖《郡志》皆云寒山舊爲妙利普明塔院。茲寺開山，檀度因緣，招提名義，皆以塔著。今雖相輪已頽，遺迹莫考，而後賢吊古，猶得於荒烟衰草之中。瞻人天而頂禮，結此界相，梵言「界相」，華言地址。未可以數典而忘祖也。

《志塔》第三。

宋太平興國初，節度使孫承祐建浮圖七成。《姑蘇志》卷二十九。

按：塔之建不自承祐始，乾隆《府志》據孫覲作「重建」，爲得其實。

楓橋寺知名於天下，而塔之役最大，更三年而後就。孫覲《記》。元季寺塔俱毀。《百城烟水》卷一。

按：張師中詩「塔影落前浦」，范文穆詩「牆上浮圖道旁堠」，張孝祥詩「古岸依然窄堵波」，皆咏塔也。即後來湯仲友詩「孤塔臨官道，三門背運河」，其時已入元，塔固巍然無恙。至明初，高啓《寒山寺送別》詩：「船裏鐘催行客起，塔中燈照遠僧歸。」是塔猶未毀。然又有《歸吳至楓橋》詩〔二〕，則云：「遙看城郭尚疑非，不見青山舊塔微。」自注：「舊有塔，今廢。」與前詩不合。蓋浮圖毀於元末〔三〕，季迪適值板蕩之交，前一首時尚承平未經劫火〔四〕，後一首則入明後應詔修史自都歸吳之作〔五〕，今昔已殊，故其下又有「官秩加身應謬得」及「錦衣今已作荷衣」之句〔六〕。

釋逸慈《寒山寺》詩《斷塔遺基》一首詩共三首，尚有《龍函新錄》、《古木啼鳥》二首錄後。當年突兀矗寒空，《郡志》猶傳節度功。今日遺基何處覓？斷垣衰草夕陽中。《百城烟水》卷二。

校記

〔一〕 志塔 鄭氏勾去題後小序。

〔二〕 然又有 鄭氏勾去，改作「及」。

〔三〕 與前詩不合蓋 鄭氏勾去，改作「是」。

〔四〕 適值板蕩_{至尚承平} 鄭氏改作「前詩尚」。

〔五〕 後一首 鄭氏改作「後詩」。

〔六〕 今昔已殊_{至之句} 鄭氏改作「故注塔廢矣！下云「官秩加身應謬得」、「錦衣今已作荷衣」可證也。」

寺記輯存

錄自《吳郡文編》（稿本）卷九十八

明姚廣孝《寒山寺重興記》（一）

出閶門西行不十里〔二〕，即楓橋〔三〕。橋之南去尋丈地〔四〕，寒山寺在焉！臨運河塘〔五〕，其塘北抵京口，南通武林，爲衝要之所。舟行履馳〔六〕，蟬聯蟻接，晝夜靡間。唐元和中，有寒山子者，不測人也。冠樺皮冠，著木履〔七〕，被藍縷衣，掣風掣顛，笑歌自若，來此縛茆以居。暑暍則設茗飲〔八〕，濟行旅之渴。挽舟之人，施以草屨，或代其挽，修持多行甚勤〔九〕。尋游天台寒岩，與拾得、豐干爲友，終隱入岩石而去。希遷禪師于此創建伽藍，遂額曰「寒山寺」。寺當山水之間，不甚幽邃，來游者無虛日。唐詩人張懿孫賦《楓橋夜泊》，有「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之句，天下傳誦，于是黃童白叟皆知有寒山寺也。自唐歷五代及宋與元〔一〇〕，寺凡幾興廢，碑刻漸泯無考〔一一〕。粵自聖朝永樂三年，深谷昶禪師老成有戒行，札授住持〔一二〕，赤手奮發〔一三〕，化募衆檀，荆荆榛，畚瓦礫，先建佛殿〔一四〕，次立丈室、山門及說法之堂，樓禪之所，庖庫湑溷，凡合有者畢

備。殿內塑釋迦世尊于中〔一五〕，迦葉、阿難侍側，文殊、普賢二大士坐左右〔一六〕，梵王帝釋秉鑪而前，十八應真列于兩旁。香雲旛暖〔一七〕，金碧焜煇，一會靈山，儼然未散。方丈則設寒〔一八〕、拾、豐干之像，不敢忘其所自也。道場一新，規模可觀〔一九〕，都人士之游覽〔二〇〕，豈無知懿孫之題咏者耶？雖然，深谷興復之偉績，奚可泯沒無聞？其同參友雲海請余記〔二一〕，勒石以告夫來者。永樂十一年十月，長洲姚廣孝撰〔二二〕。校補者案：此文記明永樂間寺院興復事，故輯錄。

文震孟《寒山寺重建大雄殿記》

寒山寺之名冠姑蘇也，實繫於「江楓漁火」之句。然亦以其地當孔道，舟車鱗集，非若深谷窮岩，窈冥閼寂，游者易於涉足。顧雖處閭閻囂雜中，一人其門，清幽蕭遠，別爲一境。以是從來名公韵士往往樂之，爲之題咏，爲之記志，而寺愈益有聲。後有曉山旭公，能以雅事作佛事，修竹名花，圖書香茗，媚秀靜好，使人徘徊不能去。其嗣松陵鹽公、西流吾公等，乃益精進勤修梵行者，可必其宗風之不替矣！萬曆壬子，建杰閣以奉《大藏》，戊午殿罹火，復鼎新之，皆出自鉢資，而後益以檀施。翼翼莊嚴，有加於舊，尤爲諸刹所希有云。或謂：茲寺居四

達之衢，朝商夕賈，呼籌握算，耳目熏染，以是圓頂方袍，不能不以計然餘解〔二三〕，間一染指於自然生息。凡有建造，易於措置。顧經不云乎：「不壞世相，而談實相。」資生產業，總非違背，貴有所用之耳！檀度一門，原以破人慳囊，尋因覓果，各乘願力，以覺群迷。吾公不吝資財，廣作勝事，因地真矣。若能空諸所有，回向菩提，悟成壞之無嘗，識聚散之皆幻，繇有爲法，證無住相，則又且一關超出，直躋聖境，乃至聖凡都泯，空有俱無。斯巍巍殿閣，眼前佛邦，即心即佛，彈指圓通，又寧惟人天小果已哉？寺有寒山、拾得二像，相顧軒渠，勞勞塵土，偶一瞻禮，亦不覺輒然自笑。不知張繼題詩時已有此否？閱世既深，順逆夷險，略已備嘗，知世間事無非一笑者。凡人我、是非、愛惡、好醜，皆笑具也。即寒山慨世警世，百千嘆咏，要不若一笑之直捷矣！殿成於己未年。住持僧即明吾，請予爲記者僧性寧，所謂勤修梵行者也。崇禎庚午仲冬之吉。

校記

〔一〕《寒山寺重興記》

宣統《吳縣志》卷三十六上《寺觀一》節錄本同。《吳郡法乘》（一九三六年，上

海影印宋版藏經會據潢川吳氏收藏舊抄本影印。下簡稱《法乘》卷十上之下《壇宇篇二》上有「蘇州府楓橋」五字。

〔二〕 西行 《法乘》作「而行」。《吳縣志》無此兩字。

〔三〕 即 《法乘》作「而」，《吳縣志》同。

〔四〕 南 《法乘》作「西南」，《吳縣志》同。

〔五〕 臨 《法乘》上有「寺」字，《吳縣志》同。

〔六〕 履 《法乘》作「旅」，《吳縣志》同。

〔七〕 履 《法乘》作「履」。

〔八〕 飲 《法乘》作「枕」。

〔九〕 持 《法乘》作「杜」。

〔一〇〕 與 原作「興」，據《法乘》改。《吳縣志》無此字。

〔一一〕 碑刻漸泯無考 《法乘》作「碑刻漸沉，無可考見」，《吳縣志》同。

〔一二〕 札授 《法乘》上有「僧錄司」三字。

〔一三〕 赤手奮發 《法乘》上有「深谷莅其任」五字。

〔一四〕 佛殿 《法乘》上有「大」字，《吳縣志》同。

〔一五〕 于中 《法乘》作「中坐蓮花臺」。

〔一六〕 坐 《吳縣志》同。《法乘》作「坐于」。

〔一七〕 雲 《法乘》作「臺」。

〔一八〕 則 《法乘》作「中間」，《吳縣志》同。

〔一九〕 觀 《法乘》作「觀」。

〔二〇〕 都人士 《法乘》作「搢紳大夫士」。

〔二一〕 其同參友雲海 《法乘》作「於是深谷所交之友」。

〔二二〕 長洲 《法乘》作「吳郡」。

〔二三〕 解 《法乘》作「鮮」。

志鐘續補

清前南屏住山僧六舟達受《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》：「嘉慶二十三年戊寅，二十八歲。正月既望，以常住事交却畢，住吳門，訪吳中石佛像於開元寺。」訪寒山寺鐘，相傳唐代物，細視之，乃嘉慶七年重鑄者，廢然而返。」《古學彙刊》第二集。

今寺內鐘樓所懸之鐵鐘，外徑約一百二十餘厘米，上鑄「古寒山寺」、「大清光緒歲次丙午三十二年仲冬月穀旦」等銘文。

大雄寶殿所置之銅鐘，外徑約六十二厘米，上鑄《姑蘇寒山寺鐘銘》：姑蘇寒山寺歷劫年久，唐時鐘聲空於張繼詩中傳耳！嘗聞寺鐘轉入我邦，今失所在。山田寒山搜索甚力，而遂不能得焉！乃將新鑄一鐘賁往懸之，來請余銘，寒山有詩，次韻以代銘。

姑蘇非異域，有路傳鐘聲。勿說盛衰迹，法燈滅又明。

明治三十八年四月，大日本侯爵伊藤博文撰，子爵杉重華書，大工小林誠義，

施主十方檀那。

鐘房內置三鐘。左一鐘，外徑約八十二厘米，上鑄「欽差提督大岳太和山等處司禮監太監王宗」等銘文。中間一鐘，外徑約九十六厘米，上有「天寧禪寺」、「大清乾隆伍拾肆年玖月敬鑄」等銘文。右一鐘，外徑約一百六十厘米，上鑄「寒山寺」、「西曆一九八六年夏曆丙寅仲夏」、「鑄鐘施主南陽葉晨暉」等銘文。

羅漢堂內置九鐘，分別鑄有「鴻筏禪院」、「萬壽菴」、「如意禪院」、「貞淨禪院」等銘文。

志碑續補

宋岳飛題書「文章華國，詩禮傳家」、「三聲馬蹀闕氏血，五伐旗臯克汗頭」。三石，一橫二豎。行書。有「岳飛印信」篆印一方。石嵌碑廊壁間。刊刻年代不詳。

張樗寮書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。末有識語：「孝男張即之伏遇六月初一日顯考太師資政殿大學士張六三相公遠忌，謹書此《經》，用伸追薦。淳祐六年，歲在丙午，即之年六十一歲謹題。」二十七石，每石二十行，行十字不等，行書。刊刻年代不詳。後有董其昌、畢懋康、林則徐、俞樾等人題跋。十一名，字體草篆不一。經跋共三十八石，嵌寒拾殿壁間。

明姚廣孝撰《寒山寺重興記》。碑佚，文見《寺記輯存》。

文震孟撰《寒山寺重建大雄殿記》。楷書，碑植山門內庭園南側。碑文漫漶，依稀可辨

「修竹名花」、「靜好」、「以奉大」、「行者也」等十餘字。文見《寺記輯存》。

清石韞玉題「現千手眼」觀音佛像圖。篆書，右上有「庚戌狀元」篆文印章一方。邊款：「大

清嘉慶戊寅六月十九日，姑蘇寶蓮寺松濤摹勒，炳齋姚明煜敬鑄，馮箕敬

櫺。」石在寒拾殿。

鄧石如書聯「處世勞塵事，傳家寶舊書」。

隸書。

上聯有識語：「完白先生法書，張皋

聞、李申耆諸老表章後，海內翕然宗之。友人見詒此聯，尤爲奇古，因求先生嗣君守之鈎摹刊刻，以公同好。同治元年三月曾國藩識。」行草，下有「國藩之印」一方。下聯

落款「頑伯

鄧石如」。

行草。

印二方。

下有「汪定執敬觀」五字。

石嵌碑廊壁間。

陳夔龍詩石刻。

一石，二十一行，每行十一字不等。

詩四首，見《志事》篇。詩後有跋：

「寒山寺爲吳中名勝，惜久傾圮。余丙午撫吳，鑄鐘建屋，以存古迹。今申甫方伯復修葺殿宇，遠索拙詩，賦此寄奉。辛亥十一月，貴陽陳夔龍筱石氏作於北洋官廨。」下有「臣夔龍印」、「小石」篆印二方，石嵌迴廊壁間。

歷代咏題刻石。次第爲：韋應物《宿寒山寺》、張祜《楓橋》、皎然《聞鐘》、張師中《游寒山寺》、程師孟《寒山寺》、《游楓橋偶成》、孫覲《與溫老》、又三絕、高啓《賦得寒山寺送別》、《楓橋》、王士正《夜雨題寒山寺寄西樵禮吉》、沈德潛《楓橋夜泊》二首。唐釋皎然《聞鐘》詩云：「古寺寒山上，遠鐘揚好風。聲餘月樹動，響盡霜天空。永夜一禪子，泠然心境中。」餘見《志詩》篇。詩後有跋：「余

既寫寒山、拾得詩，刻石壁間，繼念古今過客咏題斯寺者衆矣，何竟讓《楓橋夜泊》一絕獨有千古？豈詩之傳不傳，亦有幸有弗幸耶？致事稍暇，隨筆選錄，得韋蘇州以次十數首，訖歸愚尚書而止。意爲妙利古刹，重拭爪痕，寒山有知，當不笑余多事也。張懿孫詩，曲園太史已昉王郇公故事，大書植石，故不具錄云。程德全書并識。」下有「程德全印」、「雲樓」篆印二方。長洲周梅谷刻。共八石，每石十八行，行六字。嵌大雄寶殿壁間。

程德全題書「妙利宗風」。一石，橫列，行書。末有「程德全印」、「雲樓」篆印二方。在山門內左側臺垣上。

東湖陶澍宣書「寒山寺」。三石，每石一字，橫列。字作魏碑，長洲周梅谷刻。嵌照牆間。刊刻年代不詳。

公元一九二〇年，康有爲詩碑，詩云：「鐘聲已渡海雲東，冷盡寒山古寺風。勿使豐干又饒舌，他人再到不空空。」跋語云：「庚申二月廿五日，偕韓樹園徵君文舉同游吳下楓橋寒山寺，則唐人鐘已爲日人取去，故吾於龍壽山房善繼血書《華嚴經》，亟保存之。臨風感慨題詩，康有爲。」草書。右上角有篆印一

方：「維新百日，出亡十四年，三周大地，游遍四洲，經三十一國，行四十萬里。」住持近舟立石，吳郡張仲森刻。石立碑廊。

公元一九二一年，萬繩栻詩碑，詩二首云：「古刹豐碑劫運銷，摩挲誰與認前朝？山僧不解興亡恨，祇閉禪關拾墮樵。」掉首寒岩迹已陳，樺冠木屐去來頻。問他橋畔停船客，省得鐘聲能幾人？」跋語云：「寒山寺久殘破，巡撫程德全以宣統辛亥春重修落成，八月而國事遂變。辛酉來此，爲先人營兆寺左，聞鐘憬然，愴懷家國，情何容已！南昌萬繩栻。」楷書。住持近舟立石，吳郡楊中孚刊。石嵌碑廊壁間。

公元一九四七年，滄州張繼書唐人《楓橋夜泊》詩碑。識語云：「余夙慕寒山寺勝迹，頻年往來吳門，迄未一游。湖帆先生以余名與唐代題《楓橋夜泊》詩者相同，囑書此詩鐫石。惟余名實取恒久之義，非妄襲詩人也。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，滄州張繼。」皆草書。「余以張溥泉先生名與唐張繼同，乃請濮伯欣先生轉求書《楓橋夜泊》詩，不意書成翌日，溥公即作古人，遂成絕筆，是亦前生文緣也。爰付刻石，樹寒山寺中，留此佳話，并將濮君函刻於下，真迹贈

史館保存云。丁亥冬吳湖帆識。」行書。「湖帆先生左右：申江奉教，諸承款接。別後俗冗，兼以屬件未報命，致疏箋候，歉仄無既。《楓橋夜泊》詩屬事敦促，因張溥老近日勞瘁過甚，致遲至三日前始行書就，越一夕即作古人矣。此紙實其絕筆，史館同人欲予保留，繼又因執事對於此紙自具勝緣，自應將真迹寄呈。惟懇尊處於上石之後，仍將原紙寄還史館，俾其保存，作為紀念品。希賜俯允，感戴不盡矣！天寒手凍，草草不恭。敬頌台綏，并候儷福。弟濮一乘拜啓。十二，十七。」黃懷覺刻。今藏寺內。

寒山寺，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公告刻石。江蘇省人民政府一九八二年公布。蘇州市人民政府一九八五年立。石立山門北側。

附《吳縣鄉都義役田記碑》。篆額，二十七行，行四十四字不等，楷書。賜進士知常熟縣上

虞葛桷記。嘉靖辛亥冬十一月。

《社倉事宜碑記》。篆額，二十五行，行二十五字不等。隆慶戊辰歲季冬吉旦。

右二石，分別為明嘉靖三十年、隆慶二年碑記，係公元一九一一年春重修寒山寺時出土，皆非寺中石刻。見《緣督廬日記鈔》卷十四辛亥六月十四日。石嵌碑廊壁間。

附 錄

寒山寺楹聯輯存

陸潤庠：近郭古招提，毗連滄墅名區，漁火秋深涵月影；

傍山新結構，依舊楓江野渡，客船夜半聽鐘聲。

程德全：遁迹笑豐干，從知舌粲蓮花，地近虎丘曾講法；

宗風傳刺史，幸得詩鈔貝葉，劫餘龍壽共藏經。

陸鍾琦：踏春西去，傍十里橫塘，水木湛清華，曾移茂苑扁舟，訪吳銅造像，梁

塔殘磚，古迹重搜，余亦北平人，濡筆擬廢翁氏記；

生佛南來，振千古名刹，池臺新結構，補此天台真相，與待招遺薪，解元

妙疏，墨花爭拓，客歸東海濫，行滕宛載米家船。上三聯錄自《姑胥·勝迹》。

葉昌熾：木屐樺冠，世外寒岩，頌古相傳如雪竇；

鐘聲塔影，山塘精舍，到今依舊屬雲陽。錄自《綠督廬日記鈔》卷十四。

鄒福保：塵劫歷一千餘年，重復舊觀，幸有名賢來作主；

詩人題二十八字，長留勝迹，可知佳句不須多。

楓橋歷代宅第園林

孫武子宅，在楓橋西南孫武子橋側。同治《府志》卷四十六。

三瑞堂，在閶門之西楓橋，孝子姚淳所居，有園亭頗足雅致。家世業儒，以孝稱。其先墓嘗有甘露、靈芝、麥雙穗之異，故以名堂。蘇文忠公往來必訪之，嘗爲賦《三瑞堂》詩。姚氏致香爲獻，公不受，以書抵虎丘通長老云：「姚君篤善好事，其意極可嘉。然不須以物見遺，惠香八十罐，却托還之。已領其厚意，實爲他相識所惠，皆不留故也。」據《吳郡志》卷十四、宣統《吳縣志》卷二十九上合纂。

葉唐夫先生宅，先生生洪武間，家江村橋。其《江村》詩云：「家住夕陽江上村，一灣流水繞柴門。種來松樹高於屋，借與春禽養子孫。」《夷白齋詩話》。見同治《府志》卷四十六。

紫芝園，在閶門外上津橋，徐太學墨川園也。文待詔、仇十洲爲之圖畫，後歸項詹事煜，甲申爲火毀。同上。

義士顏佩韋宅，在江村橋。《吳門表隱》引《五人墓志》。見宣統《吳縣志》卷三十九下。

松鶴堂，在楓橋寒山寺前，殷斐仲所居。葉燮有《記》。同上卷三十九上。

漁隱小圃，在江村橋。先爲處士王庭魁小停雲館。庭魁字岡齡，能畫，藏奔名迹頗多，最愛文氏翰墨，故以「小停雲」名其館。後歸袁氏廷樞，改葺漁隱小圃。袁枚、王昶皆有《記》。中有貞節堂、竹柏樓、紅惠山房、楓江草堂、吟暉亭、五硯樓等十六景。同上卷三十九下。

竹柏樓，在楓橋西沿塘，乾隆中袁廷樞母韓氏守節處。當時題咏甚富，有《霜哺遺音集》。同上。

一枝園，在閶門楓橋，段玉裁寄居於此，中有經韻樓。同治《府志》卷四十五。

顧文學廣圻宅，在楓橋。中有思適齋，歙縣程瑤田書額。其孫河之亦居於此。宣統《吳縣志》卷三十九下。

萱園，在閶門外下津橋東，周謹所居。同治《府志》卷四十六。

廣居，在閶門外寒山寺東，孝子戈宙襄所居，自爲《記》。諸生戈載、子宙襄世居楓橋，父子并有文行。宣統《吳縣志》卷三十九下。

冷香別館，在楓江，惠磐卿所居。磐卿高祖士奇家於葑門冷香溪，後遷滄墅。

磐卿卜宅楓江，與戈載爲鄰，名其室，以志先澤。《翠薇花館集》。同治《府志》卷四十六。

周香岩錫瓚宅，在閭門外馬鋪橋，藏書處名水月亭。黃丕烈《士禮居題跋記》。同上卷三

十九上。

馬鋪橋、白蓮橋，均在楓橋附近，硯六室在馬鋪橋，周錫瓚仲璉及子漱六藏書處。見劉禧延《硯六齋筆記跋》。王謇《宋平江城坊考》增訂本卷五「楓橋」下。

宣統《吳縣志稿》：「汪大紳縉居楓江。」今案：韋光黻《聞見闡幽錄》云：「余於丙午遷居馬鋪橋，因思先輩汪大紳曾居是里，而其室不能訪焉。」據此，則《志稿》尚可增「馬鋪橋」三字。同上。

《藏書紀事詩》注：靜怡小築在白蓮里，余蕭客門人朱邦衡藏書處。同上。

吳昌碩舊居，在寒山寺附近西畝巷，名曰四間樓。吳長鄴《吳昌碩先生年譜》簡表，載《西泠藝叢》第九期。

敵樓鐵鈴關

楓橋敵樓，在楓橋堍下，方廣周十三丈有奇，高三丈六尺有奇，下壘石爲基，四面甃磚，中爲三層，上覆以瓦，旁置多孔，發矢石銃炮。嘉靖三十六年，巡按御史尚維持、知府溫景葵、知縣安謙建。明崇禎《吳縣志》卷一。

明鄭若曾《楓橋險要說》自閶門至楓橋將十里，南北二岸，居民櫛比，而南岸尤盛。凡四方難得之貨，靡所不有過者，爛然奪目。楓橋尤爲商舶淵藪，上江、江北菽粟棉花大貿易咸聚焉！南北往來之客，停橈解維，俱在於此。盜賊奸細，至難盤詰。往時嘗建敵樓，設團營於接官亭。寒山寺遺址見存，不可以不修舉。雖然險要有重有輕，楓橋雖不當江湖水口之衝，而所關係至重，似宜設重兵以鎮之，不當與婁、齊諸附郭例視。何也？天下財貨莫盛於蘇州，蘇州財貨莫盛於閶門。倭寇垂涎，往事可鑒。楓橋北近射瀆、長蕩，南通鼇塘、太湖。寇之所熱中者，城內十一，而此地十九。其來也，必非輕舉，我兵豈可草草以應之乎？團長之力，曾何足以禦之也！乾隆《吳縣志》卷四十。

敵樓有三，高三丈六尺，方廣周十三丈。一在木瀆市東，一在葑門外，一在楓橋，

行鐵鈴關。明萬曆三十年〔一〕，巡按尚維持、吳縣安謙建。國朝道光十年，巡撫陶澍改鐵鈴關爲文星閣，以昌文運。《吳門表隱》卷三。

米業晨集茶肆，通交易，名茶會。婁、齊各行在迎春坊，葑門行在望汛橋，閶門行在白姆橋及鐵鈴關。同上附集。

「鐵鈴關」題額石刻，「合郡士商公捐重建」，「大清道光九年仲秋穀旦」。

校記

〔一〕 明萬曆三十年 考宣統《吳縣志》卷二《職官表一》，吳縣知縣安謙，嘉靖三十五年任。後任曹自守，三十八年任，居四年以憂去。卷七《職官表六》，郡守溫景葵，嘉靖三十五年以御使任，三十八年升霸州副史。則敵樓始建年代，當以崇禎《志》作「嘉靖三十六年」爲是，《表隱》誤。

修志紀事

輯自《緣督廬日記鈔》上海蟬隱廬印行本卷十四

辛亥（公元一九二一年）二月

十九日 得陸申甫方伯一函，附至其子靜山兩卷，一爲《把酒問天圖》，一爲《移情海上圖》，徵題詞。又《寒山子集》二冊，寒、拾兩僧象拓本，羅兩峰所繪，有題詞，謂即世所傳和合象，亦聞所未聞也。寒山寺經當道諸巨公捐俸鼎新，今方矧工，三月可以落成，請布施聯額。

三月

初十日 燈下撰寒山寺楹帖，枕上改定之：「木屐樺冠，世外寒岩，頌古相傳如雪竇，鐘聲塔影，山塘精舍，到今依舊屬雲陽。」附識語云：「顧雲美塔影園，在虎邱雲岩寺之陽。用《後漢書·宣秉傳》，署曰『雲陽草堂』。今雲陽中丞，下車清節，同符巨公，重興剝竿，振寒、拾之宗風，存吳閭之名迹，甚盛舉也。爰拈此爲頌云。」

四月

初八日 中丞募修寒山寺，屬搜輯唐宋以後藝文。文字之役，無不可承教，允之。

初九日 得申甫方伯函，送至寒山子詩石刻三十首。

十五日 仲蕃甥來，以《臨川集》付之，錄擬寒山子詩二十首。

十八日 仲蕃來繳《臨川集》，又携去《吳郡志》一冊、乾隆《蘇州府志》一冊、錄寒山寺詩文。

廿一日 詣芸巢齋，借歸《唐六如集》一部，中有《寒山寺募鐘疏》，擬傳錄一通。

廿三日 以《唐六如集》、《王百穀集》各二冊，《南畝文錄》、《百城烟水》、《鷗陂漁話》各一冊，共書七本，付仲蕃甥傳錄寒山詩文。

廿五日 以《陳季方詩集》、《梅葉閣文集》各一冊，吾宗《己畦集》、褚仙根《行素堂集》各二冊，托仲蕃傳錄寒山事實。

廿九日 仲蕃甥來，又付以徐俟齋《居易堂集》二冊、陳文莊《無夢園集》、《瞿同卿集》各一冊，錄寒山詩文。

五月

初四日 仲蕃甥來，又以《歸愚詩鈔》、《小浮山人詩》各一冊付之。

十四日 仲蕃來繳書兩本，前錄《百城烟水》、乾隆《府志》，但有寒山寺詩文，楓橋皆見遺，不知橋與寺相屬不可析也。《鷗陂漁話》「王郇公封國年月」一則，亦未錄。此三冊仍付之。又付《吳郡志》、《中吳紀聞》、《漁洋精華錄》、《儀顧堂題跋》、《五鐙會元》、《指月錄》各一本。

十六日 昨宵卧後，聞鈴聲，似一騎馳來，既而叩扉，斷續甚厲，心頗訝之。今晨起亟詢奴子，則郡廨送書至，彼雅太守爲中丞索寒山題咏，亟付刻。文字之役，半夜敲門，過於風雨催租矣！一月以來，網羅典故，擬仿靈岩、聖思之例，輯爲《寒山寺志》。一伽藍地，雖非如府、縣志，必集群策群力經歲月而後成，一人屬稿亦何能爲「急就章」！即寄一函，以此意直告之。

十七日 得彼雅同年函，言寒山寺陷壁貞珉尚有八石未刻，中丞亟須餽貧糧。即檢出詩文五通：詩王臨

川二十首、陳季方十四首、彭南昀一首、文瞿汝稷、徐昭法各一首，共十紙，作一函寄去。

十八日 得何筱雅郡尊函：「中丞見寒山詩文，喜爲得，未曾有此。何足喜耶？朱晦翁、陸放翁兩札，東瀛島田翰本摹刻於簡首，昨以告，今日即索觀甚殷。適咏甥午後來，即命逐錄一副本。又從《困學紀聞》得何屹瞻識語，附錄於後。

廿四日 申甫方伯函來，送至《寒、拾問答》一首，又言薛叔駒筆記中載寒山寺僧中叢毒事，皆饋貧糧也。約泛小舟，偕橘農同年登寺閣落成。即復一函，允之，而請稍展其期。輯《寒山寺志》發凡起例。前兩日成《志橋》、《志寺》兩篇，今日《志塔》一篇又脫稿。

廿五日 輯《寒山寺志》，成《志象》一篇。

廿六日 得申甫同年函，附至《庸盒筆記》一則，述寒山僧中叢毒。有關興廢之迹，不可以不記。又言此次重修，詩文可附記，簡末更及楹帖，則非《志》例矣。《寺志》續成第五篇《志鐘》。

廿七日 輯《志碑》一篇，未脫稿。

廿八日 續成《志碑》篇，次《寺志》第六。又成《志僧》一篇，以次爲第七。

廿九日 輯《寺志·志游》一篇，未竟。

六月

初一日 續《志游》篇竟，又草《志事》篇，次第八、第九。

初二日 輯《寺志》，成《志詩》一篇，第十爲殿。

初三日 寒山寺石刻，中丞之意但錄詩，前稿尚不足。筱雅太守以一函來請益。即自郵復一緘，取《吳郡

志》所錄詩十章應命。《寺志》十篇已脫稿，昨今兩日又以《寒、拾事迹》、《寒山子集題詞》排比成帙，附於後，爲十一、十二兩篇終焉！此兩篇無小序，以其爲附庸，示有別也。溯自首夏創稿，發篋陳書，獮祭彌月，不半月而卒業。以考獻徵文之事，等於風檐角藝，又似星使馳驛，廚傳騷然，倉皇供帳，塞責而已，安能有佳構乎？

初十日 昨聞鄭小圃言，同治《蘇州府志》「寒山寺」有姚少師《記》。前事茫不記憶，即從芸巢借閱，並借顧詒百《清嘉錄》、錢梅溪《履園叢話》。今晨即以一束送來，并爲趙學南轉貽新刻《明懿安皇后外傳》一冊，又以所撰《寒山寺記》拓本見示。新上石。檢郡志，果有姚《記》。寒、拾皆在隋唐間，而此《記》乃云「元和中，寒山縛茅於此」，其言何可據？不知當日從何得之？今篋中所藏姚少師集鈔本，并無此文也。同治《志·寺觀》一門，即爲鄙人所纂，四十餘年惘惘如夢，此次不能不糾正，狐埋之而狐搢之矣！尚有韋左司詩，均錄出。顧、錢兩書無可采，即作一函，并還之。

十三日 陸方伯招明日游寒山寺，在胥江會集。午後作一緘，告以扁舟徑出楓橋，舣棹以待。

十四日 晨起，以八百文喚扁舟出閶門。十鐘至楓橋，泊日甫亭。午聞氣笛鳴鳴聲，知方伯駒從蒞，止一葦之航，與峨峨巨艦對泊。主人立鵲首相見，并見孫展雲觀察毓驥、橘農、鼎孚兩同年、芸巢、智涵、叔彥。賓主八人即在水窗布席，艇厨精美，照例先以肴點果腹。同登岸，主僧偕一小沙彌迂於寺門外。監修委員伍從之亦出迓。山門之內新建御碑亭工未竣，內爲大殿。殿後精舍三楹，上有樓，據一寺之中。窗牖洞達，憑高四眺，遠山近水，平疇略約，二三十里皆在目。左爲鐘樓，右亦有小樓一角。迴廊繚曲，院圍清曠，結構頗不俗。伍委員導觀土中新創出各碑：一《吳縣鄉都田役》，明嘉靖中知吳縣事葛泮立。

〔一〕，又有隆慶《社倉》一碑，皆非寺中石刻。惟一告示碑，咸豐間修繕禁約所立。又有長條十餘石，內一石記乾隆三十九年住持宣能重修大殿，皆郡志所未詳，其餘皆檀越姓名，無裨考證。適陽光漸翳，登樓圍坐，涼風徐來，長談至兩鐘之久始下船。即開尊再酌，嘉肴莛芬，既多且旨。大小三舟，皆由輪船拖帶，取道彩雲港，繞出橫塘，至胥江馬頭，適罷酌，主賓皆倦，興辭各散，仍孤棹歸抵花橋，天色暮矣！

閏月

初五日 筱雅同年夜來一函，并示程中丞書，拙稿送鄭小坡參訂。文章天下之公器，不妨商榷。此老服膺鄭學，植園坐次，察言觀色而知之。

二十日 申甫、中丞晨來一函，寒山寺求樊山方伯楹帖未來，得其覆函見示，以文采可愛，欲登人《寺志》志事一門。本如郡、縣志雜記之例，瑣聞叢載，皆所不遺。拙稿寂寞，願得名作爲助，即允之。

廿九日 何筱雅太守來兩緘。先一函，附還拙稿。又示中丞函，是正五條，雖人人所能見到，尚得要領。至鄭叔問所簽，則如嚙如吠，閱之迷瞢，罔知所從，悍然奮筆刪改，大言不作，直是毀瓦畫墁，著書義例全未夢見。此真妄人，奚足與校！後一函又索前稿去，想塗抹尚以爲未足？姑付之，亦加一簽，未大露圭角。俄領事格羅思以寒山寺公燕在座，求附名簡末。外人亦好名邪？但此會非俄一國領事，亦非格羅斯一人，日本人士聯轡來茲者踵接，各國來賓姓名應否并列？請中丞自酌。

七月

初二日 筱雅同年先來一函，言中丞欲留拙稿付寫官，并索還前示一函，即付之。另箋作《聖證論》訟言，攻鄭學。又以一函來謝過。歇後詩不可讀，於諸公何有？

壬子（公元一九一二年）四月

初六日 閱《宋詩鈔》，薛士龍《浪語集》有楓橋詩一首，孫仲益《鴻慶居士集》五首，請葵伯錄副。孫詩中有三絕，《姑蘇志》已采入「寒山寺」。

七月

廿三日 去年輯《寒山寺志》，爲夫己氏作也，不幸脫稿適逢國變，遂留未歸，「佳人已歸沙吒利」，還無日矣！楊子雲之劇秦美新，陸劍南之《南園記》，皆在凶饑方張之日。去秋僕屬稿時，其人假面猶未剥。朝廷畀以置寄，儼然重臣也。聖人云：「不逆詐，不億不信。」人非蒼龜，孰能先知？陽貨、桓魋焉浼我？舊稿幸在，病中擬稍加董錄而出之。惟書法，不易一字。再加一序，以寓誅貶辨奸之論，討逆之檄、絕交之書，皆於是乎在。即於今日爲始。

八月

十四日 《武林往哲遺編》前後集病中瀏覽，至今日而畢，得寒山寺詩七首，舊聞兩則。

廿二日 爲寒山寺獼猴祭窮數十冊，羌無故實，僅從王元文《北溪詩稿》得楓橋詩一首解嘲。

廿三日 檢《穰梨館過眼錄》，得僧明綱即祁六公子所繪寒拾圖。又文待詔《姑蘇十景冊》有楓橋詩。《志象》、《志事》皆可增一故實，甚喜。

廿五日 又從《天祿琳琅》、日本《經籍訪古志》各得《寒山子詩》解題各一通。

廿八日 從袁穀廉《遼懷堂集》得《楓橋》一首。又《秋鐘》斷句可補寒山鐘故。

廿九日 重檢《曝書亭集》，得楓橋詩一首。又從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得「半夜鐘」一條，可與《苕溪叢話》

互證。

九月

初二日 檢《崇文總目》：「《寒山子詩》七卷。」竹垞據《唐志》校，上有「釋智昇對」四字，此爲諸本所無。新得未明之義，俟詳考。

初五日 繕《志》稿至第二卷，重訂《志碑》篇，頗有所增纂。

初六日 檢《別下齋叢書》，從翁雒《小蓬海集》得題徐虹亭《楓江漁火圖》詩，可補《志事》一則。

初七日 前刪《志塔》一篇，今增《志產》篇，爲第七。

初九日 作《寒山寺志後序》一首。

初十日 客秋因《寒山寺志》事，與何筱雅太守郵筒不絕，擬附一書於序後，而其稿已佚，重錄出之，師丹健忘，不能無改竄也。

十四日 昨據明《倪文僖集》暨阮文達《石渠隨筆》，補《寒山寺志·志事》兩則。今日又據《南州草堂集》，翁雒《小蓬海遺詩》增纂兩則。

十六日 補纂《志事》三則，皆據近人詩牘。申甫、筱雅兩同年所開示後序之後，又撰附識一則，若不即付刻，此識語爲贅。

十八日 又補撰《志事》一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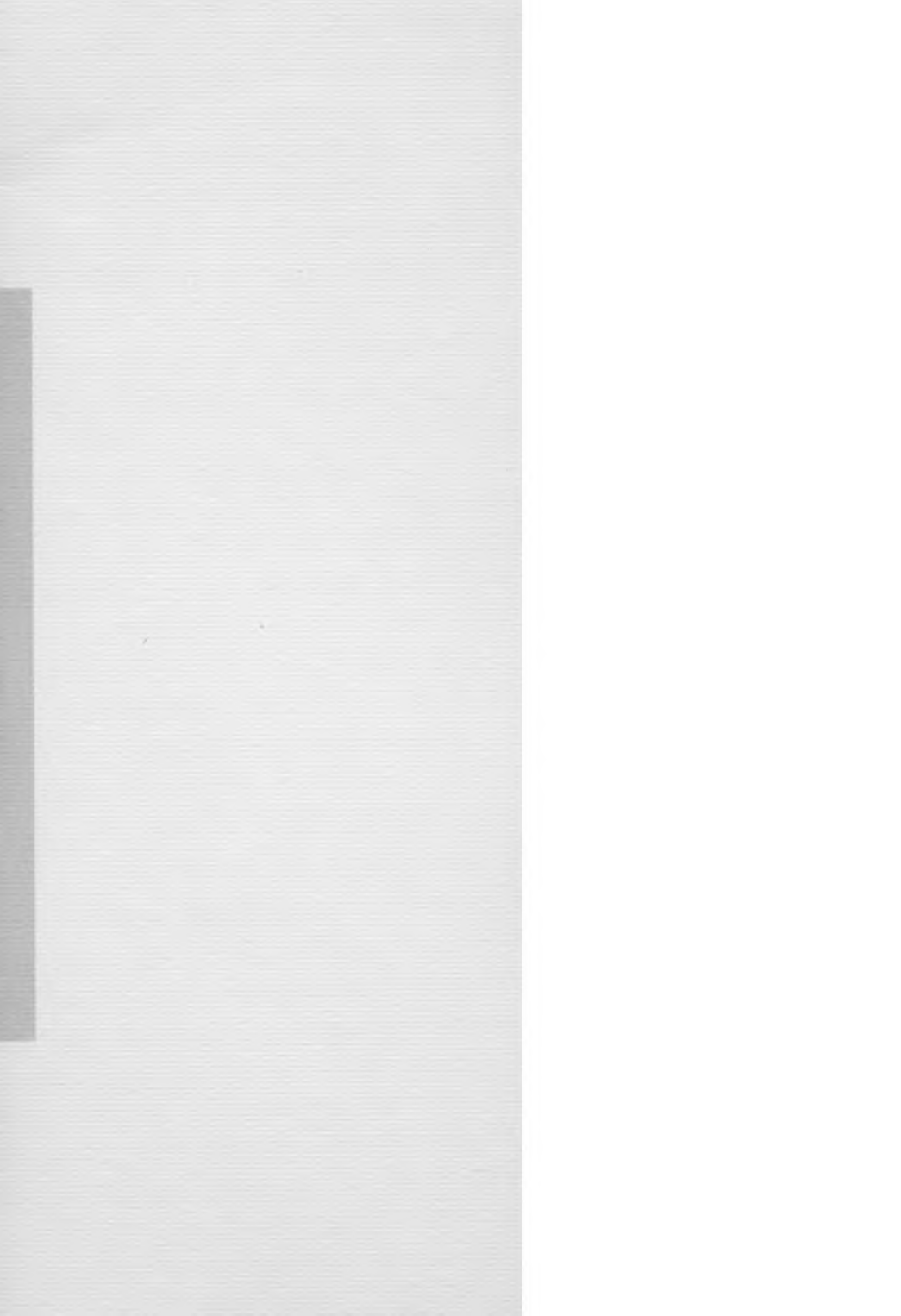
十九日 《寺志·志詩》篇小序未愜，重撰一首。

初七日 寫《志》稿。《四庫提要》之後增入《簡明目錄》一則。

校記

〔一〕 知吳縣事葛泮立

按：碑本作「賜進士知常熟縣上虞葛桷記」，詳《志碑續補》。



吳越春秋

吳地記

吳郡圖經續記

吳郡志

百城烟水

太湖備考

清嘉錄

吳郡歲華紀麗

吳趨訪古錄

吳門表隱

過雲樓書畫記·續記

寒山寺志

吳歌·吳歌小史

宋平江城坊考

丹午筆記·吳城日記·五石脂

龍江船廠志

南明史料(八種)

揚州圖經

泰州舊事摭拾

至順鎮江志

ISBN 7-80643-224-8



9 787806 432242 >

ISBN 7-80643-224-8

K·84 定价: 8.00元